

本书出版得到清华大学亚洲研究中心（ARC）资助

方以智与《周易时论合编》考

彭迎喜 著

中山大学出版社

· 广州 ·

四庫全書
易時論合編圖象幾表卷之一

易時論合編圖象幾表卷之一

皖桐方孔炤潛夫授編

孫中愚 中履 編錄

潭陽後學海藝再歌

朱子啓蒙以圖書卦畫著象變占四者約之序曰。自本而幹而支。自不能已分合進退縱橫逆順。无往不相值。是豈垂人心思智慮之所得爲哉。張子所以歎秩序之天也。嗟乎。一在焉中。主動順也。其有无而約言太極則冒耳。極深研幾。惟此圖象爲格通萬一之約本無言語無文字。而天下理得秩序歷然。隨時隨位問物成務。

易時論合編圖象幾表卷之一

而於於其中。此御子所以終日言而不離乎。謹因舊本。推廣諸家。俟人引觸會通。神而明之。命兄侄輩編錄。題曰幾表。謂其隱爻輪之幾。難以指示。不得不于時位旁羅之象。數表其端耳。然積弊未潛夫方孔炤識

訓詁習膠。一執名定。則不能會通。雖語之亦不信也。急于破執。因用掃除之權。而巧遁沈洋者。又借掃除以掩其固陋已矣。故以此河洛象數爲一切生成之公証。全是全虛之具。本末具焉。物物互體互用之理。本末具焉。綱維統治之華。本末具焉。聖人隨處表法。因形知影。而隱用於象。知體在用中乎。知至體大用。

本书引用文献简称

| 文献原名 | 简称 |
|---------------------------|--------------|
| 方昌翰编《桐城方氏七代遗书》 | 《七代遗书》 |
| 方昌翰编《桐城方氏七代遗书·七代系传》 | 《七代遗书·系传》 |
| 方孔炤、方以智《周易时论合编》 | 《时论》 |
| 方以智《药地炮庄》 | 《炮庄》 |
| 冒怀辛《方以智的生平与学术贡献——方以智全书前言》 | 《方以智全书前言》 |
| 冒怀辛《关于方孔炤〈周易时论合编〉的发现》 | 《发现》 |
| 任道斌《方以智茅元仪著述知见录》 | 《方以智著述知见录》 |
| 任道斌《方以智年谱》 | 《年谱》 |
| 谢正光《读方文〈螽山集〉——清初桐城方氏行实小议》 | 《读方文〈螽山集〉》 |
| 余英时《方以智晚节考》 | 《晚节考》 |
| 余英时《方以智晚节考》（增订扩大版） | 《晚节考》（增订扩大版） |

（本书引文中的着重号均为笔者所加。）

序

中国学术思想的历史发展，源远流长，波澜迭起，在其几千年的进程中出现了若干大时代，即周秦之际、两宋之际、明清之际，以至清末民初之际。在这些转折关头前后，都有重要的学者、思想家辈出，造成深远影响，为后世长期缅怀纪念。

明清之际，自万历以迄康熙这百馀年间，社会矛盾等等非常复杂尖锐，当时人形容作“天崩地解”，不能仅以皇朝的更替视之。其时在学术思想史上涌现的人物，近人熟读梁启超、钱穆等先生著作，无不熟知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即所谓三大家。实则三人的际遇时会并不相侔，顾、黄的学行彰显于当世，船山只是滑居撰述，主要著作直到同光以后才得刊印传布，于生前罕为学者所知。

同处于明清之际大时代的方以智，其著作隐晦湮没的情况与王船山近似，身世遭际则多有差别。方以智出于桐城学者兼宦宦的世家，青年时已崭露头角，被推为明季四公子之一，南明时且曾膺永历帝的重任。后受清军逼迫，遁入禅门，又成为青原大德，终于遭迫害而死，十分惨烈。他的著作很多，由于干触清朝禁例，大部分不能刊行，即出的少数几种也鲜见流传，只有

夙有专好。他在学位论文基础上撰写的这本《方以智与〈周易时论合编〉考》，就方以智及其家族的事迹著述作了详密的考证，专门讨论了《周易时论》的写作、整理、刊刻的过程，以确凿证据论定《时论》系方孔炤、方以智父子合著，父启其端而子竟其业。这便为深入研究这部重要学术著作铺平了道路。我认为，凡关心方以智及其一家学术思想的，都有必要一读彭迎喜博士的书。至于研究明清之际学术史，研究哲学、易学或者说经学的读者，这本书也会使之得益。

《方以智全书》的编纂印行，已列入国家古籍整理出版“十一五”重点规划。可以预料，研究探讨方以智学术思想的高潮不久即将到来，彭迎喜博士这本书的部世，也可说是这一高潮的前兆。

李学勤

2007年1月10日

目 录

| | |
|----------------------------|-----------|
| 序 | 李学勤 (I) |
| 引 言 | (1) |
| 一、方密之简述 | (1) |
| 二、二十世纪有关方密之的研究简述 | (3) |
| 三、《周易时论合编》于研究密之思想的作用 | (6) |
| 四、本书主要内容 | (8) |

上 编

| | |
|---------------------------|--------|
| 第一章 桐城方氏 | (11) |
| 第一节 桐城方氏简介 | (11) |
| 第二节 方门诸氏 | (16) |
| 一、方法 (1368—1403) | (16) |
| 二、方学渐 (1540—1615) | (21) |
| 三、方大镇 (1560—1630) | (31) |
| 四、方文 (1612—1669) | (35) |
| 五、方其义 (1619—1649) | (39) |

| | |
|----------------------------|-------|
| 六、方中德 (1632— ?) | (41) |
| 七、方中通 (1634? —?) | (46) |
| 八、方中履 (1637—1689) | (51) |
| 九、方中发 (1639— ?) | (56) |
| 十、方正瑗 (1687— ?) | (57) |
| 十一、方张登 | (62) |
| 第三节 方门诸女性 | (63) |
| 一、方孟式 (1582—1639) | (63) |
| 二、方仲贤 (1585—1668) | (65) |
| 三、方季准 (1585—1668) | (71) |
| 四、吴令仪 (1593—1622) | (73) |
| 五、潘翟 (1613— ?) | (74) |
| 六、方子耀 (1613—1684) 曹台岳、左国鼎附 | (75) |
| 七、方御 马教思附 | (76) |
| 八、陈舜英 | (78) |
| 九、方家姻亲图 | (78) |
| 第二章 密之师学与密之弟子 | (80) |
| 第一节 密之师学 | (80) |
| 一、王宣 | (80) |
| 二、白瑜 | (85) |
| 三、余颺 | (85) |
| 四、杨用宾 | (85) |
| 五、觉浪道盛 (1592—1659) | (86) |
| 六、吴应宾 (1565—1643) | (87) |
| 第二节 密之弟子 | (93) |
| 一、揭暄 | (94) |
| 二、游艺 | (96) |
| 三、戴移孝 | (100) |

| | |
|------------------------|-------|
| 第三章 方孔炤生平事迹及著述 | (103) |
| 第一节 生平简述 | (103) |
| 第二节 著述 | (114) |
| • 《全边略记》十二卷 | (117) |
| • 《职方旧草》二卷 | (120) |
| • 《抚楚疏稿》一卷 | (120) |
| • 《抚楚公牒》一卷 | (120) |
| • 《知生或问》一卷 | (120) |
| • 《西库随笔》一卷 | (121) |
| • 《乌尧小言》一卷 | (121) |
| 第四章 方以智事迹杂考 | (123) |
| 第一节 别号补 | (123) |
| • 药游 | (123) |
| • 种药之孤 | (124) |
| • 浮渡之孤 | (124) |
| • 浮渡山愚者 | (124) |
| • 浮庐愚者 | (124) |
| • 浮庐药地 | (124) |
| • 浮山药地 | (124) |
| • 墨历山樵 | (125) |
| 附：闲翁 | (125) |
| 第二节 生平简述 | (126) |
| 第三节 粤难起因刍议 | (130) |
| 第五章 方以智著述杂考 | (136) |
| 第一节 《方以智著述知见录》补遗 | (136) |
| * 《浮山文集后编》二卷 | (136) |
| * 《浮山此藏轩别集》(又名《浮山别集》) | |
| 二卷 | (137) |

| | |
|---------------------------------------|-------|
| * 《浮山日柳》 | (137) |
| 《浮山闻语》 | (138) |
| * 《龙眠浅说》 | (138) |
| 《钝斋诗选序》 | (138) |
| 《芦药合草》 | (139) |
| * 《青原志略》十三卷 | (140) |
| 《古木乔松图》 | (144) |
| 附: * 《经学编》 | (145) |
| * 《图考》 | (145) |
| 第二节 《药地炮庄》的两个问题 | (145) |
| 一、《药地炮庄》的撰写之期 | (145) |
| 二、《药地炮庄》可能是二书合为一书 | (156) |
| 第三节 《通雅》、《物理小识》的刊刻问题 | (159) |
| 一、《通雅》开刻在前,《物理小识》开刻在后 | (160) |
| 二、但《物理小识》行世在先,《通雅》行世 在后 | (161) |
| 三、《物理小识》十二卷刊刻时间不是通常所说的 康熙三年 | (162) |
| 四、《通雅》五十二卷刊刻的时间也不是通常所说的 康熙五年 | (162) |

下 编

| | |
|-------------------------|-------|
| 第六章 《周易时论合编》小考 | (165) |
| 第一节 《时论》在海内外的重新发现 | (165) |
| 第二节 《时论》的版本与结构 | (168) |
| 一、版本 | (168) |
| 二、结构 | (170) |

| | |
|-----------------------------------|-------|
| (一) 卷首部分 | (170) |
| 1. 书名页 | (170) |
| 2. 目录前的序跋题记等 | (171) |
| 3. 目录 | (173) |
| (二) 正文部分 | (174) |
| 1. 《时论·图象几表》八卷 | (174) |
| 2. 《时论·经传部分》十五卷 | (174) |
| 第三节 《时论》的序作者 | (175) |
| 一、李世洽 | (175) |
| 二、方颢 | (177) |
| 三、余颢 (1603— ?) | (185) |
| 四、黄道周 (1585—1646) | (186) |
| 五、白瑜 | (194) |
| 第四节 《时论》的编订者 | (196) |
| 一、方鸦立 | (197) |
| 二、方兆及 | (198) |
| 三、曹台岳 | (199) |
| 四、左国鼎 | (200) |
| 五、游艺 | (200) |
| 六、左锐 | (200) |
| 七、揭暄 | (201) |
| 八、余佺 | (201) |
| 第五节 《时论》的写作、整理过程 | (202) |
| 第六节 《时论》的刊刻 | (207) |
| 第七节 有关《时论》的记载及《时论》的 作者问题 | (209) |
| 一、有关《时论》的记载 | (209) |
| 二、《时论》的作者问题 | (211) |

| | |
|---|-------|
| (一) 方孔炤撰 | (211) |
| (二) 方以智撰 | (211) |
| (三) 方氏父子合著 | (212) |
| 壹 认为《图象几表》为密之撰, 不含《图象 几表》的《周易时论》为孔炤撰 | (212) |
| 贰 认为全书两部分均为父子二人合著 | (213) |
| 甲 《时论·图象几表》为父子合作 | (214) |
| 1. 《冒示》诸图为父子合作 | (214) |
| 2. 其他诸图孔炤亦有论说 | (216) |
| 3. 未注明“潜老夫曰”者亦有孔炤之作 | (217) |
| 乙 《时论·经传部分》亦为父子合作 | (219) |
| 丙 《时论》全书两部份为父子合作之旁证 | (220) |
| 丁 崇祯末始密之即参与《时论》之编撰 | (221) |
| 1. 二稿期间密之参与《图象几表》之编撰 | (221) |
| 2. 二稿、三稿期间密之参与《时论·经传 部分》之编撰 | (222) |
| 戊 如何理解重编《时论》 | (223) |
| 己 两点补充 | (226) |
| 附录一 桐城方氏诸人在《明史》及见者 | (228) |
| 附录二 《明史·艺文志》所著录的方氏诸人 著作 | (228) |
| 附录三 《四库全书提要》所著录的方氏诸人 著作 | (229) |
| 附录四 方孔炤生平资料选 | (230) |
| 1. 《心学宗续编》卷之三梅文鼎为方孔炤所作小传 | (230) |
| 2. 徐芳为孔炤所作小传 | (230) |

| | |
|--|-------|
| 3. 《明史》《郑崇俭传》附孔炤传 | (230) |
| 4. 《桐城耆旧传》卷五《方巡抚传 弟四十七》 | (231) |
| 附录五 方以智生平资料选 | (232) |
| 1. 《清史稿》卷五百《列传》二百八十七 《遗逸一·方以智传》 | (232) |
| 2. 王夫之《永历实录》卷五《李（永茂）、 文（安之）、方（以智）传》 | (233) |
| 附录六 二十世纪研究方以智的文章著作知见录 ... | (235) |
| 参考文献一（方氏著作部分） | (240) |
| 参考文献二 | (243) |

引 言

一、方密之简述

桐城方以智（1611—1671），字密之，号愚者，明末清初大思想家、哲学家、学者。一生治学广泛，著述宏富，以考据、科学、哲学方面的成就尤为特出。明末朱学的瓦解，王学的泛滥，各种新思潮的兴起包括西学的传入，加上家学、师学的深刻影响，以及自身的治学品性，诸种因素交汇在一起，铸就出其独具一格的学术。他的学术，调和朱、王，贯通儒、释、道，融汇中、西，并重“质测”与“通几”，其风格体现为博大、求实、折衷，在明末清初的学术史上占据重要地位。其学术成就在当时即受人关注，特别对他的儿辈与弟子直接产生影响；对后世的影

响,可说至少在精神上开导了乾嘉考据之学^[1]。据说桐城派的散文理论也曾在早期受到他的影响^[2]。今人多认为可与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三大家并论。

方密之“弱冠负盛名”^[3],青年时代入复社,与归德侯方域(字朝宗)、如皋冒襄(字辟疆)、阳羨陈贞慧(字定生)并称“四公子”,中晚年则屡经坎坷,备受忧患。明末各种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由明到清这改朝换代的社会大变动,清廷对反清活动的严酷镇压,使其中晚年极具悲剧色彩。崇祯十三年庚辰(1640)父方孔炤被逮下狱,密之怀血疏,“伏阙讼父冤,膝行沙坵者两年”^[4]。甲申之变,密之在北京为李自成军所逮,备受拷掠。乘间逃脱,抵南京,又受弘光朝党祸之害,被迫流离岭南。1646年冬辅瞿式耜等拥立桂王朱由榔监国肇庆(十一月正位称尊,是为永历帝),因与当事不合而弃官,隐居山林之中,并先后上“十辞疏”,坚辞永历帝之召。清顺治七年(1650)冬,清兵陷桂林,搜密之不得,密之为免友人受累,僧服而出。

[1] 《四库全书总目·子部·杂家类三》“《通雅》”条:“……明之中叶,以博洽著者称杨慎,而陈耀文起而与之争。然慎好伪说以售欺,耀文好蔓引以求胜。次则焦竑,亦喜考证而习与李贽游,动辄牵缀佛书,伤于芜杂。惟以智崛起崇祯中,考据稽核,迥出其上。风气既开,国初顾炎武、阎若璩、朱彝尊等沿波而起,始一扫悬揣之空谈。”《桐城方氏七代遗书》谭献《叙》:“我朝通儒辈出,以名物训诂求微言大义于遗经,寻厥滥觞,实始于密之先生之《通雅》。然则桐城方氏七世之家学,不独灵皋侍郎文辞授受之先河,抑阎、顾之流一代经师之先河也已。”《方密之水中雁字诗文集》光绪丙午(1906)陈豪跋:“……道人生平著述宏富,至于《通雅》,国朝经师硕学,以名物训诂,求微言大义,此书尤尊为先河之导。”丙午刘宝森跋诗:“……国初朴学实蓝筭,年辈且过南雷黄。……”

[2] 见李昌志《文章甲天下,冠盖满京华——从新编〈桐城县志〉看桐城文化的兴起、影响及其成就》(《中国地方志》1997年第4期)引新编《桐城县志》。

[3] 方苞:《截断红尘图跋》,何氏至乐楼藏真迹,余英时《方以智晚节考》卷首。

[4] 《明史》卷二百六十《郑崇俭传》附《方孔炤传》。

清帅马蛟麟环刃相逼，袍帽相诱，“终以死自守”^{〔1〕}。顺治九年（1652），随施闰章北返，抵桐城故乡。又因避清吏出仕之请，于顺治十年（1653）春至南京，圆具天界寺。顺治十二年（1655）父卒，破关奔丧，庐墓三年。顺治十五年（1658）后，柱杖江西南城之景云、资圣，新城之寿昌、廪山、南谷及泰和泃林诸刹。康熙三年（1664）冬起，主青原法席。康熙十年（1671），“粤难”突作，被执。是年冬，在押赴岭南途中，于万安惶恐滩结束其悲壮的一生。

二、二十世纪有关方以智的研究简述

现代最早研究密之的著作，据我所知，可能是梁启超先生1923年所著《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该书第十二章“清初学海波澜馀录”中，有专节（第一节）评介方以智。文中曰：

要之密之学风，确与明季之空疏武断相反而为清代据学开其先河，则无可疑。他的治学方法有特征三端。一曰尊疑……二曰尊证……三曰尊今。

梁先生又在文中极力推崇密之所著《通雅》。他说：

依我看，《通雅》这一部书，总算近代声音训诂学第一流作品，清代学者除高邮王氏父子以外，像没有那位赶得上他。但乾嘉诸老，对于这部书很少征引，很少称道，不知是未见其书，抑或有什么门户之见。

其后罗常培《耶稣会士在音韵学上的贡献》有论密之部分，

〔1〕《辛卯梧州自祭文》（《浮山文集后编》卷之一）。

载 1930 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一本第三分册（页三〇八——三〇九）。再后有方竑的《方密之先生之科学精神及其〈物理小识〉》，载 1934 年《文艺丛刊》一卷二期。又有容肇祖先生的《方以智和他的思想》，载 1948 年《岭南学报》第九卷第一期。（在容先生著于 1935 年的《明代思想史》一书中，还未见论及方以智。）

建国后，侯外庐先生大力提倡对方以智的研究。1957 年，侯先生在当年《历史研究》第 6—7 期上发表《方以智——中国的百科全书派大哲学家》一文。1961 年，发表《方以智〈东西均〉一书的哲学思想》，载《人民日报》1961 年 8 月 6 日。同年，又在 9 月 28 日《光明日报》上发表《方以智对遗产的批判继承态度》。侯先生主编的《中国思想通史》于 1960 年 4 月出版，该书第四卷下册有专章讨论密之社会思想与哲学体系。侯先生与邱汉生、张岂之先生主编的《宋明理学史》下卷第二册（1987 年 6 月第 1 版）亦有专章（第二十五章）研究密之（题为“方以智、‘易堂九子’与理学”）。

1962 年，仪真、冒怀辛于《江淮学刊》1962 年第 2 号发表《方以智死难事迹考》，第一次揭开密之死难真相。（后辑入《新亚学术集刊》第二期（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三十周年校庆纪念特刊），李学勤先生为之写有后跋。）李学勤先生还据安徽省立博物馆藏抄本校点密之重要哲学著作《东西均》，1962 年 11 月由中华书局出版（有侯外庐《序言》）。

1980 年夏，冒怀辛首次在国内发现密之与其父孔炤合著的重要著作《周易时论合编》，并在当年《中国哲学研究》创刊号上发表文章介绍此书版本、内容、学术价值等。冒先生又与金隆德合著《中国古代著名哲学家评传·方以智》，编入杨向奎辑著的《清儒学案新编》第一卷（齐鲁书社 1985 年 2 月出版），题为《密之学案》。冒先生等整理密之《通雅》，作为侯外庐主编

的《方以智全书》第一册于1988年9月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卷前有冒先生执笔之《方以智的生平与学术贡献——方以智全书前言》。此二文（《学案》、《前言》）于密之行实著述均有翔实考辨。

晚起研究密之的学者，任道斌与蒋国保二氏引人注目。任氏所著《方以智年谱》（1983年6月由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与《方以智茅元仪著述知见录》（1985年4月由书目文献出版社出版）可能是迄今为止考索密之生平著述最为完备的两部著作，因而也应是此后人们研究密之不可或缺的重要参考书。任氏还著有《关于方以智的晚年活动——美国余英时教授〈晚节考〉、〈新证〉、〈新考〉读后》（载1980年《清史论丛》第3辑）、《方以智简论》（载《清史论丛》第4辑）等。

蒋国保重点研究密之哲学思想，著有《方以智〈易〉学思想散论》（收入文集《周易纵横录》）、《方以智与〈周易图象几表〉》（载《周易研究》1990年第2期）等。又曾执笔撰写《清代哲学》（安徽人民出版社1992年1月第1版）第二编第十六章“方以智太极一元论的思辨逻辑”。其专著有《方以智哲学思想研究》（1987年12月由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列入《皖人学术论丛》（安徽省古籍整理出版社办公室编），其中于密之生平著述亦有详论。

台湾有张永堂，1977年于国立台湾大学历史学研究所撰成博士论文《方以智的生平与思想》（指导教师方豪），曰密之为“大伤心人”、“大医王”，后又于1987年出版《明末方氏学派的研究》（文镜出版公司）。李素妮1978年于台湾大学中文研究所完成硕士论文《方以智〈药地炮庄〉中儒道思想研究》。高阳1983年出版《明末四公子》（皇冠出版社），述侯方域、冒襄、陈贞慧、密之事迹，以为“如以忠孝着眼，四公子中人品之高，莫如方以智”。刘君灿著《方以智》，1988年8月由台北东大图

书股份有限公司出版，序以“公子行径，国土胸怀，哲学抱负”为题。

日本有坂出祥伸，著有《方以智の思想》（见薮内清、吉田光邦合编之《明清時代の科学技术史》，京都人文科学研究所，一九七〇年），另著有《方以智－ヨ－ロッパと対決する気の哲学》，载青山昌文编《比较思想》（放送大学教育振兴会）。此外有小川晴久，著《方以智の自然哲学とらの构造——三浦梅園の条理との关连》，载1969年《学习院高等科研究纪要》（四）。重泽俊郎著《方以智哲学试论》，载1968年《中国の文化と社会》。

美国有裴德生（Willard James Peterson），1970年著博士论文 *Fang I-Chih's Response to Western Knowledge*，1979年又出版 *Bitter Gourd, Fang I-Chih and the Impetus for Intellectual Change*（Yale University Press）。余英时1972年出版《方以智晚节考》（新亚研究所），其中于密之之死提出新说，以为密之以自沉死节；1986年又出版增订扩大版（台湾允晨出版社），仍力主密之自沉之说。谢正光于1994年发表《读方文〈蠡山集〉——清初桐城方氏行实小议》（载《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新第3期），用“以诗证史”法考清初桐城方氏之行实、节操，于大镇一房（孔炤、密之兄弟，及中德、中通、中履、中发四兄弟）之节操有所表彰。

其他一些研究方以智的文章，详见本书附录《二十世纪研究方以智的文章著作知见录》。

三、《周易时论合编》于研究密之思想的作用

家学与师学渊源是密之学术和思想来源的一个重要部分，这点早已引起人们注意。可以说密之家学与师学成就的相当部分已融入密之的学术之中。所以考察密之家学与师学渊源无疑是研究

密之学术的一个重要方面。然而，密之先辈与师辈的许多著作，如密之曾祖学渐所著《易蠡》，祖大镇所著《易意》、《野同录》，业师王宣所著《风姬易溯》等书，包括至今被许多人当作密之父孔昭所著的《周易时论合编》，虽曾被密之多次称道，我们却未见其流传行世，因而就无从知道这些著作与密之思想究竟有什么样的联系。所幸的是，自 70 年代末开始，《周易时论合编》已陆续在海内外发现。在这本书里，我们看到，上述著作被大量而频繁地称引、转述，像《易蠡》、《易意》，几乎可以依此而稽佚成书，因此，《周易时论合编》无疑地成为研究密之思想（尤其是其易学思想）之家学、师学渊源的绝好材料。其实，不仅仅如此，《周易时论合编》同样还大量引用了古今数百家的论述^{〔1〕}，所以《时论》同时又是研究密之其他方面思想来源的重要材料。

这里还应指出，密之的学术著作，如《通雅》、《物理小识》、《东西均》、《药地炮庄》、《易馀》等多为人称道。而《周易时论合编》却多被人以为是乃父孔昭之作或仅以其中的《图象几表》为密之所作，这使得《周易时论合编》一书往往被排除在密之著作之外。笔者认为，《周易时论合编》全书为孔昭、密之父子合著，父子二人在书中均有大量的论述，所以此书不仅可用以研究密之的思想渊源，实在也是直接研究密之本人哲学思想的重要文本。（以下为方便起见，本书在论及《周易时论合

〔1〕《时论》所引文献极夥，我粗略统计，达四百余种。除家传的《易蠡》、《易意》、《野同录》，密之师王宣的《风姬易溯》，黄道周的《易象正》被频繁称引外，其他大量称引的，先秦有孔子、庄子，汉魏有郑玄、班固、蔡邕、王弼、虞翻，宋有程颐、程颢、张载、邵雍、朱熹、苏轼（以邵、朱最多），明代有郝敬、管志道、倪元璐、黄端伯、高攀龙、焦竑、孙慎行等，不胜枚举。其中多用简称，如“蠡曰”（《易蠡》）、“意曰”（《易意》）、“溯曰”（《风姬易溯》）、“正曰”（《易象正》）、“揆曰”（钱士升《周易揆》）等。很多简称尚不知何指，有待细查。

编》中的《图象几表》时，称之为《时论·图象几表》，《周易时论合编》中的《周易》经传及集解部分（即《上下经、上下系、说卦、序卦、杂卦》），称为《时论·经传部分》。）

四、本书主要内容

本书借助前人的研究，主要从文献学的角度尝试对方以智其人其事其书作一些补充性探讨。全书有六章。一至五章讨论密之与孔昭生平和著述的一些问题，以及与密之生平行实、学术活动有关的方氏家族中一些人物，予密之影响较大的前辈、师辈，密之施以影响较著的晚辈和弟子。第六章讨论《周易时论合编》的版本、《时论》的作者问题等。随文有一些小的考辨。本书的撰写是在笔者一边尝试了解、接近方以智这位了不起的大学者，一边记录自己一些零碎的心得体会的过程中进行的。所得只是皮毛，议论固属浅陋，章节编排亦非周密，诚盼方家多多指正。

上 编

第一章 桐城方氏

第一节 桐城方氏简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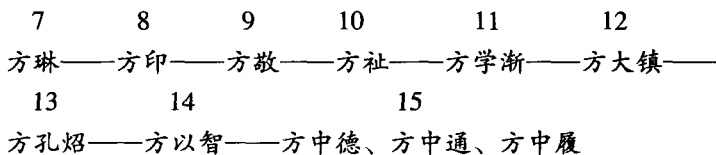
桐城地处皖中，历史悠久，春秋时为楚之附庸桐国。秦至唐中叶，相继为舒县、枞阳县、阴安县、吕亭左县、同安县。唐至德二年（757）始改桐城县。^{〔1〕}其地文风昌盛，鸿儒荟萃。数百年间，一邑之地中进士者二百四十人，举人六百四十人，贡生五百零九人。县内有张、姚、马、左、吴、叶、方等名门大姓。^{〔2〕}

任道斌《年谱》卷前列《方氏世系简表》，自方德益至密之子中德、中通、中履止，共十五代，即：

| | | | | | | | | | | | |
|-----|----|-----|----|----|----|----|----|----|----|----|----|
| 1 | 2 | 3 | 4 | 5 | 6 | | | | | | |
| 方德益 | —— | 方秀实 | —— | 方谦 | —— | 方丹 | —— | 方法 | —— | 方懋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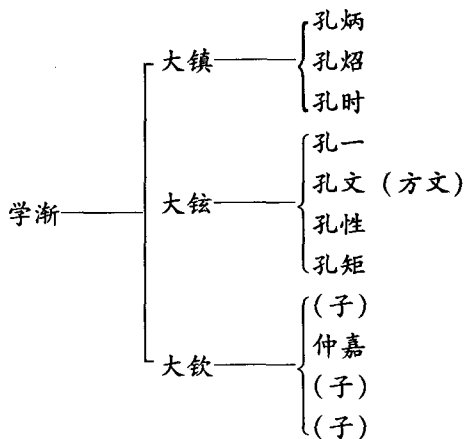
〔1〕《大明一统志》卷之十四《安庆府》；李昌志《文章甲天下，冠盖满京华——从新编〈桐城县志〉看桐城文化的兴起、影响及其成就》。

〔2〕李昌志《从新编〈桐城县志〉看桐城文化的兴起、影响及其成就》。



谢正光《读方文〈螽山集〉》举方德益至方法五代，又列方法至密之十世方氏族系（在方印与方祉间未举方敬），共十四世，方懋下有琳、瓚、佑、瑜、瓘五系，方祉下有学渐、学御、学聪三系。学渐下有大镇、大铉、大钦三系。大镇下有孔炤（谢文原作孔昭）。孔炤下有以智、其义。但谢文列学渐之孙，却颇有些问题。

谢文所列学渐下子孙情况如下：



据称谢文此表系据《桐城方氏诗辑》、《桐城耆旧传》、《桐城续修县志》。今考《七代遗书·系传》、《桐城耆旧传》，谢先生所列表应予修正。

1. 《七代遗书·系传》叶灿《方明善（迎按：指学渐）先生行状》：“子三：伯子大镇……仲子大铉……季大钦……。孙八：孔炤，镇出，丙辰进士；孔一，邑诸生，钦出，继铉；孔文、孔矩、孔性，铉出；若洙，邑廩生，仲嘉、孔时，邑诸生，钦出。”

2. 《七代遗书·系传》陈济生《方大理（迎按：指大镇）传》：“公子孔炤，丙辰进士，官至少司马。”仅言孔炤，不及他人。

3. 《七代遗书·系传》郑三俊《方贞述先生（迎按：指孔炤）墓志铭》言之更确：“仁植公（迎按：指孔炤），廷尉（迎按：指大镇）之独子也。”

4. 《桐城耆旧传》卷六《吴鉴在、方叔茂……传弟六十一》：“方叔茂讳孔时，郡廩生，大钦子，为诸生。……卒年八十五。门人私谥介节先生。”

5. 《桐城耆旧传》卷四《方明善先生传弟二十八》：“子大镇……大铉……大钦字君典……。长孙若洙……。君典四子，次子仲嘉，后最盛。”

据 1, 2, 3, 大镇只有一子，为孔炤。孔时、孔炳非大镇子。

据 1, 4, 孔时为钦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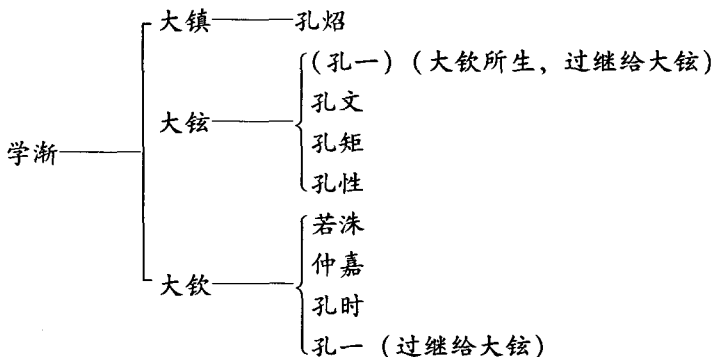
据 1, 大铉生有三子：孔文，孔矩，孔性。另孔一为大钦所生，过继给大铉。

据 1, 5, 大钦有四子，均有名可按：若洙，仲嘉，孔时，孔一。（若洙为长，仲嘉为次。孔时、孔一谁为季，不确。孔一过继给大铉。）

据 1, 学渐有八孙：孔炤，孔文，孔性，孔矩，若洙，仲

嘉，孔时，孔一；无孔炳其人^[1]。谢文列十一孙，殆多列孔炳，又可能重计孔时、孔一。

故学渐之下子孙情况应如下表：



方德益在宋末由贵池迁居桐城，是为桐城方氏之始祖。^[2]自方秀实至方丹三代均仕于元。自方法始进入有明一代（方法生于明洪武元年）。明代方氏一族，以科名仕宦、道德文章称名于世者，代有其人，遂为桐城一显赫大族。

陈豪跋《方密之水中雁字诗文卷》（横绢本）：

方氏族望峻大，累叶敦儒。^[3]

〔1〕 谢正光所编《明遗民索引》记有方思，原名孔炳，字尔孚。方文称其为八弟，《蠡山集》有数篇以尔孚为题的诗，如卷三页二十四下《送八弟尔孚游武昌兼寄徐莘叟》、卷五页二十三上《八弟尔孚见过小饮，次日予游潜山》等。

〔2〕 据方学渐《桐城桂林方氏家谱》及方东树《桐城鲁巛方氏族谱》，桐城方氏有桂林、鲁巛、会宫三支，密之属桂林一支。参看蒋国保《方以智哲学思想研究》页1，《年谱》页261。

〔3〕 转引自《方以智著述知见录》页59。

方昌翰《刻〈方氏七代遗书〉缘起》：

吾方氏自元末居桐城，传五世至忠烈公，殉建文之难。厥后忠孝贤杰，迭起代兴，以撰述著称者，森列志乘。先赠通奉公尝辑为《方氏书目》，合之得一百五十余人。自斯篇所列外，其最著者在明季，若给事公向、御史公大任。入国朝若龠山公文、位白公中通、宗伯公苞、恪敏公观承，皆承学之士所服膺，淑志以为夔乎不可企及者。固非后之人所得阿私而溢美之也。……方今宇内名族林立，或以累叶冠甲科，或以父子居台鼎，或以兄弟子姓膺茅土、秉节钺。吾方氏未可与颉颃矣。独兹诗书之泽，绵延数百年而未艾。千载下观德论世之君子犹将乐道其事，以兴起末俗，况在其本支耶。

《桐城方氏七代遗书》谭献《叙》：

今天下承学治古文之士，万喙桐城，尊灵皋侍郎为乔岳，而先河后海之义或失。何以明之？方有明中叶，问学之途，或岐或竊。独方氏累叶敦儒，濯于忠节，以厉文章。其为学也，既世又不为昌狂无涯之言，束经教而推究世用。一门之内，若比肩立其衰。……我朝通儒辈出，以名物训诂求微言大义于遗经，寻厥滥觞，实始于密之先生之《通雅》，然则桐城方氏七世之家学，不独灵皋侍郎文辞授受之先河，抑阎、顾之流一代经师之先河也已。

以下选择方氏诸人对密之道德操行与学问影响较著或与之关系密切者予以介绍。

第二节 方门诸氏

一、方法（1368—1403）

方法字伯通。建文元年（1399）中应天乡试，出方孝孺门。授四川都指挥司断事。永乐初，殉其门师，自投皖江。后得补祀表忠祠。

方法在《明史·方孝孺传》有附传。方学渐《迩训》、方文《螽山集》、马其昶《桐城耆旧传》等亦记其事迹。

方学渐《迩训》卷之五“殉义”：

先祖法字伯通，桐城人，建文初孝廉，为四川都司断事。永乐元年诸藩表贺，伯通不署名。寻诏逮诸藩不附者，伯通与焉。登舟谓家人曰：“至安庆告我。”次望江，家人曰：“此安庆也。”伯通瞻望再拜曰：“得望吾先人乡，可矣！”自沉于江。

《明史》卷一百四十一《方孝孺传》附与此略同。方文《螽山集》卷一页二十上《小孤山诗序》记之稍详，并略有不同：

我祖断事公，讳法，字伯通。建文朝举于乡，授四川按察司断事。靖难兵取南京，天下藩臬官皆有贺表，公不肯与名，被逮。至望江，给守者曰：“此吾父母邦也，幸宽我械，容治酒北向而拜，以尽人子之思。”守者许之。于是衣冠立船首拜。拜毕，跃入江而死。妣郑孺人，会赦归，苦节四十年，怀其爪发，葬于东龙瞑山。

马其昶《桐城耆旧传》卷一《方断事传弟三》记之更为完备：

方公讳法，字伯通。其先祖自休宁迁池口。宋末有德益公者徙桐，至公五世矣。公生之岁为洪武元年，逾岁而孤。时天下初定，人竞戎马。母程氏纺绩，资公使学，务以儒术亢宗。治《尚书》，事母甚谨。里党称其孝。英杰负气，闻朝廷利害，辄自激发。建文元年，乡试中式。天台方正学先生典试事，以“託孤寄命，大节不夺”命题，既受知正学，历政台寺，授四川都指挥司断事。执法不挠。

无何，正学死建文之难，成祖即位，为永乐元年。诸藩表贺登极。公当署名，不肯，投笔出。俄诏逮诸藩不附者，公与遇。登舟饯家人曰：“至安庆告我。”行次望江，人曰：“此安庆境也。”瞻望再拜，慨然赋二章，曰：“得望吾先人之乡，可矣！”遂沉江死。罟尸不获。夫人郑氏收其馀发爪甲于巾笥，守义四十年卒。遗命纳发爪怀中，殓而葬。祀乡贤祠。

《桐城方氏诗辑》卷一收有方法诗四首，其《绝命辞》其一，有“千载波涛里，无惭正学师”句。^{〔1〕}

方法殉义投渊之举在其后裔的诗文中屡见称道。如孔炤《谒方正学先生祠》（《桐城方氏诗辑》卷二《环中堂集》），有“断事只有依俎豆，吾家书种託门墙”句（自注：先五世祖讳法，洪武己卯出正学先生门，闻靖难投江。今补祀表忠祠）。^{〔2〕}

〔1〕 见谢正光《读方文〈鑫山集〉》。

〔2〕 见谢正光《读方文〈鑫山集〉》。

密之《膝寓信笔》：

拜表忠祠，吾五世祖断事伯通公在焉。公讳法，……靖难时沉江。吾祖鲁岳公请入表忠祠。后以大理卿封蜀藩，立祠成都。王为赋诗，群公和之，是为《锦江燕诏录》。

方文《螽山集》中言及此事者尤多。顺治五年（1648）夏，方文游楚归，过其先祖沉渊之地望江，求方法所沉之处而不可得，因见小孤山^{〔1〕}危峰峭拔，以为“忠义之魂，当萃于此”，乃作《小孤山诗》：

……我祖山泽氏，嗣君举乡试。厥师即正学，风节夙相励。不敢卑小官，携家走荒裔。于职何重轻，矢心必无二。是时盛诛戮，忠臣无噍类。我祖不动心，恬然就拘系。……举身跃洪波，竟逐彭咸逝。……狼狈归故山，爪发同坎瘞。厥后二百载，子孙亦昌炽。嗟哉逊国时，风尚惟名义。真人本同出，门内相吞噬。臣仆非二姓，九死犹未悔。何况□□分，礼乐悉沦弃。我祖设在今，悲愤复何似。浩浩长江水，小孤山独异。巉岩如其人，灵爽此高寄。后死者谁子，祖风得无愧。

方文写此诗显然不只是一般地凭吊，他是悲于当时满清入主

〔1〕小孤山，在现枞阳县。《大明一统志》卷十四《安庆府·山川》：“小孤山：在宿松县南一百二十里。江北岸孤峰峭拔，与南岸山对峙如门。大江之水，至此隘束而出，其下深险可畏。上有神女庙，对彭浪矶，故俗有小姑嫁彭郎之语。……”

中原、明代已亡的事实，有感而发的。“何况□□分”中所缺二字，大约即是“华夷”之类，再有所谓“礼乐悉沦弃”句，与密之《浮山文集·岭外稿》中“羯胡横天下”、“丑虏凭凌”、“岂意素头披倡至此”^[1]等句用意相通。“后死者谁子，祖风得无愧”，如果余英时所论密之因“粤难”于惶恐滩自沉于江^[2]确为事实的话，则方文此句倒是不幸而言中了。

方法十一世族孙方苞（密之族孙）有《展断事公墓二首》^[3]：

不拜称元诏，甘爰十族书。壮心同岳柱，寒骨委江鱼。天壤精英在，衣冠想象馀。拜瞻常忧惕，忠孝检身疏。

高皇肃人纪，义气忤环瀛。作庙褒余阙，开关送子英^[4]。微臣知国耻，大节重科名。呜咽穷泉路，应随正学行。

据《桐城文物志》及李昌志《桐城文化的兴起、影响及其成就》，方法墓至今仍在，在桐城县西北龙眠乡双河村。

方法妻郑崇德在《迩训》卷之六有传：

[1] 转引自冒怀辛、金隆德《密之学案》，见《清儒学案新编》页414注1。

[2] 详见余英时《方以智晚节考》。

[3] 《方苞集·集外文卷九·诗》。

[4] 余阙，元淮南行省左臣，安庆路守将。陈友谅陷安庆，余阙死之。明太祖创业江左，褒祀余阙于安庆，以作忠义之气。（《元史·顺帝纪》、《明史·太祖本纪一》、《礼志四》及《忠义列传序》。）子英，当指元臣蔡子英。《明史·太祖本纪三》：“武定祸乱，文致太平，太祖实身兼之。至于雅尚志节，听蔡子英北归。”其事迹见《元史·扩廓帖木儿传附》。

郑太君，讳崇德，先祖蜀阆断事伯通配。永乐初，适伯通至皖江自沉。太君哭曰：“囊土腥秽，固宜濯骨清江。”尸不获，则取馀发退甲筭之。迎姑程侍养。曰：“夫君义不将母，则子妇代尸饔。”抚二子懋、恕，戒之孝，敬伯父身下姒氏不减于姑。守节四十年如一日。郡守广武王公疏于朝，部檄勘实，未报，会太君卒。将诀，囊所藏夫馀发退甲，命纳怀中以检。

方法女川贞亦坚贞守节。《桐城耆旧传》卷十二《方贞女传》第二：

方贞女讳川贞……建文四年，贞女生四川官舍，因以命名。明年断事死难，郑孺人归里。以女许盛氏，受采币。比徵，女笄有日矣。盛氏子病歿，女请临丧……自是贞女与母同寝处二十馀年。舅姑丧，服衰母室。……孺人歿后，贞女遂独居一室。……年六十八。

方文《螽山集》卷三页二十五《老姑行为姚姊夫人七十寿》：

吾家先世有老姑，髫年未嫁亡其夫。竟以处子终漆室，寿介八旬贞不渝。……

方法殉义沉江及其妻女苦节自守，成为方氏后裔共同引以为荣、富有感召力的一笔精神遗产，他们认同先祖笃守节义、忠贞、孝悌的价值取向，其中一些人，在政治上遭受打击、生活上发生重大变故时，往往便从先祖的范例中吸取精神力量。方文、方孔炤、密之以及方氏家族的一些妇女如方孟式、方仲贤等，都

是如此。如方孟式于崇祯庚辰济南城破之时，投湖自尽，不能不说有其先祖的精神影响存在。

方法及他以后的几代人，没留下什么学术成果，所以对密之的学术思想没多大影响。方氏学术，开始于方法的六世孙、密之曾祖父学渐。

二、方学渐（1540—1615^{〔1〕}）

学渐字达卿，号本庵。方祉仲子。生于嘉靖庚子（1540）五月十九日，卒于万历乙卯（1615）五月初三日。生而沉毅颖敏，以孝友著称。十岁能属文。同里赵锐^{〔2〕}老而无子，奇学渐文，以女妻之。方祉卒，学渐尽取遗产奉其兄学恒。已而兄贫甚，复割妇家媵田与之。庭有杞、枫二树，干条牢结，因筑亭其下，曰连理亭。生三子：长大镇，生孔炤；仲大铉，字君节，号玉峡，万历四十一年（1613）进士，户部主事；季大钦，字君典，郡廪生。

学渐为诸生，“凡七试南闱，不售，泊然也。”^{〔3〕}以子贵，封侍御史，后赠大理寺少卿。以布衣为诸生祭酒二十馀年。师从张甌山、耿楚侗。从邹元标、冯从吾、高攀龙游。高攀龙尝举他

〔1〕 谢正光《读方文〈龠山集〉》记学渐卒年为1616年，此误。依《七代遗书·系传》叶灿《方明善先生行状》，学渐卒于万历乙卯（1615）五月初三日。

〔2〕 赵锐字子恒，少慧，闻何省斋讲学以主敬为要、名节为基，遂往师事之。嘉靖十九年（1540）举于乡，养亲不仕。亲歿，为建宁令，擢知钩州。乞休归。年六十三病目，未几卒。学者称横菴先生（见《桐城耆旧传》卷三《赵钩州、戴林两金事传第二十一》）。

〔3〕 《七代遗书·系传》叶灿《方明善先生行状》。

与顾宪成并称。顾宪成则自称为学渐的弟子^[1]。卒后，门人私谥为明善先生，并奉旨专祠春秋俎豆。他的著述很多，有《易蠡》、《性善绎》、《心学宗》、《桐彝》、《迩训》、《桐川语》、《东游记》、《南游记》、《北游记》、《崇实会纪》、《归去吟十九章》、《庸言》、《七论》、《二解》、《百八铭》、《方子一言》、《孝经绎》、《先正编》、《崇本堂稿》（又名《连理堂集》）及《补编》、《外编》等二十余种。又“纂修《家乘》，摺摭十馀年，谱十二世，凡二十四卷，世迹灿然”^[2]。他的学术，“揭性善日月，鹄紫阳、翼新建，崛淮旻、会稽诸杰后，确乎不可拔者”^[3]。其思想，照方中通的说法，是“以明善为宗，以躬行为本，以崇实为教”，所以他“特创会馆，名曰‘崇实’，所以救天下之虚无也”^[4]。

黄宗羲《明儒学案》卷三十五《泰州学案四》有传，并选录其《心学宗》、《桐川语录》。《学案》称他“少而嗜学，长而弥敦，老而不懈。一言一动，一切归而证诸心。……见世之谈心，往往以无善无恶为宗，有忧焉。进而证之于古，溯自唐、虞，及于近世。摘其言之有关于心者，各拈数语，以见不睹不闻之中，有莫见莫显者，以为万象之主，非空然无一物者也。”

[1] 《东游记》卷之二所附《千里同声卷》：“余宪成私淑本庵方先生有年矣。盖尝读其《会语》数编，得言教焉，于今更喜得身教。先生表章正学，土类向风。宪成宜循墙负笈，附弟子之末，尚愧未能。……及宪成等朝夕侍先生，则先生又时切提撕，不一而足。”

[2] 以上参见《七代遗书·系传》叶灿《方明善先生行状》及方昌翰按语、《桐城耆旧传》卷四《方明善先生传第二十八》、朱彝尊《经义考》卷五十八所录史孟麟为学渐所作表墓、《心学宗续编》卷之一戴移孝为学渐所作小传、《明儒学案》卷三十五《泰州学案四》、谢正光《读方文〈蠡山集〉》。按：谢文中将《桐彝》、《迩训》误植为一书，实为两书。

[3] 《宁澹语》方孔炤跋，在《七代遗书》。

[4] 《心学宗续编》卷之一戴移孝为学渐所作小传方中通附记。

方昌翰在《方明善先生行状》后的按语中说：学渐的撰著已刻者有十余种，“经癸丑粤寇之乱毁弃无遗”，今惟《心学宗》有重刊本，《桐彝》、《迩训》有聚珍铅印本，《崇本堂稿》八卷及《补编》、《外编》存有原刻印本，《二解》、《七论》、《桐川语》有家藏抄本，其余如《易蠡》等无存。不过他先是说《桐川会言》“钞藏待梓”，后面又说此书“今尚搜觅未获”，不知他为何对自家的帐目没有算清。

《性善绎》（一卷）、《东游记》（三卷）、《庸言》（一卷）收入方昌翰编《七代遗书》。《性善绎》原刻约在万历三十九年（辛亥，1611，密之诞生之年），卷首有学渐自撰《性善绎引》（署“万历庚戌仲夏之弦皖桐方学渐书于一默轩”）及高攀龙《性善绎序》（署“万历辛亥秋日锡山年家子高攀龙顿首拜谨书”）。《东游记》原刻约在万历四十年（壬子，1612），卷首有学渐自撰《东游记小引》（署“万历辛亥腊日方学渐书”）及陈嘉猷《东游记序》（署“万历壬子夏吴郡年家晚生陈嘉猷顿首拜题”）。《庸言》原刻约在万历三十年（壬寅，1602），卷首有张楚培《庸言引》（署“万历壬寅春仲之望皖人厚之张楚培书”）。

《桐川语》（四卷），《明儒学案》有选录，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藏有万历刊本。

《易蠡》，黄虞稷《千顷堂书目》卷一《易类》记“方学渐《易蠡》十卷”。朱彝尊《经义考》卷五十八亦记“方氏学渐《易蠡》十卷，未见”。（并录有史孟麟为学渐所作表墓。）但此书在《时论》中曾被大量转引。

学渐又著有《治平十二箴》，未见。《桐城耆旧传》卷四《方大理传弟三十五》：

公论学，以性善为宗，论治必本君德，尝奏进父学渐《治平十二箴》，以谓圣人不缘居常忽其戒微，小臣

不因疏逊忘其进规。

《桐彝》（三卷）、《迩训》（二十卷）、《心学宗》（四卷）现有《四库存目丛书》影印本。以下对这三本书作一介绍。

《桐彝》（一作《桐夷》）（三卷）

录入《四库全书·史部·传记类存目》。“是编取其乡忠孝义烈之行，凡耳目所及者，各为立传。自序谓风世莫如彝，充彝莫如学。故以《桐彝》为名。凡五十人，为传二十三篇。”（《四库提要》评语）

齐鲁书社影印《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收《桐彝》三卷及《桐彝续》二卷。此据北京图书馆藏清钞本。此钞本有桐城叶灿^{〔1〕}序，署“万历困敦之岁皋月之吉”^{〔2〕}，又有方中德、方中通、方中履、方中发合书之跋：

岁远板毁，其书不多见于世。小子辈展诵之下，追绎阐幽，劝善之心，其有关于声教匪细。用是重授剞劂，以求流布。因是窃有感焉：此编殆已百年，嗣是以来，至行贞操所当亟为表章者，自复不少。志乘所搜，虽云有善必登，然或已载而复芟，或遗漏而未采，或寥陋而莫录，此皆有心世道之责。倘读《桐彝》而事有相类者，不惜隐括示教，跂余望之，亦请以事信言文为准，不揣固陋，为之汇辑，藉以绍先志而传懿美，当亦仁人君子之所许也。故敢因侵先集，附此以告同心焉。

另有方学渐于万历壬寅（三十年，1602）季秋所书之《桐

〔1〕 叶灿，字以冲，又作《方明善先生行状》（载《七代遗书·系传》）。

〔2〕 困敦为岁阴，为子；皋月即五月。

彝续引》，就中谓“学渐业已锲《桐彝》……藉诸文学之耳目，以翼寡昧，为《桐彝续》二卷。”

据以上可知：（1）《桐彝》当刊于万历二十八年（庚子，1600）；（2）《桐彝》刊行后方学渐又辑有《桐彝续》二卷，1602年完稿，刊否不详，此稿未为四库馆臣所见；（3）《桐彝》刊行后数十年间，流传渐稀，至康熙间又由方氏兄弟重刊。这次《桐彝续》是否一同刊印，仍不详。（钞本《桐彝续》置于方氏兄弟的跋后。）但重刊的时期尚有疑问：方氏四兄弟的跋称“此编殆已百年”，然而中履的卒年据汪世清先生考证，在1689年（康熙二十八年）^{〔1〕}，自《桐彝》始刊之期（1600年）至1689年，也不过九十年，何以能称百年？

《桐彝》亦有民国乙丑（十四年，1925）桐城宣纸印刷所石印本（一册）。

《迩训》（二十卷）

此书录入《四库全书·子部·小说家类存目》。“是书专载其乡人物行谊，及其先世事之可为法者。以近在桑梓，故名《迩训》。凡分四十一类。”但“门目繁碎，隶事亦不详所出”（《四库提要》评语）。

齐鲁书社影印《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收《迩训》二十卷，此据北京图书馆藏明刻本，无序跋^{〔2〕}，署“皖桐方学渐达卿甫纂集，同邑阮自华坚之甫校阅，门侄方大任玉成甫重校”。半页八行，每行十八字。总约二百一十八页。

四十一类目录如下：

卷之一 孝思

卷之二 忠说 友恭

〔1〕 参见本书第一章第二节方中履条。

〔2〕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藏有光绪九年铅印本，附《行状》、《跋》各一卷。

| | | | | | |
|------|----|-------|------|----|-------|
| 卷之三 | 刑家 | 师范 | 卷之十二 | 清修 | 俭约 |
| 卷之四 | 交谊 | 正直 | 卷之十三 | 雅量 | 阴德 |
| 卷之五 | 殉义 | 烈女 | 卷之十四 | 赈赒 | 文学 |
| 卷之六 | 贞节 | | 卷之十五 | 武备 | 智鉴 |
| 卷之七 | 循良 | | 卷之十六 | 愤发 | 说辞 赏誉 |
| 卷之八 | 廉靖 | 教化 | 卷之十七 | 任达 | 游览 |
| 卷之九 | 精敏 | 威明 才略 | 卷之十八 | 辞荣 | 幽栖 淑媛 |
| 卷之十 | 鞠讯 | 礼贤 | 卷之十九 | 童颖 | 格神 摄生 |
| 卷之十一 | 训族 | 砥行 | 卷之二十 | 方伎 | 幻异 |

此书校阅者阮自华字坚之，号雾灵山人，王宣之师（王宣又为密之之师）。《通雅》姚文燮《发凡》：“雾灵山人，则前辈阮坚之先生，邵武太守也。”有《雾灵诗集》。重校者大任，字玉成，出方懋之子方瑜一系，万历丙辰（1616）进士，副都御史，巡抚顺天。学渐则出方懋之子方琳一系。大任与大镇之胞弟大铉（万历癸丑1613，进士，户部主事）均与密之师王宣有交。密之《虚舟先生传》（《浮山文集后编》卷之一）：“王虚舟先生……少负才不羁，与先叔祖玉峡公讳大铉（癸丑进士）、赤城公讳大任（丙辰进士）为友。”

《心学宗》（四卷）

录入《四库全书·子部·儒家类存目》。齐鲁书社影印《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收《心学宗》四卷及《续编》四卷。此据景德镇市图书馆藏清康熙继声堂刻本，这大概就是方昌翰所说的重刻本。续编四卷为方中通（续）辑。

方中通《心学宗续编》自序云：

余高祖明善先生由尧舜以来及于王心斋凡五十四

人，采之乎经传语录，举其心学之相传者而释之^{〔1〕}，名曰《心学宗》。

《四库提要》评曰：

是书专明心学。……盖学渐之说本于姚江，故以陆王并称，而书中解“人心惟危”为高大意，解“不愧屋漏”为喻心曲隐微，解“格物”为去不正以归于正。大意皆主心体至善，一辟虚无空寂之宗，而力斥王畿《天泉证道记》为附会。故其言皆有归宿。完成序其首曰：“假令文成复起，亦应首肯。”盖虽同为良知之学，较之龙溪诸家犹为近正云。

但黄宗羲对学渐的见解却颇有异议。他在《明儒学案》里评论说：

……然先生之言，煞是有病。夫心体本空，而其中有主宰乎是者，乃天之降衷，有无虚实，通为一物者也。渣滓尽化，复其空体，其为主宰者，即此空体也。若以为虚中有实，歧虚实而二之，岂心体之本然哉？故先生以不学不虑，理所固然，欲亦有之，但当求之于理，不当求之于不学不虑。不知良能良知之不学不虑，此继善之根也。人欲之卒然而发者，是习熟之心为之，岂不学不虑乎？先生欲辨无善无恶心之体，而自堕于有善有恶心之体矣，是皆求实于虚之过也。

此本（方学渐所辑《心学宗》）有下列序跋：

〔1〕 即《四库提要》所谓“各引其言心之语，而附以己注”。

(1) 章潢序，署“万历丙午（三十四年，1606）季秋南昌章潢本清甫书于东湖之此洗堂”。

(2) 《四库提要》提及的顾宪成序，署“万历戊申（三十六年，1608）孟夏吉旦年家乡侍教生顾宪成顿首拜撰”。顾序言“先生之子鲁岳公来按我吴，出以示兵宪虚台蔡公。公黉之，授宜兴喻侯梓行，公诸同志。”

(3) “万历戊申长至年家晚生阳羨史孟麟”序。

(4) “万历戊申仲秋之吉年家晚生丰城李右谏”序。

(5) “丙午秋月临川令门人刘胤昌”跋。

(6) “知丰城县事渐语溪晚侍教生陆典”跋。

(7) 自序。署“万历甲辰（三十二年，1604）暮春之吉皖桐方学渐序”。

(8) 方大镇跋。署“方伯子大镇百拜顿首于云间之馀清亭，时戊申四月八日也”。

方中通《心学宗续编》自序曰：“四世皆有书行世，今兹举其概，使学者便于披读，附于《心学宗》之后，曰《心学宗续编》。”

从以上序跋可知，《心学宗》完稿于1604年，初刊于1606年。后方中通又辑《心学宗续编》附于后。四库馆臣看到的浙江巡抚采进本似没有这个《续编》。（关于《心学宗续编》，详后文有关方中通著述的提要。）

学渐的崇实精神，无疑对大镇、孔炤、密之都产生了影响。并且这种精神到了密之那儿，便发展得更为丰富、更具灵性，它包括梁启超概括的所谓“尊疑、尊证、尊今”，以及密之反复倡导的“以质测证通几，以通几护质测”之内容。

《心学宗》卷之二中有一段话论根本与枝叶的关系曰：

根本是未发之枝叶，枝叶是已发之根本。只见冲漠

无朕，不见其中有万象之根，是谓根本无枝叶，后来欲芟枝叶以还根本也，可乎？

《时论》卷之四页十七上于复卦“象曰休复之吉以下仁也”下引大镇《易意》曰：

知大本则全树皆仁，而休息于震动之中。正以能下，乃见仁耳。

这种仁、树、枝叶关系的论述，在密之著作中更是经常可见。

如《通雅》卷首之三《文章薪火》：

夫核仁入土，而上芽生枝，下芽生根，其仁不可得矣。一树之根株花叶，皆全仁也。……既知全树全仁矣，不必避树而求仁也，明甚。既知全树全仁矣，培根也，护干也，除蠹也，收实也，条理灌输，日用不离也，明甚。

《时论》卷之四页九下至页十上密之曰：

仁必克核，而芽出反生，则仁烂矣。发而参天，全树皆仁。岂非显诸仁乎？

此种例子很多，不繁举。^{〔1〕}

方家学术到了密之，兼收并蓄的特色极浓，调和古今、朱王、中西，并调和儒释道。从对佛老之学的态度上，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方氏学术发生了重要的演变。在方学渐那儿，他主性善，力辨儒与释老之异，掎击佛老之虚妄，绝无他的曾孙那种宽容态度。如他在《性善绎》里说：

……释氏以天地为幻，以人生为幻，五常百行庶政万事，悉目之为幻，是以真为幻也；而造无稽之言，设怪迂之象，因缘果报，三生六道，净土乐国，以为妄相，是以妄为真也。

又如，学渐《东游记》^{〔2〕}卷之一《东林会言》（万历三十九年九月学渐赴东林书院之会与诸子论答语）：

泾阳曰：释氏之为邪，明甚。何以能动许多高明之士，往往入于其中？方子曰：本是自私自利之心，却用得隐怪。其清净之说似超然于世外，其圆通之说似无碍于世中。以此济其私利之心，故诱人易入。高明之士有利心，却爱他清净圆通与世俗之言利者不同，遂不觉落其陷阱。

在他的著作《桐川语录》里也有一段话：

〔1〕《时论》卷之六页五十五下也有一段缺名氏的话与此相似：“□□曰：种核而生木，则仁烂而枝叶皆仁矣。然而除蠹也，护伐也，灌根也，时不可废也。”这个缺名氏如果不是密的本人或方家某氏，至少也是与密之学术观点较为接近的某位人士。

〔2〕《七代遗书》。

儒之静，主于理；释之静，则寂灭而枯槁；老之静，则专气致柔，反矫天理而去之。然则三家之言，虽均之心性，均之一，均之静，而其旨则霄壤矣。〔1〕

到方大镇那儿，还是力辨儒释之别。所以他跟他的亲家吴应宾（主宗一圜三、三教合一）辩论二十余年而不休。但到了方孔炤那儿，便开始出现变化的迹象，至密之，则已经跟他的外祖一样，三家归于一家人了。

三、方大镇（1560—1630）

大镇，密之祖父。

陈济生〔2〕《方大理传》（《七代遗书·系传》）：

公讳大镇，字君静，别号鲁岳。安庆桐城人。万历己丑进士〔3〕。授大名推官。壬寅，拜江西道御史。以病乞归。丁未，起浙江巡盐。戊申请告。壬子，按河南。事未竣而移疾。壬戌，改按京畿，强起应召。盖台资二十余年矣。升大理寺丞，晋左少卿。奉命使蜀。既还而瑄祸作，遂乞休。升南京光禄卿，未仕。其难进难退之节，始终一致，天下高之。居官公廉惠爱，所至有声。尤尚风节，崇理学。……

又据此传，大镇在大名以平恕称，狱无滞囚，尝平反疑狱，

〔1〕 转引自《明儒学案》。

〔2〕 陈济生，字尔勤，祭酒陈仁锡之子，与密之交甚厚。密之尝受学陈仁锡。

〔3〕 万历十七年（1589）。据《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为三甲十六名，军籍。

所活者百三十人。又曾为陈宪章、胡居仁请谥。在大理尽心评驳，凡出死囚十三人。邹元标、冯从吾在京师建首善书院，大镇参与讲学。

及公使还，诸小人方排斥理学，毁书院，两先生皆去位。公筮得“同人于野”，遂引疾归，自号野同翁，^{〔1〕}隐于白鹿山，仍与门人讲学不辍。公每言性善，徵诸仁义，仁义根于无为而为之心，此为至善，此为良知，此为穷理居敬。作《论》六篇，力排异学。……邹、冯两先生尝叹曰：“方鲁岳天下士，吾道中一人也。”其推重公如此。……

大镇性至孝。年七十，母歿，大镇哀毁庐墓，过伤而卒。所著有《田居乙记》（四卷）、《荷薪义》（八卷）、《易意》（四卷）、《宁澹居诗集》（十三卷）、《诗意》、《礼说》、《居敬论》（六篇）、《闻斯录》、《野同语》、《幽忠录》、《糜爵昌言》、《阳明录纂》、《荷薪别集》、《家史》、《山居纪事》、《显忠录》、《永思录》、《正蒙述赞》、《性论》、《至善讲义》、《宁澹居文集》及《宁澹居奏议》（一卷）、《宁澹居遗文》（一卷）、《宁澹语》（二卷），凡数百卷。^{〔2〕}

大镇所著《荷薪义》在《四库提要》有著录，列《子部·儒家类存目二》。据方昌翰于《方大理传》后按语，此书八卷，“仅存残刻本一册”，今未见（《四库存目丛书》中无此书）。

〔1〕《时论·经学编》卷之二页八十九上：“先廷尉当魏珙时，筮得‘同人于野’，因勒之岩曰：‘无心之同，从类而通，惟野可涉，繁兰其中。’”

〔2〕参见《七代遗书·系传》陈济生《方大理传》后方昌翰按语，《心学宗统编》卷之二吴云为大镇所作小传，朱彝尊《经义考》卷六十所录钱士升为大镇所作墓碑，《桐城方氏诗辑》卷一潘江序。

《四库提要》云：

……始大镇父学渐，讲学桐川。大镇追述父训，及与同社诸人问答之语，詮次成帙，名曰《荷薪》。盖亦不忘继述之意。其大旨在辟良知之说，于儒释分别，辨论极详。

大镇又著有《田居乙记》四卷。此书录入《四库全书·子部·杂家类·存目九》。《四库提要》：

是编乃其家居读书时所作。自序谓遇有赏心，辄乙其处，命儿子录之，故名《乙记》。

所以这书实由大镇、孔炤父子二人合编，为一资料性的笔录。后来密之的《浮山日徂》，大约也是这类性质的书。此书述而不作，故《四库提要》说它“所录虽皆前人格言善事，然条缀原文，无所阐发”；又指出“其出处或注或否，体例亦不画一”，这可能不止是《田居乙记》，大约明人著书，多有此病。

方昌翰说“公所著《田居乙记》四卷曾经沈德先刻入《眉公秘笈》”^{〔1〕}，这应就是《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影印《田居乙记》所据的本子（山西省祁县图书馆藏明万历绣水沈氏刻宝颜堂秘笈本），半页八行，行十八字，总约一百三十六页，末署撰人。《四库提要》谓此书有自序，但此本无序跋，未知是否与四库馆臣所见为同一本子。

明人陶廷辑《说郭续》也收有大镇《田居乙记》，为一卷。

《易意》撰于大镇为母庐墓期间，约两年的时间（1629—

〔1〕 方昌翰说又有家藏抄本。

1630)。密之《合山栞庐诗·慕述》：

七十庐墓，慕亭栽松，重指《易》意，恍然而终。

接着孔炤又为大镇庐墓，并仿其父之意撰成《时论》初稿，且在此书中大量转述乃父所撰之《易意》。《易意》在黄虞稷《千顷堂书目》卷一《易类》中记为四卷，朱彝尊《经义考》卷六十亦记“方氏大镇《易意》四卷”，并注明“未见”。

《物理小识总论》方中通附记：

野同者，先曾祖廷尉君静公，讳大镇，中万历己丑。因天启珰祸，筮得“同人于野”，自号“野同”。有《录》数十卷。

这里所说的数十卷《录》，大约即是《时论》等处经常提及的《野同录》，而《野同录》可能就是方昌翰于《七代遗书》按语中提到的《野同语》。

大镇与学渐的著作刻本，崇祯间尚保存完好^[1]，至清末则多已遗佚。

以上大镇著作，《正蒙述赞》、《性论》、《至善讲义》、《宁澹居文集》四卷有方氏家藏写本，《田居乙记》有沈氏秘笈刻本及家藏抄本，《荷薪义》八卷仅存残刻本一册，《宁澹居奏议》一卷、《宁澹居遗文》一卷、《宁澹语》二卷收入《七代遗书》，

[1] 《浮山文集前编》卷三《稽古堂二集》卷下《龙眠后游记》：“……余去家六年矣，间归者再。而今年归，去向者归，又三年矣。……饭毕入舍中，见先曾王父及王父所著寿诸木者，尽藏诸此，又不为贼所焚。”

餘则均佚。^{〔1〕}

四、方文（1612—1669）

方文，密之从叔父，与密之年相若。原名孔文，字尔止（一作尔子），号忍冬、明农、龠山。又名“耒”，“一耒”。^{〔2〕}大镇弟大铉（1563—1618）之子，方季准之同父异母弟。七岁丧父，其母王氏苦节抚成之。少有才名，入清并以气节称。

朱书《方龠山先生传》^{〔3〕}（载《龠山续集》）：

方文字尔止，一名一来，字明农，桐城人。方氏世以忠孝节义名其家。自四川断事官法死靖难之祸，数传至学渐讲学，称明善先生。学渐生大铉，以进士仕户部主事，立气节，能文章，即文父也。年五十生文。文七岁，父卒京邸。其母王氏，年二十馀，苦节抚成之。文年少有才名，思振其家声。与诸名士贵池吴应箕辈及复社、几社诸君子相厚善。

方文少密之一岁，与密之一直交往颇洽。《龠山集》中多处可看到以密之为题的诗。他是明朝的诸生，曾具名《留都防乱公揭》^{〔4〕}。未及出仕，明亡。入清“辄放废，不自绳检”。顺治间，奉母命出游，冀觅继室，以生子延宗祀（后娶得“故殉难汪公伟女为妇”）。此后游踪历燕鲁、徐杭及赣州，集各处所撰诗为《四游草》（为《龠山续集》前编），即《北游草》、《鲁游

〔1〕 据方昌翰按语。

〔2〕 参见《清人室名别称字号索引》。

〔3〕 此传在《朱书集》中未见。

〔4〕 据黄云眉《明史考证》第七册页2117引冒广生《冒巢民年谱》所载《留都防乱公揭》。

草》、《徐杭游草》及《西江游草》。其全部诗作辑为《螽山集》二十一卷（含《螽山集》十二卷、《螽山续集》前编四卷、《螽山续集》后编五卷），由其婿王概（字安节）刻于康熙二十八年（1689），今有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12月据北京图书馆藏原刻本之影印本。此集各篇分体编年，美国谢正光据此撰有《读方文〈螽山集〉——清初桐城方氏行实小议》，用黄宗羲所倡之“以诗证史”法考清初桐城方氏族人行实，其中论及文与密之一家之关系，与《时论》序作者李世洽之交谊，与《时论》参订者方子建之往来等事。

朱书谓方文“为人狷狭，又任放，好嫚骂，刻意为诗，辄嫉愤举世，世无当其意者，以故多齟齬。”实指其乙酉之后。方文游燕北时，诸显贵多慕名与交。“文顾时时狂骂曰：‘齟齬，毋近床污我。’”文之狂傲之举最著者，有朱书所记他面辱清大学士陈名夏^{〔1〕}之事：

朱书曰：吾闻之吴人汪撰曰：陈溧阳以假归，乞螽山定其诗，执礼甚恭。螽山反复读之，曰：“甚善，但须改三字，即必传无疑耳。”陈以为隐也，曰：“宁止是，顾三字者何也？”螽山厉声曰：“但须改陈名夏三字！”时坐客满举，错愕不能出声。陈亦厉声曰：“尔谓我不能杀尔耶！”适代巡来谒，陈拂衣去，客咸咎螽山。螽山笑曰：“吾自办头来耳。公等何忧。”顷之，陈复入，执螽山手，涕流被面，曰：“子责我良是，独不能谅我乎。”竟相好如初。

〔1〕 陈名夏，字百史。崇祯十六年（1643）进士第一，廷试第三。清初拜大学士，甲午（1654）被劾论死。有《石云居集》三十卷行世。

这事未知确否。值得注意的是，密之一家与陈名夏一家互为姻亲，关系非同寻常。中德妻陈舜英即陈名夏仲女，而名夏子陈行恺（字第远）又娶密之弟方其义（字直之）女为妇^{〔1〕}。所以宽泛点说，方文与陈名夏也是非同寻常的儿女亲家。而方文与密之一家，不仅因同出学渐，可能更因政治观点上的接近（均是为明守志、亢直不仕的逸民），关系亦极为密切，《螽山集》中方文致孔炤、密之的诗篇屡屡可见，于此可见一斑。方文对其从子其义也极有感情。顺治六年（己丑，1649），其义病逝桐城，方文联想己子之歿，至为悲痛，撰有七古《哭从子直之》（《螽山集》卷三页十六上），诗中曰：

……伤哉天乎何不仁，一门丧我两才士。二子才调各不同，一者豪放一谦冲。所性虽殊雅相善，翹然鹤立鸡群中。……吾兄昨日为我悲，我今为兄涕交颐。……

他又有诗《送从孙有怀归江南》及《白鹿山庄书怀兼示从孙有怀》（有怀为其义子，名中发，即陈行恺之妻弟），详下文。从这些情况看，说方文竟至不顾情面，面折本家亲戚，便有些不好理解。

其实，方文虽有故国之痛，至入清桀傲不群，但他与仕清的一些官吏，如武进令张国枢、高淳令崔抡奇、太湖令李世治却有

〔1〕 钱澄之《明处士方次公直之墓表》（《桐城方氏诗辑》卷四方其义《时述堂遗诗集》附，参看《年谱》页20）：“女一，适溧阳陈生行恺，即芝山次子也。”中德《陪诗》卷一亦有《迎亲集·妹婿陈第远至白鹿毕姻》，注谓“先叔复割襟与陈氏联姻”。而郑三述《方贞述先生墓志铭》（《七代遗书·系传》）称孔炤有“孙女三，长适吏部李臬子宗纪，次适定陶令马之瑛子教思，三适陈名夏子鼎臣。”《年谱》据《明处士方次公直之墓表》谓长、仲二孙女为密之所出，季孙女则当为其义所出。余从此说。《方贞述先生墓志铭》所谓“三适陈名夏子鼎臣”，恐有误。

不少来往。他的生活来源的很大一部分，除有时凭卖药占卜外，靠的就是在这些官吏中游食，方文却并不以为耻。

朱书《方胤山先生传》又记：

……乙酉后，辄放废，不自绳检。避兵吴江，寻病困白下，武进令张国枢、高淳令崔抡奇济其急。既而太湖令李世洽延为生徒师，遂徙家焉。

《胤山集》卷一页二十四下——页二十六下有作于辛卯年的《四令君诗》并长序（辛卯，顺治八年，1651），四令君第一位是崇祯朝宣城令梁应奇（四川嘉定人，崇祯十三年，1640，进士），后三位即上述顺治朝三县令张国枢字环生（北直景州人，亦崇祯十三年进士），崔抡奇字正谊（河南夏邑人，顺治四年，1647，进士），李世洽字溉林（北直束鹿人，顺治四年进士）。序中记崇祯十五年，长江南北，大荒乏食，文不得已求助于梁应奇，应奇留居三月，厚赠五百金有奇。乙酉之变，文避兵吴江，衣食无着。先是“索负于常州判某，某不为礼”，继而又干谒武进新令张国枢，得其厚饷。顺治五年（戊子，1648）冬，病困南京，除夕谒高淳令崔抡奇。“崔闻予至，趋驾见枉，握手殷殷，道十五年相慕之意。明年，为予治装甚厚。”顺治初年，方文西游楚地，过安徽太湖，与太湖令李世洽一见如故。庚寅（顺治七年，1650）冬，重至太湖，李世洽为之招得生徒二十余人，文得以课馆为业，“修脰不薄，由是得徙家卜居于湖，终岁无干人羞者，君之力也。”方文对李世洽知遇之恩的感激与怀念久不能释，《胤山集》中屡屡可见。如《胤山续集后编》卷四页二下《送兄子竹西归里》（壬寅，康熙元年，1662作），其二云：

我老移居向白门，山田无以继羹飧，囊书每赴故人约，刻骨难忘知己恩。……

于第四句自注：“谓溉林也”。

再有，密之季子中履的婚姻也耐人寻味。中履娶张秉贞（张秉文之弟，字元之）之女张莹为妻。张秉贞本为崇祯朝浙江巡抚，却又屈膝仕清，为兵部尚书。孔炤与密之都为明朝苦苦守节，中履也自号“合山逸民”，洵以遗民自居，却又与清廷大吏结为姻亲。（据冒怀辛《方以智全书前言》推测，中履娶张莹时在顺治十二年左右。）密之的著作《通雅》是由清朝的云南开化同知姚文燮（密之姑父姚孙荣之侄）助刻的。密之与乃父合著的《周易时论合编》也要请顺治朝的淮徐观察李世洽作序。看来方氏一家虽坚守遗民节操，但与那些降清、仕清的官吏在交往上却采取的是灵活立场。所以冒怀辛先生曾在《方以智全书前言》中分析上述联姻状况说：

……中国封建社会统治阶级中，有代表性的精华人物，在改朝换代之际，除去因亟烈变动而牺牲者外，仍能继续保持文化和政治上的地位。其主要原因是社会的经济基础与国家政权结构基本上没有变化。

五、方其义（1619—1649）

其义字直之，号次公。孔炤次子，密之弟。郑三俊《方贞述先生墓志铭》：

……子二：长以智……次其义，有奇才，宏光时举监军推官。三十早卒。俱吴夫人所出。

《桐城耆旧传》卷六《方密之先生传第六十》：

弟其义字直之，号次公。好侠，工为诗，力能挽五百斤弓。尝客黄靖南公侯所，较射，连发皆中的。侯大惊。国变后以悲愤，年三十一遽卒。

《年谱》引《康熙安庆府桐城县志》卷五《儒林·方其义》，其义“未入塾，能辨四声。属以对句，出人意表。长而笃嗜古学经济之书。……又矫捷多力，挽强善射。……博洽多艺，临池篆刻，击剑弹棋，无所不工。里人宝其书法。所著《时术堂集》十卷行世。”其诗与密之齐名。康熙十四年（乙卯，1675），中履曾为编《时术堂遗诗》六卷。《汗青阁文集》卷上《时术堂遗诗跋》：

丧乱忧患之余，履既编次先文忠公集成四十卷。从弟有怀亦求得吾叔父遗诗六卷，俾履为之，整比以行。既竣，作而叹曰……乙卯小寒侄中履拜跋于稻花斋。

《通雅》卷首之二《读书类略提语·与时术斋》：

吾弟才锋峭拔，为人伉爽，今尤作秦淮慢世豪举，分社角立耶？陈卧子戒我曰：“悲激已甚，不祥。”……旧师周农父，彼既博雅而温厚平恕，正是妙药。……如钱仲驭谢官归，请鉴在、幼光共读书，真快事也。……家乘自足，勿孤负良师友，幸敛其豪于此。

《浮山文集后编》卷之一《祭直之弟文》：

以吾弟其才，可以出入乎古昔，而凌猎乎书史。可以湖海，可以桑梓，可以丘壑，可以城市。既伉侠而离奇，又突梯而骖馽。

逢党人之郅天，嗟昏桷兮谁与为理！祸发之后，导余转徙温麻、太姥，乃中丞公甘棠之里。……中间寄书独嘉余之不仕。……讯之乡人，皆能叹吾弟之素履……呜呼，独痛汝生平骑马弯弓、盾上磨墨之志。

其义妻乃其表妹，即张秉文之女，夫妇为姑表亲，其义入赘其家。郑三俊《方贞述先生墓志铭》：

其义娶张氏方伯张秉文女。

《流寓草》卷四《乙亥元旦侍大母、仲姑坐次志感》有注曰：

时，幼弟贅茆荫。……

黄虞稷《千顷堂书目》录其《时术堂文集》，但未记卷数。顺治六年（己丑，1649），其义病逝桐城，方文联想己子之歿，至为悲痛，撰有七古《哭从子直之》（见本节四）。

六、方中德（1632— ？）

中德，密之长子。原名将^{〔1〕}，字田伯，号依岩，室名书种斋、遂上居、传经楼（《清人室名别称字号索引》）。娶其姑父孙

〔1〕《浮山后集》卷二《借庐语·五老峰上将、中两儿来迎》注谓“将改名中德，中改名中通。”（自《年谱》转引）

临之侄女（孙晋之女）为妻。孙晋，字明卿，号鲁山。其事迹见马其昶《桐城耆旧传》五。中通《陪诗》卷一《父执孙鲁山与老父对弈》于颌联第一句下有注：“孙司马即伯兄之岳”〔1〕。又《物理小识》卷六“茵栢”条：

中德曰：德外舅孙鲁山言……

中德“少遭家国之难，流离琐尾，壮而奔走谋衣食，游于四方。”（中德《答阎百诗徵君书》〔2〕）。其人禀性纯孝，乡里有名。甲申八月，其父因仇家陷害，罹弘光朝党祸，列入《从逆罪案》第五等。中德年仅十三岁，效其父当年讼祖父冤情，“挝登闻鼓，讼父冤”〔3〕。顺治十年（1653）其父闭关高座寺后，中德“遂绝意仕进，锐志著书”，所著有《古事比》、《尚论》、《参观》、《诸儒集要》、《同姓名记》、《读史指掌》、《课孙二书》、《诗古文集》等。其成就固不及仲、季二弟，却为昆季中享寿最长者，他在给中履《汗青阁文集》作序时即已达八十高龄。

王梓（中德弟子）《古事比序》：

……以夫子天挺之资，遭逢不偶。自尊君太史公出世，遂绝意仕进，锐志著书。游履所至，名公巨卿，罔不折节恐后。褪躬孝友，至性过人。当明季南渡时，柄国者欲陷太史公而甘心焉。夫子方髫年，奔抗吉盼之疏，得脱烈焰，时论魁之。太夫人疾，夫子年已六十

〔1〕 转引自《年谱》。

〔2〕 附《古事比》后。

〔3〕 《清史稿·方以智传》。

矣。尝药视寝，衣不解带者百馀日，至埽于黔娄草佑之孝，乡里言之，多感叹流涕者。尝以千金腴产，让诸同气。虽贫窶，宴如也。

黄虞稷《古事比序》曰：

田伯生长屢世公卿之后，能躬为韦布之行。……余既潦倒风尘，而田伯患难破巢之余，饥驱南北。顷岁，余以辟召史馆，田伯适为人延揽授经而至黄金台畔。……田伯所著，《事比》而外，更有《尚论》、《参观》、《诸儒集要》、《同姓名记》、《读史指掌》、《课孙二书》诸篇。……

又据《年谱》引《道光续修桐城县志》卷十五《儒林·方中德》，中德另著有《易爻拟论》、《性理指归》、《经学撮抄》，“皆行世，其未刻者尚有九十六种。”

所著《古事比》录入《四库全书·子部·类书·存目三》。《四库提要》记此书为五十三卷，但清华大学图书馆藏康熙四十五年（丙戌，1706）书种斋刻本为五十二卷（《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所收《古事比》据此影印）。《四库提要》又说中德字用伯，此“用”字显为“田”字之误。

中德《古事比》自序记此书编纂过程：

嗟乎！家有四世之薪，而弗克荷，茫然欲著书立说以求传于世……追溯畴昔，即不自量度，欲有所粹撷而力弗逮也。随杖之暇，老父偶论古人之事，因命之曰：“何不集而比之？”……计数十年来，远近所得如渊海。……曩与两弟侍老父侧，论及资性，谕以各取所近为

业。仲爱质测，季喜考核，而余惘然自失。谬陈其愚，欲管窥于史学之万一。今仲之《数度衍》诸刻有成，季之《释疑》，当其未没，即已授梓。独余所辑《尚论》，虽已属稿盈尺，论未卒业。仅先钞《事比》一编，特其中所搜罗，多从史传核正，微与《尚论》相为表里，其亦史学之支流馀裔乎。露抄雪纂而底于成，亦完先训之一端尔。

此中所言“随杖之暇”，指中德偕中通至青原山侍奉其父之事。密之《随寓说》（《青原山志略》卷五）：

儿子中德、中通至，中德与言《史疑》及《古事比》；中通精算法、律吕、等韵，与之详解。

所以《古事比》是积年而成的一部类书。江皋序（署“康熙丙戌相月谷旦同里同学”）曰：

吾友方子田伯……挾发古今奇颖光怪之书，勾稽前人瑰异诡特之事，聚而通之，符而合之，引其端而辨其绪，曰《古事比》。日抄十数叶，积十馀年成书五十餘卷。……

《古事比》由中德门人王梓捐俸刻成。王梓《古事比》序：

……梓于丁巳岁（康熙十六年，1677）识夫子于楚之竟陵，谬以国士见许，引诸门墙。因得侧观所著《尚论》、《参观》、《诗古文集》甚夥。时方辑是编，手出草创见示，中间晤语，未之卒业。越十年，复聚首

华山之下，盘桓经岁，诲益愈深。尝语梓曰：“《事比》一书，吾先子志也。析薪鸣鹤，予不敢忘。子偶饶士也，慷慨兼风雅，属当为我成之。”梓敬受命，迄今未尝去怀。当牧潞川，时与夫子尺一往复，将请是书寿之梨枣。会丁先太孺人忧未果。迨补授武夷，乃得以是书凡若干卷，捐俸钱，镌板行世。……

《四库提要》评此书曰：

其书以古事之相类者，排比成编。然征引虽博，挂漏实多。如父子一门中，分世业、世经术为二，以世业属之随会、士玓，王羲之、献之，以经术属之韦贤、刘向父子。古今岂仅此一二家耶？盖四部之书，浩如烟海，轶文琐记，仆数难穷。欲以数十卷书，一一比类而合之，不免自为其难。宜其顾此失彼耳。

中德似已预见此种评价。他在《答阎百诗徵君书》中曾作过解释：

……四世家学，深惭荷薪。又资最駑下，马齿既衰，尤苦昏忘，举此遗彼，寻本失末。……惟恨先世所藏典籍，向经迁移，散佚其餘，复罹煨烬。以此校讹正舛，少有所资。间从友人假借，仓卒抄录，辄多有亥豕。……

所以他在《古事比凡例》中又说：

……小子此编，特篋积之末枝，宁足以传久远？亦

曰以是为薪火，不忘先训云尔。……

此书所采除经史外，有《通鉴总类》、《初学记》、《日知录》及其父所著之《通雅》等六十七种。

中德子正玉（字鹤州，号藻羽），后因刻戴名世《南山集》并为之作序被祸“南山狱”，此为康熙五十年（1711）间事，详全祖望《鮚埼亭集外编》卷二二《江浙两大狱记》及佚名《记桐城方戴两家书案》^{〔1〕}。

七、方中通（1634？— ？）

中通，密之仲子。原名中^{〔2〕}，字位白（又作位伯）^{〔3〕}，号陪翁、浮山（《清人室名别称字号索引》）。法名兴磬^{〔4〕}（《冬灰录》有弟子兴磬、兴斧二跋）。入《清史稿·畴人传》。

何廷璧《心学宗续编跋》（署“受业弟子何廷璧拜书于粤东之恩州”）：

吾师方陪翁先生，其祖贞述先生名之曰“中通”，其父文忠先生字之曰“位白”。吾师因自镌“中立通变”、“守位知白”二章。

〔1〕 方孝标：《钝斋诗选》（黄山书社1996年5月第1版）附录二，原刊《古学汇刊》，上海国粹学报社铅印本，第一集第十一册。

〔2〕 《浮山后集》卷二《借庐语·五老峰上将、中两儿来迎》注谓“将改名中德，中改名中通。”

〔3〕 谢正光《明遗民传记索引》据黄容《明遗民录》记“药地师，俗名方位伯”，此恐有误。“药地”为密之别号。

〔4〕 磬同韶。《周礼·春官·大司乐》：“以乐舞教国子，舞云门、大卷、大咸、大磬、大夏、大濩、大武。”郑玄注：“大磬，舜乐也。”《集韵·宵韵》：“韶，《说文》：‘虞舜乐也。’……或作磬。”

又云：

……其学一惟旁观，不居正坐，故又自号为“陪翁”也。……所著《数度衍》、《篆隶辨从》、《音韵》、《切衍》、《律衍》、《陪集》诸书亦已行世。

据《年谱》引《道光续修桐城县志》卷十四《儒林·方中通》，中通“生平崇实学，敦实行”，尚著有《易经深浅说》、《继善录》。其父说他“精算法、律吕、等韵”（见密之《随寓说》及《青原山志略》卷五）。曾师事穆尼阁。梅文鼎《寄方位白五首》（《绩学堂诗文抄》卷二）之三：“君继浮山开午会，历师尼阁擅欧罗。太阳五纬重轮抱，黄道春分差数多。……”诗末又注：

穆先生尼阁，位白师其新法，为《崇禎历书》所未及。

中德又著《几何约》一书（据《四库提要》，此书本于徐光启译本），附于《四库全书》所收《数度衍》后。

《数度衍》（二十四卷）、附录《几何约》（一卷）收入《四库全书·子部·天文算法类二》。

《四库提要》评之曰：

……中通……明检讨方以智之子也。以智博极群书，兼通算术。中通承其家学，著为是书。有《数原》、《律衍》、《几何约》、《珠算》、《笔算》、《筹算》、《尺算》诸法。复条列古《九章》名目，引《御制数理精蕴》，推阐其义。其《几何约》，本前明徐光启译本。

其《珠算》，仿程大位《算法统宗》。《笔算》、《筹算》、《尺算》，采《同文算指》及《新法算书》。惟《数原》、《律衍》，未明所自。大抵裒辑诸家之长，而增减润色，勒为一编者也。其尺算之术，梅文鼎谓其三尺交加取数，故只能用平分一线。其比例规解之本法，惜仅见其弟中履但称中通得旧法于豫章，而不知其法何如，竟未获与中通深论。又称见嘉兴陈苕谟《尺算用法》一卷，亦只平分一线。岂中通所据之法，与苕谟同出一源欤？盖不可考矣。

中德《数度衍序》：

药地老人示：“漆园《天下篇》曰：‘明于本数，系于末度。’吾谓数自有度。《易》曰：‘制度以议德行。’神自无方，准不可乱，舍日无岁、无内、无外。秩序变化，原同一时，因其条理而付之中节谓度。故曰一在二中，物自献理，谁能惑我？然则数乃质耳。度也者，其大本之时几乎？泥于数则枝，通于数则神。汝既知数，即可以此通神明、类万物矣。专精藏密，勉之，勉之。”此大人见《数度衍》而勉二弟之语也。弟之研极者十余年矣。初，大人庐墓合山，重编《时论》，时衍《极数》^{〔1〕}，以示德等。弟退即变数十图以进。大人喜甚，因命精数。弟遂发明勾股出于《河图》，加减乘除出于《洛书》。既而玩泰西诸书，乃合笔、筹、珠

〔1〕 即《时论·图象几表》卷之八《极数概》。

之三法，而穷差别于《九章》。^{〔1〕}

可见中德的《数度衍》始撰于其父栾庐期间。

中通的勾股出于《河图》说，在其弟中履所著《古今释疑》中亦提到：

九数出于勾股，勾股出于河图，此自吾兄《数度衍》始言之。

中通又著《心学宗续编》四卷，与其高祖学渐之《心学宗》一同收入齐鲁书社影印《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宣城友兄梅文鼎”为之作序。

中通自序（署“皖桐方氏子中通书于恩州之随寓”）云：

先君栾庐合山时，通得侍杖履。逮后青原主席，通复随侍三年，稍稍得闻四世之学。四世皆有书行世。今兹距其概，使学者便于披读，附于《心学宗》后，曰《心学宗续编》。

何廷璧《心学宗续编跋》：

吾师……甲戌（康熙三十三年，1694）之冬，出《心学宗续编》见示。

〔1〕 转引自《年谱》页219。个别标点有改动。如：“度也者，其大本之时几乎？泥于数则枝，通于数则神。”在《年谱》中作“度也者，其大本之时，几乎泥于数则枝，通于数则神。”

卷四有密之论取士之法。特别是中通论此，似有近代教育思想之色彩。

中通又有《陪集》十七卷。邓之诚《清诗纪事初编》卷一收其《陪集》十一卷、《续陪》四卷。北京图书馆藏有康熙继声堂刻本残本八卷，存《陪古》三卷、《全陪诗》一至五卷。

中通有一事为可疑者。《桐城耆旧传》卷七《诸方、张、叶传第七十五》：

方位白先生讳中通，号陪翁，药地老人仲子也，郡诸生，考授州同知，与兄田伯、弟素伯並有高名。

这儿说他为“郡诸生，考授州同知”，我所见别的文献未曾提及此事。中通生卒年尚不明确。不过据《年谱》^{〔1〕}，他约生于1634年（崇祯七年），或者，据他的兄弟的生年（中德生于1632年，中履生于1637年），我们也能大约推出他的出生之年。那么即使在崇祯十七年（1644），他也还不过是个十岁出头的儿童，如果勉强说那时他可以成为明朝郡诸生的话，但与明朝的州同知是怎么也沾不上边的。从现有材料看，中德在其父弃世之前，尚未有仕清的迹象。要有此事的话，也只能是在康熙十年以后^{〔2〕}；这可是个大关节的问题，因方氏一家三代，孔炤、密之不用说，即使中德、中通、中履、中发也向来都是以为明守志、不仕清朝的气节而著称的。^{〔3〕}记此备考。

〔1〕《年谱》，页64—65。

〔2〕密之次女婿马教恩即是在密之去世后八年（康熙十八年）得中进士。

〔3〕如《方以智晚节考》页115：“桐城方氏，自密之以降，两代四人皆能不亏民族大节。”又页113：“密之辛亥死节，尚有须附及者，即其一门忠孝节烈之足以感人也。中通、中履，固无论矣。”谢正光《读方文〈蠡山集〉》同意此说，于孔炤、中发亦有美词。

中通次子正珠，字浦还，亦通数学，著有《乘除新法》。康熙三十一年（1692）南巡，正珠召对，问律吕之学，因进乃父所著《数度衍》并自著《乘除新法》。

八、方中履（1637—1689）

中履，密之季子。字素白（又作素北、素伯），号合山、小愚、合山逸民、龙眠小愚，室名汗青阁、稻花斋（《清人室名称字号索引》）。中履享寿不高，“仅逾始衰而遂长往”^{〔1〕}，实为五十三岁。其生卒年由汪世清先生考定。（参看余英时《晚节考》增订扩大版页196。余英时原在《晚节考》中定中履生卒年为1638—1686，在《晚节考》增订扩大版中则放弃此说，采汪世清之说。）

《七代遗书·系传·文逸公家传》：

公讳中履，文忠公第三子。……自党祸起，阮大铖衔太史公刺骨，追捕不可得。公甫七岁，代父诣狱。九岁随母潘孺人跋涉闽粤。一日抵昏暮，无所投止。村人询知太史公名，延礼甚恭，以其母卧室居孺人及公。公以妇人之床第，不欲居，傍床侧地炉。倦甚，毁一指乃觉，终不使孺人知。孺人归，公遂以儒服从太史公崎岖岭峤间，日程百里，足茧以寸。太史公隐青原，公越一二岁归省孺人，不数月复往。及辛亥送终万安，明年扶柩归。乃筑稻花斋，奉母隐居。……尝曰：“人生至乐事亲、读书。侍吾亲，受父学，幸兼之矣。”晚年手一编，终日不出户，以著书明道为己任。……学者称文逸先生。

〔1〕 方中德《〈汗青阁文集〉序》。

以上代父诣狱事，时当甲申（1644）秋，以七岁倒推，中履生崇祯戊寅（1638）。故余英时前定中履生年，容或无误欤？

中履入清以遗民自居，故自号“合山逸民”，其《古今释疑自序》曰：

……于是筑稻花斋于湖畔，积篱茅屋，惟与农夫野老话桑麻，较晴雨，以乐残年，遗民之志如是焉尔。

方中德《〈汗青阁文集〉序》（署“伯兄中德序于书种斋，时年八十”）也说：

季弟素北……性嗜诗书，不就徵辟，息影埋照，甘草衣木食，以遗民自处，殆亦不逊高蹈之风者也。

徐乾学曰：

方氏自廷尉中丞以来，世擅文学，天下言文章者推之。素伯为密之先生子，凿坯而隐，标致高洁，雅不欲以文采耀世。不独其学不可及，即其为人亦度越流俗远矣。^{〔1〕}

中履著有《古今释疑》（十八卷），录入《四库全书·子部·杂家类·存目三》，“康熙间相国张文瑞公进呈御览，与太史公所著《通雅》并传。”^{〔2〕}《四库提要》评此书时说：

〔1〕《七代遗书·系传·文逸公家传》后附。

〔2〕《七代遗书·系传·文逸公家传》。

中履名父之子，学有渊源，故持论皆不舛陋。然熔铸旧说以成文，皆不标其所出。其体例乃如策略。不及其父《通雅》之精核也。

台湾学生书局 1971 年 5 月出有据旧抄本影印本，为十七卷本。原题《授书随笔》，并题黄宗羲撰。经余英时考证（见《晚节考》补遗《方中履及其〈古今释疑〉》），实即中履之《古今释疑》。余英时并指出“卷数之不同实因论经籍部分在现存抄本中仅为两卷，至雕板时已析为三卷”^{〔1〕}。

齐鲁书社《四库存目丛书》内有据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藏康熙汗青阁刻本之《古今释疑》影印本。此书由姑孰太守杨霖捐俸助刻，有下列题序：

（1）张英序，署“康熙二十一年岁在壬戌^{〔2〕}长至日同里年家眷会弟张英顿首拜撰”。

（2）安成杨霖竹菴氏序。

（3）安成同学弟吴云舫翁序。

（4）历阳同学戴移孝序。

（5）康熙己未^{〔3〕}岁菊月年家同学愚表兄马教思序。

（6）温陵同学弟黄虞稷序。

（7）同学表兄潘江序。

（8）庚申^{〔4〕}秋日伯兄中德书于传经楼之序。

（9）己未壮月仲兄中通位白氏书于南亩之随寓之序。

（10）自序，署“己未仲夏龙眠小愚方中履漫书”。

〔1〕 余英时：《方以智晚节考》，页 137。

〔2〕 1682。

〔3〕 十八年，1679。

〔4〕 康熙十九年，1680。

此后有“合山逸民方中履”《寄谢竹菴先生为刻〈古今释疑〉五十有二韵》及《凡例》（署“横艾掇提格日南至识于汗青阁”）。

这些序作者的成分有些复杂。张英是当时的翰林学士、礼部侍郎，张秉文之弟张秉彝之子。杨霖是姑孰太守。马教思为密之次女婿，亦即中履之二姐夫。剩下的却是些不与清廷合作、以遗民自居者。吴云、戴移孝、黄虞稷均为密之弟子（戴移孝详后所述）。潘江，字蜀藻，号木厓，桐城人，为密之妻潘翟之堂侄，戴名世之师。^{〔1〕}

《古今释疑》中的一部分《切字释疑》（一卷），有《昭代丛书》本，《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部·小学类》有著录：

《切字释疑》一卷昭代丛书本

清方中履撰。中履《古今释疑》，清修《四库》书入子部杂家存目。是书实即其中之一部，嗣复单行者。书中所论，多附会五音，言之未晰。以反切甚易，后人广立门户，则钩棘胶缠，说亦有理。但能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也。论增减字母云增母而不减旧母，实多雷同，减母而不增各母，俱有异状，故声原母止二十。又定粗细之状四十七，母各二状，而微惟一状，见、溪、

〔1〕 潘江所著《木厓集》卷十五《挽无可大师》十分苍凉悲壮，其辞有：“何必身贐，才完一代人。他时谷音集，未可附遗民。”（《谷音》，元杜本所编宋末逸民诗集。）“骑箕逢断事，清德复何惭。”（骑箕：谓大臣之死。语出《庄子·大宗师》：“夫道，……傅说得之，以相武丁，奄有天下，乘东维，骑箕、尾，而比于列星。”断事，即投渊自尽的方法。此谓密之以永历内阁大学士完节而死，逢其殉节之先祖，无愧色矣。）“无非忻死日，宁夏复生还。……悬崖今撒手，正气在人间。”“溜披终古白，经写一腔红。九死存皮骨，销磨患海中。”“心共莲花净，身如贝叶轻。梦中无不可，时至即须行。苦节人甘让，高名天乐成。善生还善死，何必羡无生。”

疑、晓则有四状，约为宫倡商和，专取真、文、恩、庚、青、蒸、侵之韵而帖切诸母，以其字多而声状皆备，无迫迮窘纽之苦。夫增减字母，虽未尽是，可备一说，以五音束之，则胶滞而不可通矣。至谓古有本音，不可谓叶，方言乃自然而转，各有本源，皆有见地。徒以当时风气未昌，不能详细分晰、溯源穷流，为可惜也。

《古今释疑》乾隆间被列为禁书，见本书第二章第二节“密之弟子”“戴移孝”条。

中履又著《汗青阁文集》二卷，收入《七代遗书》。

据方昌翰于《文逸公家传》后按语，中履尚著有《汗青阁诗集》、《过庭录》，家藏待梓。又有《理学正训》、《学道编》、《四诗鼓吹》、《寻亲记》、《明诗学》、《汗青阁诗指》、《汗青阁隶事》，均阙佚无存。

《四诗鼓吹》在康熙间即仅存残帙。中德《〈汗青阁文集〉序》：

（素北）又辑《四诗鼓吹》一编，丙寅^[1]之灾，忽罹煨烬。今仅《宋诗》残帙存，可慨也。

此外，中履又有《古今年表》。《汗青阁文集》卷上《书〈古今年表〉后》：

余作《古今年表》成，客有谓余者……

[1] 康熙二十五年，1686。

又曾与揭暄合著《揭方问答》。中履《陪诗》卷四《惶恐集·赠揭子宣》于“好我同推步”句下注谓：

后成《揭方问答》一书。

惜未见。

又尝编著《史核》，未完。中德《〈汗青阁文集〉序》：

（素北）尝欲论定《史核》一书，枕籍搜讨，属稿繁贲，穷日夕孜孜然，无敦猒，以抱疾辍业，讫未就。至今以为恨事。

中履娶其姑父张秉文之侄女张莹（张秉贞^{〔1〕}之女）为妻，有子早夭。妾徐氏有子曰正瑗，是为中履晚年独子，亦有著述，详后。

九、方中发（1639— ?）

中发一名中泰，为其义之子，字有怀，号鹿湖。善书。有《白鹿山房诗文集》。

方文壬寅（康熙元年，1662）作七律《送从孙有怀归江南》（《螽山续集后编》卷四，页二上），诗云：

汝向洺州省妇翁，归船恰与外家同。停桡且醉南池酒，策蹇仍观阙里风。遂有诗篇超物外。为将书信寄山中。汪生欲访幽栖处，到日相携问桂丛。

〔1〕 张秉贞为张秉文之弟，字元之，崇祯朝浙江巡抚，入清为兵部尚书。

此中“妇翁”指中发外舅余维枢。“外家”指汪公伟之孙，方文内侄汪策以。（诗之末句自注曰：“内侄汪策以与有怀同舟。”）“诗篇”当指《白鹿山房诗集》诸作。

同卷页三十九上还有己酉（康熙八年，1669）作《白鹿山庄书怀兼示从孙有怀》，有“……本拟名成光史册，那知世变老樵渔。……爱尔能承王父业，荷衣应不羨簪裾”句。说的是有怀终能承其祖孔炤之志，隐居不慕富贵。

关于中发的另一名“中泰”，这个名字极少见人提到。《时论》各卷前均署“孙中德、中通、中履、中泰编录”。在我们现在看到的材料中，密之只有三个儿子，即中德、中通、中履。密之弟其义只有一子，即中发。这就是说，方孔炤只有四个孙子：中德、中通、中履、中发。郑三俊《方贞述先生墓志铭》（《七代遗书·系传》）：

四孙：长中德……次中通……三中履……四中泰

……

却没有提中发这个名字。可见，中泰必定就是中发。

十、方正瑗（1687— ？）

正瑗，中履独子。字引除（一作景蓬、引徐、引遽），号方斋、潇洒园、连理山人（见《清人室名别称字号索引》、《中国文学家大辞典》、《七代遗书·系传·副使公家传》）。

中履《汗青阁文集》卷下《亡妻张氏^[1]行略》：

余艰于后嗣，君所生子既夭，为数觅几种。乃五年

〔1〕 张氏即张莹，张秉贞（张秉文之弟）第七女。

间三举女，再丧女。……徐妾方孕，语我曰：“术者言君当丧妻而生子。果尔，吾瞑目矣。”悲夫！

正璠即徐妾所产之子，生康熙二十六年（1687），时中履五十一岁。三岁丧父，祖母潘翟托之于中发。中发视同己出，而正璠亦事之如父。他的《述母训》诗中“藐孤幸有托，一线书种留”，就是指托孤中发之事。《七代遗书·系传·副使公家传》：

公讳正璠，文逸公子。……三岁丧父。是时世父依岩公及继善公俱远出，大母潘孺人托孤于侄鹿湖公。族人凌孺孤，将不利于公，赖鹿湖公谨视之。一出入，必与偕，得无恙。公事鹿湖公如父。尝客宣州，闻鹿湖公召，虽夜必发。大风雨，走雷电中，不敢息。其奉命敬谨，类如此。

又据《七代遗书·系传·主政公家传》，因为宗族事务方面的牵累，正璠改从嫡母家姓张，他的儿子张登亦然。至张登于乾隆十七年（壬申，1752）中举，才改回本姓。

正璠于雍正三年（乙巳，1725）特选中举^{〔1〕}，这年他三十八岁，其父辈一代大约都已谢世。自此他踏上了仕途。《七代遗书·系传·副使公家传》：

……康熙庚子上《贤书》。雍正乙巳，御试天下举人。上于落卷中特拔之。授内阁中书，遂以文章诗字受知。丙午七月擢内阁侍读。召见圆明园，奉旨，有老成

〔1〕 沈德潜说正璠康熙庚子（五十九年，1720）举人（《清诗别裁集》卷二十四），恐误。

明白之旨。……未几转工部都水司郎中。厘剔积弊，吏不敢溷。甫三月，大学士咸以侍郎荐。适陕甘需才，授陕西布政司参议，分守潼商道^{〔1〕}。

他曾动员百姓在潼关驿路上种树，很有利于过往行客。因那时他姓张，这条驿路便号为“张公堤”^{〔2〕}。

雍正十年（1732）他丁内艰，“因军需故，诏给假三月治丧，悬缺以待。关中民多有以讼事至桐求申理者”。^{〔3〕}

他在陕西还办了一个关西书院，教授诸生，“士风以振”。^{〔4〕}《清诗别裁集》就收有其《关西书院落成示诸生》一诗。

他的诗“皆古茂纯正，蔚然成一家之言”^{〔5〕}。今录《清诗别裁集》所载其《述母训》五古一首如下：

藐孤幸有托，一线书种留。辛苦四十年，泪枯心未休，从政居大夫，国恩亦已优，秦中十五城，一箸兼为筹。万命倚生死，焉可私殖谋。大本贵先立，清风领诸侯。廉泉可以饮，腹满他何求。喜儿赤子心，虑儿骨不道。引索驭奔马，一蹶缰难收。勿逐骅腾飞，信道从天游。上以酬君恩，下以解亲忧。

沈德潜评此诗曰：“通体皆母训。称述外不赘一语。”

正瑗的专著有《方斋补庄》（一卷），收入《七代遗书》。《四库全书·子部·杂家类·存目二》有著录。

〔1〕 据《清诗别裁集》方正瑗小传，此为雍正五年（1727）事。

〔2〕 见《七代遗书·系传·主政公家传》。

〔3〕 《副使公家传》。

〔4〕 《副使公家传》后引《安徽通志》。

〔5〕 《清诗别裁集》方正瑗小传。

齐鲁书社影印《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收正瑗《方斋补庄》七篇一卷，此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图书馆藏清光绪十四年刻《七代遗书》本。方正瑗自序署“乾隆丁巳（二年，1737）夏五月方斋氏识于关西讲堂”。序云：

先太史文忠公侧身谗嫉之朝，游神形骸之外。《药地炮庄》所以寄意也。夫道体有定而用无定，因时适义，神明在人。《炮庄》者，归《庄》于有用；海内诸儒，皆受其书。今小子瑗倦游西土，洗心退藏，乌免一得之见，《庄》所未及论者，口授弟子，遂成七篇，号曰《补庄》，亦犹是先人之餘唾也。

其中所谓弟子，大约就是此自序后《西华经缘起》之著者“朝邑受业门人”上官德舆。德舆申明其师著《补庄》之意，“盖欲明孔之全以正《庄》之偏，反《庄》之肆以归学《庄》者也。”

正瑗于《方斋补庄·逍遥游》评曰：

……势位富厚，庸夫俗子，得之则喜，失之则忧。何也？物大而我小，物用我也。君子不以显达尊其身，不以穷约卑其行，淡然无欲，冲然有守，其心不动。何也？我大而物小，我用物也。

此似可看作《述母训》中“万命倚生死，焉可私殖谋”，“廉泉可以饮，腹满他何求”等句从哲学思想角度作的注解。

正瑗另著有《方斋小言》一卷，《关西讲堂客问》一卷，亦收入《七代遗书》。

其《连理山人诗抄》，据方昌翰于《副使公家传》后按语，

有原刻初印本，另有《白沙文集》，零落不成卷帙，《说诗一解》、《论文一言》、《后觉编》、《读史大略》、《河华讲易》等，“均搜采之，未之有获”。

全祖望《鲒埼亭集外编》卷三十《题徐狷石传后》记徐介（狷石）与应劬谦（潜斋）语：

狷石尝一日过潜斋，问曰：“何匆匆也？”潜斋答曰：“主臣以儿子将就试耳。”狷石笑曰：“吾辈不能永锢其子弟以世袭遗民也，亦已明矣。然听之则可矣。又从而为之谋，则失矣。”于是潜斋谢过，甚窘。^{〔1〕}

谢正光于《读方文〈螽山集〉》中引狷石此语，又引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语：

弃身草野，不登宦列，惟先朝遗老之及身而止。其历世不屈者则殊少。既已国亡政夺，光复无机，潜移默运，虽以遗老之抵死支撑，而其亲党子姓，终不免折而屈膝于异族之前。

方门子弟的这种情况，以方大美一房尤甚，如方象乾二子、方拱乾六子，均得清朝科第（详谢文）。独密之一家三代，自孔

〔1〕 应劬谦（1619—1687），字嗣寅，仁和人，学者称潜斋先生。《明遗民录》卷十二有传，此传中的劬谦为另一形象。传称劬谦入清以故国诸生，绝意进取，尽力著书，屡辞荐举。平湖陆嘉书序其所著《性理大中》曰：“先生高风峻节，可比许由、陶潜。然许虽高洁，文采无闻；陶之文采表著矣，而耽于曲蘖，不可以为训。惟先生闲览博物，淡泊宁静，许之所无，先生有之；陶之所有，先生无之，为足高视古今云。”所著有《周忠毅公传》、《周易集解》、《潜斋集》、《性理大中》（二十八卷），凡十餘种。

炤至德、通、履，“抵死支撑”，“弃身草野，不登宦列”，然至少因衣食计，亦终“不能永锢其子弟以世袭遗民”。中履入清绝意科名仕进，自号“合山逸民”，至死坚守其遗民之志。到了他的儿子正璠，却又不得不“折而屈膝于异族之前”，走进清廷的官场，念念不忘于“君恩”与“国恩”了（见上引正璠《述母训》）。

十一、方张登

张登，正璠次子，字午庄，号褚堂、耘墨、好影轩。少从外家姓张。乾隆十七年（1752）中江南乡试第七名，乃加以本姓。未满十岁即随父宦游燕、秦间。《七代遗书·系传·主政公家传》：

甲戌会试，中明通榜，拣发甘肃试用。时母张恭人年逾七十，陈情，改湖北，署德安府同知。次年丁内艰。起复，补甘肃平罗县知县，署宁夏府同知。癸未改官主事。去而南归，里居三年卒。

……毕生手不释卷，病中得《文选》，犹校讎之。稽其卷末所记时日，距属纆仅半月耳。

张登与姚鼐为相知。姚鼐说他们两人“在里则常同文酒之会，适远则共舟舆”，又说他跟张登同旅舍，见张登的“翰墨文章，风采谈笑，至今不能忘也”。〔1〕

他著有《褚堂文集》，因遭太平天国的兵火，散乱不全。又有《好影轩诗集》，也已残佚。方昌翰据他的《褚堂文集》残稿编了一卷，收进《七代遗书》。〔2〕

〔1〕《主政公家传》后引。

〔2〕见《主政公家传》后方昌翰按语。

第三节 方门诸女性

一、方孟式 (1582—1639^[1])

孟式，字如耀，室名纫兰阁，大镇长女，孔炤长姊，亦即密之伯姑。通诗文，善绘事，备有妇德。

密之《题清芬阁白描大士像》（《浮山此藏轩别集》卷之一）：

纫兰阁者，愚伯姑也，适张钟阳公山左方伯^[2]。
城破殉难。亦善白描大士。

《列朝诗集小传·闰集·张秉文妻方氏》：

方氏孟式，字如耀，桐城人。父大理卿大镇，弟兵部侍郎孔炤，山东布政张秉文舍之之妻也。志笃诗书，备有妇德。年二十馀无子，为秉文置妾，举三丈夫子。崇祯庚辰，舍之守济南，死于城上。如耀戒侍婢曰：“事急则推我入池水中。”城陷，临池痛哭，趣呼侍婢曰：“推我，推我！”遂堕池水而死。^[3]有《纫兰阁前后集》八卷。

〔1〕 据谢正光《读方文〈蠡山集〉》。

〔2〕 张秉文，字含之，号钟阳。万历庚戌（1610）进士，历福建右参政。崇祯中，历广东按察使，右布政使，调山东左布政使。入《明史》卷二百九十一《忠义三》。

〔3〕 据《明史》本传，此为崇祯己卯（十二年，1639）事。其妾陈氏与如耀共投大明湖而死。

含之举万历庚戌进士，同年生闽人孙昌裔、翁为枢携家长安邸中。孙之妇郑、翁之妇吴皆谙文墨。承平多燕，女子从夫宦游者，岁时伏腊，以钁枚花胜相诒，而三家妇独以篇咏相往复。如耀绘大士像，得慈悲三昧，两家皆藏弃焉。崇祯初，含之官于闽，两家妇为如耀刻集，皆为其序……

据《桐城耆旧传》卷十二《张夫人传》第四，如耀死后赠一品夫人，与其夫共祭一坛。

《明史·艺文志》著录孟式《纫兰阁集》八卷，此大约即是《列朝诗集》所记《纫兰阁前后集》八卷，当为崇祯初年刻本。又据胡文楷《历代妇女著作考》（增订本），北京图书馆藏有孟式《纫兰阁诗集》十四卷，康熙三十四年乙亥（1695）重辑精刊本。有吴应宾、陆梦龙、方孔炤、晋安孙门郑氏、吴慧镜、方维仪、张秉文、张英序，《列朝诗集选》小传，及张克倬所疏总目录。分体编次，卷首题“皖桐夫人方孟式如耀著，妹未亡人方维仪选、弟方孔炤校阅，孙析度重辑”，后有蒋秉雍跋。孙门郑氏，即孙昌裔之妇；吴慧镜，即翁为枢之妇吴氏；张英（1638—1708），即张秉文之弟张秉彝之子，“康熙朝之一炙手可热之大吏也”〔1〕，曾为密之妻潘翟作《方母潘夫人七十寿序》〔2〕，又曾为方中履之《古今释疑》作序。

《静志居诗话》评孟式妹仲贤诗，曰“其诗一洗铅华，归于质直”。孟式之诗亦当如此。崇祯间，孟式寄书密之，曰：

吾侄读书，讲求实学，何徒苦吟痛饮耶。天分无

〔1〕 谢正光《读方文〈蠡山集〉》。

〔2〕 参看冒怀辛《方以智全书前言》页13。

限，正当尘务经心。^{〔1〕}

亦可为佐证。

二、方仲贤（1585—1668）

字维仪，室名清芬阁。大镇女，孔炤仲姊，密之仲姑。万历辛丑（1601），年十七适姚孙荣（字前甫）。亦谙文墨，通诗古文词，善绘。婚仅一年，姚孙荣病逝，有一遗腹女。乃请大归。天启壬戌（1622）密之母逝。仲贤乃以育密之兄妹为己任，抚之如慈母，教之如严师。寿享八十有四。其自著《拟谥述》（《桐城耆旧传》卷十二《姚清芬阁传弟五》引）曰：

姚夫子讳孙荣，字前甫，太守先舅芳麓公伯子也。……万历辛丑秋仲，余年十七归夫子。夫子善病，已六年。……明年五月，夫子疾发……至九月大渐。伤痛呼天，而莫之应也。遗腹存身，未敢殉死。不意生女，抚九月而又殂。天乎天乎！……于是复归父母家，稍延残喘。叨蒙父弟友于，使无冻馁颠沛之蹶。弟妻吴宜人愉惋同保，不幸早世。余抚其诸英，训诲成立，完其婚嫁，必当终于一诺也。……

通以维仪为其名、仲贤为其字，《宫闱氏籍艺文考略》（胡文楷《历代妇女著作考》增订本所引）于此有考辨：

……按维仪姊名孟式，则仲贤合为名，维仪合为字。今时本相沿误称者，亦缘集端不以名书，其误与陆

〔1〕《膝寓信笔》。

卿子正同也。^{〔1〕}……

此说甚有理，故仲贤乃以字行。《列朝诗集小传·闰集·张秉文妻方氏》附见《姚贞妇方氏》：

方氏维仪，孟式之妹也。嫁姚孙荣，再期而夭，乃请大归。守志于清芬阁。与娣妇吴令仪以文史代织纴。教其侄以智，俨如人师。……有《清芬阁集》七卷。贞妇今尚无恙，故附见云。

密之《题清芬阁白描大士像》（《浮山此藏轩别集》卷之一）：

清芬阁者，愚仲姑也。适姚前甫公，十七而寡，依廷尉太恭人居。愚小子智壬戌失母，仲姑抚而教之。曾定《古今宫闱诗史》。因有李龙眠本，^{〔2〕}朝夕仿佛，尝画大士。……近且望八，焚香作观，出示毫端，非寻常可比也。……

《清代闺阁诗人徵略》引《妇人集》：

〔1〕 陆卿子，明尚宝少卿陆师道之女，字卿子，适赵宦光，夫妇皆有闻于诗。（《明史·文苑列传三·文征明传附陆师道传》。）陆卿子其名不详，以字行。《明史·艺文志四》著录其《考槃集》六卷、《云卧阁稿》四卷、《玄芝集》四卷。

〔2〕 《清史资料》第6辑所载《浮山此藏轩别集》标点本于密之所言“曾定《古今宫闱诗史》”后标以逗号，似不妥，“因有李龙眠本”当属后。李龙眠即宋代画家李公麟（1049—1106），字伯时，号龙眠居士，舒州舒城（今安徽潜山）人。据李昌志《桐城文化的兴起、影响及其成就》，桐城县城外之龙眠山昔有龙眠山庄，为李公麟息身林泉处。密之《浮山此藏轩别集》卷之一《龙眠》开篇有句谓“东西龙眠皆先垅，今日伯时不待尽画矣。”

酷精禅理，其白描大士尤工。

仲贤之室名清芬阁，系由其夫所题。方文《螽山集》卷四页十四下癸未（1644）作《寿姊氏姚夫人六十》之一：

阁以清芬著，嘉名先子题。（自注：姊有《清芬阁集》，先司徒所命也。）

仲贤于夫死后，自谥其夫为良隐子。并立石于鲁砭山，以待同穴。^{〔1〕}其夫姚孙桀有二弟孙渠（字心甫）、孙秉（字纯甫）^{〔2〕}，分中天启二年（1622）、崇祯十三年（1640）进士。^{〔3〕}兄弟二人侍寡嫂如母。方文《寿姊氏姚夫人六十》之二：

……簪笏夫家贵，河山嫂氏贤。（自注：姊夫二弟皆成进士，而事嫂如母。）

其中姚孙秉曾为密之从祖方颉《易盪》作序。孙秉子文然（字若侯），中崇祯十六年（1643）进士。其从弟文燮（字经三，顺治十六年（1659）进士）亦同为《易盪》作序。文然入清授国史院庶吉士，累官刑部尚书，在密之遇粤难时曾为之周旋^{〔4〕}。文燮官云南开化同知，康熙间为密之刊刻《通雅》。

胡文楷《历代妇女著作考》（增订本）记仲贤著有《清芬阁

〔1〕 见方文《螽山集》卷四，页十四下《寿姊氏姚夫人六十》之一。

〔2〕 参看冒怀辛《方以智全书前言》注二〇。

〔3〕 参看《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

〔4〕 《陪诗》卷四《惶恐集·报恩堂》：“司寇姚公讳文然……难中受恩之当事也。……”

集》八卷（《明史·艺文志》、《然脂集》著录，未见）、《楚江吟》一卷（《然脂集》著录，未见）、《闺范》（《然脂集》著录，未见）、《宫闺诗史》、《宫闺文史》、《宫闺诗评》一卷、《尼说七惑》一卷、《归来叹》及《清芬阁未刻稿》。

按：胡先生此书页81引《列朝诗集》：

维仪《宫闺诗史》，主于刊落淫哇，区明风烈，君子尚其志焉。

考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闰集·张秉文妻方氏》附见《姚贞妇方氏》，原作：

方氏维仪……删《古今宫闺诗史》，主刊落淫哇，区明风烈。君子尚其志焉。

又胡著同页引《宫闺氏籍艺文考略》：

方仲贤……所著有《清芬阁集》八卷，《楚江吟》一卷，又编有《闺范》若干卷，所评有《宫闺诗史》、《文史》二书。

《静志居诗话》卷二十三“方维仪”条：

……尚论古今女士之作，编为《宫闺诗史》，分《正》、《邪》二集，主于昭明彤管，刊落淫哇，览者尚其志焉。……

密之《题清芬阁白描大士像》：

清芬阁者，愚仲姑也。……曾定《古今宫闺诗史》。……

方文《寿姊氏姚夫人六十》之三：

诗史分《邪》、《正》，班姑无此情。

并注：

姊选《古今宫闺诗》，分《邪》、《正》二集。

又卷三甲午（1654）作《老姑行为姚姊夫人七十寿》：

……清芬才调更绝人，诗文秀洁无纤尘。……曾集《宫闺诗》一帙，部分《邪》、《正》意凛凛。

以上言“删”、“评”、“编”、“定”、“选”、“集”，说明《古今宫闺诗史》为仲贤以女史之笔，编选、评定古今闺阁诗作，集为一书者。分“正”、“邪”，则断以己意，所谓“风烈”之作必归《正集》，“淫哇”虽当刊落，仍存而列入《邪集》，以昭明彤管是也。

黄虞稷《千顷堂书目》记“姚贞妇方维仪《清芬阁集》四卷”，并有小传。胡文楷先生据《然脂集》残稿本、《列朝诗集》等录有《方维仪诗辑》一册^[1]。

仲贤编《古今宫闺诗史》，主于“昭明彤管”，“区明风

[1] 胡文楷《历代妇女著作考》（增订本）页83。

烈”，所以她自己的作品，亦属朴质无华，所谓“思无邪”的那一类。《静志居诗话》卷二十三“方维仪”条：

龙眠闺阁多才，方、吴二门称盛。夫人才尤杰出。其诗一洗铅华，归于质直。……集中句若“白日不相照，何况他人心。高楼秋雨时，事事异畴昔。”何其辞之近乎孟贞曜^{〔1〕}也。

《历代妇女著作考》（增订本）引《妇人集》：

姚夫人所著《清芬阁集》，文章弘贍，亚於曹大家矣。

又引《神释堂脞语》：

近世闺秀多工近体小诗耳，能为古诗者什不二三；能为古文词者百不二三也，夫人独兼能之。古文词即未极镕锻，要之质素俚雅，不为其靡矣。……

《清芬阁集》的卷数，以上有八卷、七卷、四卷诸说。惜原书未见，难以确定。此书乃由其姊孟式编选，由其侄密之刻于崇祯二年（1629）。密之《〈清芬阁集〉跋》（《浮山文集前编》卷二《稽古堂二集》卷上）：

……嗟乎！女子能著书若吾姑母者，岂非大丈夫哉！今年伯姑自任中选其生平篇什，以书嘱余寿诸木以

〔1〕 孟贞曜即孟郊。贞曜为其私谥。

不朽。余亦因以尽所逮，事北堂之感……崇禎己巳冬以智书。

马其昶于《张夫人传》（《桐城耆旧传》卷十二）赞曰：

廷尉二女，长夫人（迎按：指如耀），次清芬阁，皆贞烈为世女宗。方氏累代著忠贞之节，渐渍既久，至于女子亦然也。妻视夫为死生，臣视官守为死生。卓哉，斯语千载之衡矣！

三、方季准（1585—1668）

字维则，室名抚松阁、茂松阁^{〔1〕}。大铉女，方文姊，密之从姑。

《静志居诗话》卷二十三“方维则”条：

方维则，大理卿大铉之女，嫁生员吴绍忠。有《茂松阁集》。

据《宫闺氏籍艺文考略》所论，则按孟式、仲贤推，维则亦应以“季准”为名，维则其字。故维则亦以字行。（谢正光《读方文〈蠡山集〉》谓维则字抚从，尚不详所本。）

维则的生卒年，依方文《老姑行为姚姊夫人七十寿》中“二姊十七守贞同，次第皆登七十岁”句，及下引《静志居诗话》所述两姊妹皆享寿八十有四之说，当与仲贤同。两姊妹的年龄差异，当仅以月份较。

〔1〕《清人室名别称字号索引》，但此书以维则为名，季准为字。

谢正光《读方文〈螽山集〉》言维则为方文胞姊，恐有误。朱书《方螽山先生传》：

……学渐生大铉，……即文之父也。年五十生文，七岁父卒京邸。其母王氏年二十餘，苦节抚成之。

据此，其母王氏少大铉二十餘岁，年龄已跟季准相仿，当是大铉之续弦，而不可能是季准的生母。季准与文当为同父异母之姊弟。

以上方门三女性，号“方氏三节”。《静志居诗话》卷二十三“方维则”条：

方氏三节，一为孟式字如耀，……济南城溃，同其夫殉节，赠一品夫人……；一为维仪，十七而寡，寿八十有四；一为维则，十六而寡，寿亦八十有四。白圭无玷，苦节可贞，足以昭诸管彤矣。

方孔炤曾于崇祯末年为此三节请旨表彰，值国变未果。方文《螽山集》卷四《寿姊氏姚夫人六十》之四：

献岁夔龙奏，三贞共一堂。君恩方浩荡，国事已仓皇。设尔为男子，捐躯必慨慷。疾风摇落后，弥见菊花黄。（自注：是年中丞兄有《一门三节疏》。奉旨，旨下部复。以国事变，中止。）

又卷三《老姑行为姚姊夫人七十寿》以仲贤、季准与先祖方法女方川贞并论，盛赞此三老姑之贞节：

吾家先世有老姑，髻年未嫁亡其夫。竟以处子终漆室，寿介八旬贞不渝。三百年间风未坠，姚吴二姊能相继。二姊十七守贞同^[1]，次第皆登七十岁。清芬才调更绝人，诗文秀洁无纤尘。书法直追王子敬，绘事不让李公麟。曾集《宫闺诗》一帙，部分《邪》、《正》意凛凛。……空闺寂寂老朱颜，苦节煌煌照青史。……吾家老姑去已久，闾巷高名并山斗。中间簪绂岂不多，悉与草木同腐朽。吾姊操行复巘岼，三老姑名应不刊。浮荣奕叶等闲事，唯有斯人良独难。吁！唯有斯人良独难！

先世老姑即方川贞，姚姊指仲贤，吴姊即季准。孟式早逝，不在“老姑”之列。

四、吴令仪（1593—1622）

字棣倩，桐城吴应宾之次女，密之母。生二子三女，年三十而逝。《列朝诗集小传·闰集》“方孔炤妻吴氏”：

吴氏令仪，字棣倩，桐城人。左谕德应宾之仲女，兵部侍郎孔炤之妻也。宫谕翰苑硕儒，精通内典。棣倩积习风教，相夫教子，具有仪法。不幸早世。其姑方维仪，搜其遗稿传世。

《历代妇女著作考》（增订本）引《宫闺氏籍艺文考略》：

[1] 仲贤始寡之期，通作十七（岁），但据仲贤自撰《拟谥述》，实为十八（岁）。

吴令仪字棣倩，令则^[1]妹，方少司马孔昭妻。方维仪《诛吴宜人文》云：宜人能诗文，喜书史，乐祥妙。能读《楞严》、《悟真》诸篇。字学卫夫人《笔阵》，诗曰《黻佩居遗集》。《玉镜阳秋》云：夫人诗清新婉丽，神骨秀绝。七绝佳处，所云一唱三叹，有遗音矣。（胡按：《安徽通志》作《吴令仪集》。）

又引《安徽才媛记略》：

吴令仪……自幼勤学不倦。于归后，师事孔昭女兄维仪。早卒，维仪为搜其遗稿也。

《黻佩居遗集》在《然脂集》有著录，未见。^[2]

五、潘翟（1613— ?）

密之妻，字副华，潘映娄（字次鲁）之女。有《宜阁诗集》。其祖潘汝楨为明兵部侍郎，阉党人物，曾入阮大铖所立中江社^[3]。其父为崇祯朝副贡士，为复社成员，入清则任福建福宁道按察副使。从侄潘江，字蜀藻，则是个很重气节的人。

潘翟有个妹妹，素不识字，却以天性颖悟，课子读书，又能守节，遂以节母称。《桐城耆旧传》卷十二《胡节母传第十一》

〔1〕 令则为诸生何应琼妻，著有《环珠室集》二卷，《安徽通志》著录，未见（据增订本《历代妇女著作考》）。

〔2〕 胡文楷《历代妇女著作考》（增订本）。

〔3〕 汝楨为阉党及映娄入中江社事，钱枋铎（钱秉镫少子）《田间府君年谱》有载：“壬申，是年邑中举中江文社，六皖知名士皆在，府君与三伯与焉。首事潘次鲁、方圣羽也。次鲁为阉党汝楨子……”（转引自谢国楨《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页141）。

记：

节母潘氏，兵备副使讳潘映葵女，为石邻胡公讳弥弹继室、裴参司业母也。……母嫁十一年而石邻歿。司业方十岁，两弟皆襁褓。……家贫不能延师，遣子就学村塾。……如是三年，贫益甚。呼归家自课。母素不知书，使儿诵所读，以意为解说。……司业……遂以师奉母矣。……年八十餘卒。敕旌贞节。

潘翟能撰《宜阁诗集》，其妹却不识字，且嫁人为继室，想来潘氏是庶出，跟潘翟是异母姊妹。

六、方子耀（1613—1684） 曹台岳、左国鼎附

孔炤长女，密之妹，少密之二岁，与潘翟同岁。年十七，适孙临^{〔1〕}。著有《寒香阁训子说》三千餘言，有道光十八年（1838）六世孙方颖昌刊本，后有方中履所撰传^{〔2〕}。孙临字克咸，改字武公，桐城人，密之同学，少密之一岁。有《肆雅堂集》十卷。曾校订其外舅所著《全边记略》。

《桐城耆旧传》卷十二《孙恭人传第六》：

恭人方氏讳子耀。父巡抚公有传。少失母，育于仲姑清芬阁。……年十七归孙武公临。……著《寒香阁训子说》三千餘言。年七十二卒。

〔1〕 郑三俊《方贞述先生墓志铭》：“女三：长适少司马孙晋之弟临。临乙酉同杨文懿死。”

〔2〕 据胡文楷《历代妇女著作考》（增订本）。

胡文楷《历代妇女著作考》（增订本）谓子耀“卒于乾隆九年，年七十二”。此说误。以乾隆九年（1744）七十二岁倒推，则子耀生康熙十二年（1673），时吴令仪已去世51年，孔炤亦已去世18年，何能生子耀乎！实则子耀生年，据方中履《汗青阁集·姑母孙恭人传》，在万历癸丑（1613）。以她寿享七十有二，则逝于康熙二十三年（1684）。胡先生又说《训子说》作于康熙六十年辛丑（1721）十一月十五日，则亦显误。

马其昶于《孙恭人传》曰：

余读恭人《训子说》所自述，诚有足悲者。……
恭人遗命：薄敛，遵家礼，毋作佛事。谓：此吾曾祖明
善先生之训，五世未之有改，不可以俗故致吾违背。
噫，讲学收效之远，乃至是哉！

按：密之尚有二妹，一适曹台岳，一适左国鼎。台岳曾校《时论·图象几表》卷之八（题“子婿曹台岳再较”），国鼎曾校《时论·经传部分》卷之十五（题“子婿左国鼎再较”）。详见第六章第四节“《时论》的校订者”。

七、方御 马教思附

密之长女，吏部李梏子李宗纪（字极臣）妻。^{〔1〕}著《且鸣阁稿》，《安徽才媛纪略》著录，未见。^{〔2〕}

又：《历代妇女著作考》（增订本）著录方宁《又清阁遗稿》，题“《撷芳集》著录（未见）”。并称“宁，安徽桐城人，

〔1〕 郑三述《方贞述先生墓志铭》（《七代遗书》附）称孔炤有“孙女三，长适吏部李梏子宗纪……”

〔2〕 胡文楷《历代妇女著作考》（增订本）。

孙苾臣妻，嫁甫数月，夫亡殉节，有方陪翁序。”方陪翁即方中通，此方宁与密之是何关系，不清。记此备考。

按：密之尚有一女，适马教思（字临公，号严冲），即《桐城耆旧传》之作者马其昶十世族祖，康熙十八年进士第一，授编修。郑三述《方贞述先生墓志铭》（《七代遗书·系传》）称孔炤有“孙女三，……次适定陶令马之瑛子教思……”

中通《陪诗》卷四中即有一诗题《四弟、梅臣叔祖、姐婿马严冲、表弟孙肖武同具保状》。

《桐城耆旧传》卷八《马编修传弟八十》：

公讳教思，字临公，号严冲，先九世伯祖兵部公有才子六人，公次居四。少而卓犖，博学淹雅。尝雪夜侍外舅药地老人建初寺，梅花盛开，承命赋七言诗三十篇，当夕立就。年垂五十始举康熙十八年进士第一，授编修。……归园居，杜迹，益殚心撰述。

及卒，方孺人哭曰：“先夫之清操介节，人所知也，其孝德，人所不知也。”于是学者金曰：“孝且介，德之懿也。”上私谥曰文懿先生。祀乡贤。著《文集》二十卷，《左传记事本末》四十卷，《等韵捷要》二卷，《古学类解》八卷，《群书集粹》十六卷，《蠹斋杂组》六卷，《皖桐幽贞录》一卷。

《年谱》页20引此并注曰：“方以智诸妹无嫁马姓者，马教思实为以智女婿，非外甥，《桐城耆旧传》此节有讹。”按：《桐城耆旧传》不误。外舅即岳父，非指舅氏。《尔雅》卷四《释训第三》：“妻之父，为外舅；妻之母，为外姑。”“外舅”为常用词。如《物理小识》卷六“菌栢”条：

中德曰：德外舅孙鲁山言……

孙鲁山即中德岳丈孙晋。

八、陈舜英

陈舜英，字玉佩，^{〔1〕}陈名夏次女，中通妻，著《文阁诗选》一卷，收入邓之诚《清诗纪事初编》。^{〔2〕}

九、方家姻亲图

以上方家与姚、吴、孙、张、潘、陈、左、李、曹、马、余诸家结成的姻亲，见下图：

〔1〕 据谢正光《明遗民传记索引》。

〔2〕 参看李学勤《〈方以智死难事迹考〉跋》，《新亚学术集刊》第二期（中国近三百年学术与思想史专辑），1997年。

- 方孟式（密之伯姑）——张秉文
方仲贤（密之仲姑）——姚孙荣
方季准（密之从姑）——吴绍忠
方孔炤（密之父）——吴令仪
方以智——潘 翟（兵宪潘映娄之女）
方其义（密之弟）——张 氏（方伯张秉文之女）
方子耀（密之长妹）——孙 临（少司马孙晋之弟）
方 氏（密之仲妹）——曹台岳（光禄曹履吉之子）
方 氏（密之季妹）——左国鼎（侍御左光先之子）
方中德（密之长子）——孙 氏（少司马孙晋之女）
方中通（密之仲子）——陈舜英（阁学陈名夏次女）
方中履（密之季子）——张 莹（大司马张秉贞之女）
方中发（其义之子）——余 氏（永年令余维枢之女）
方 御（密之长女）——李宗纪（吏部李皋之子）
方 氏（密之次女）——马教思（定陶令马之瑛之子）
方 氏（其义之女）——陈鼎臣（阁学陈名夏之子）

第二章 密之师学与密之弟子

第一节 密之师学

一、王宣

王宣，字化卿，号虚舟。金溪（今江西金溪）人，生于桐城。方学渐的门生，后又为密之业师。密之十七岁，开始师事王宣（这时他已七十岁）。其人“少负才不羁”，“迈志好古，为诗歌文词，凌轹晋唐，上轶周秦”。科举未第，“遂弃举子业，恍然高蹈”。与大镇、大铉、大任及吴应宾等往来论学。中年不娶，潜心治《易》，悟《洛书》演自《河图》，“尝诗书歌咏间，引人闻道深者，徵之象数。其所杂著，多言物理”。^{〔1〕}享寿近百岁。

他著有《物理所》，密之曾梓之于崇祯十四年（1641）^{〔2〕}，

〔1〕《虚舟先生传》（《浮山文集后编》卷之一）。

〔2〕中通《物理小识编录缘起》：“王虚舟先生作《物理所》，崇祯辛未，老父为梓之。”

惜未见。此书促发密之撰《物理小识》，故密之的“质测”之学应该也部分来源于王宣。

王宣又著有《风姬易溯》五卷（“风”指伏羲，“姬”指周文王），著录于《四库全书·经部·易类·存目二》。但今《四库存目丛书》未见此书，疑佚。黄虞稷《千顷堂书目》卷一《易类》亦录“王化卿《风姬易溯》”，但未记卷数。

《四库提要》：

《风姬易溯》五卷，明王宣撰。宣字纪卿，一字虚舟^{〔1〕}，金溪人。其书止上下经卦爻辞。前有自序曰：“风，伏羲姓，遯风者，溯卦；姬，文周姓，溯姬者，溯彖。爻独不溯孔者，余观象家，非举业家也。”……所言多主于象。亦破碎支离，不尽合于经义。

王宣研《易》，悟《河图》变《洛书》之理，始创此说。孔炤、密之父子对他都很服膺，《时论》中大量称引他的《风姬易溯》。而王宣本来就学于学渐，方、王两家《易》学极能相通（故密之认为王宣的《河》、《洛》之学符其家学）。

密之《虚舟先生传》（《浮山文集后编》卷之一）：

……先生……益深于《河》、《洛》，扬、京、关、邵，无有能出其宗者。

密之崇祯癸未所作《时论后跋》云：

家君子……又会扬、京、关、邵，以推见四圣。

〔1〕“纪卿”恐为“化卿”之误。“虚舟”是王宣的号，非字。

于此可见两家《易》学旨趣之相近。

他精于《河》《洛》，把自己的学说传授给密之，对密之《易》象数学思想的形成，无疑起到极重要的作用。密之一家及密之弟子等人在若干场合屡屡提及此事。

方孔炤《周易时论合编凡例》第二则：

王虚舟、曹白笥、钱尔卓，皆事先祖。虚舟晚穷《河》、《洛》，白笥、尔卓善析名理。

《时论凡例》第四则：

两间物物皆《河》、《洛》也，人人具全卦爻，而时时事事有当然之卦爻，无非象数也。卦爻命词所取之象，此小象也。虚舟最精，向令儿辈受之。

《通雅》卷首之一《音义杂论·考古通说》（署“辛巳曼寓随笔”）：

虚舟子衍《河图》为《洛书》（自注：王化卿先生长于吾桐，最精《河》、《洛》）……

《通雅》卷首之二《杂学考究类略》：

虚舟师授《河》、《洛》，为详约之纲宗，而乃叹图学之妙也。秩序变化，顿时全举。使人会通，多即一矣。天文、地理、器象、制度之类，非图岂《易》学哉？

《物理小识总论》方中通按语：

虚舟子者，王化卿先生讳宣，在先高祖明善先生门，四十不娶，学悟《河》、《洛》，以授老父者也。曾著《物理所》。

《时论·图象几表》卷之一《密衍》一章就是据王宣“《河图》变《洛书》”之说而推衍之。

《时论·图象几表》卷之一《密衍》（页二十上）：

……理寓象数，衍而历之，《易》燎然耳。故因邵子“小衍”，以虚舟子法衍之，曰“密衍”。智识。

《密衍》（页二十一下——页二十二上）：

虚舟子曰：五行各得中五而成，此人皆知之。土自加五，而复倍除之，人不知也。盖《图》既已成，当除十而不用矣。寄王（迎按：疑“王”为“五”字之误）于四，虽无五而五存。正位居体，故建极焉。建极以克制为生，以扶阳为经。苟非金火易位，何能左旋相克耶？一水、三木、五土皆阳，二火、四金为阴，《启蒙》所谓阳不易位，而阴易位也。成数虽阳，盖亦生之阴也。于是以阳居四正位，以阴居四隅位，而成《洛书》矣。阴易位而隅置者，圣人扶阳抑阴，即所以用阴。此千古不易之道也。自朱子、刘长民、胡双湖亦言金、火易位矣，而《河图》变《洛书》之演，使人豁然，则自虚舟王子始，今从而广之。

以上加点的字句，当是密之或孔炤所写。

王宣不光教授密之，也收左鐔（又名左右鐔）为弟子，而左鐔后来又以密之为师，这是颇有趣的事。（密之好友周岐、密之妹婿曹台岳估计也师从王宣。）

《时论凡例》第四则：

两间物物皆《河》、《洛》也……。虚舟最精……。今其遗书犹在右鐔、夏子处。

左鐔《中五说》（《青原志略》卷五）：

或问中五之说于宋山子，宋山子难言也。左鐔少见王虚舟先生衍《河》、《洛》，犹以为一端也。中年降罔，乃始究心性命极物……合山栾庐，得从药地大师盘桓，始知圣人之神明如是，我之神明亦如是，而乃自负耶。

王宣又与当时大画家米万锺^[1]有交。米万锺为王宣《风姬易溯》作序，又曾赠之以画。密之《虚舟先生传》（《浮山文集后编》卷之一）：

……米公友石，闻而交之。……米公曾为序其《风姬易溯》行世。

[1] 米万锺（1570—1628），字仲诏，号友石。原籍安化（今属陕西），后迁顺天。米芾之后裔。万历二十三年（1595）进士。工翰墨，善绘山水、花卉。有好石之癖，生平蓄奇石甚富。其书与董其昌齐名。时有南董、北米之称。（见《简明美术辞典》，《中国人名大辞典》，《明史》卷二百八十八《列传》一百七十六《文苑四·董其昌传》。）

《浮山此藏轩别集》卷之一《壶华礪砺》：

天启丙寅^{〔1〕}，王虚舟师持米仲诏先生画石，为吾祖廷尉公寿，峰岩宛转，郁积苍秀，每从而仿之，不得其下手处。

二、白瑜

见第六章第三节“《时论》的序作者”。

三、余颢

见第六章第三节“《时论》的序作者”。

四、杨用宾

《浮山文集前编》卷五《曼寓草》卷中《书〈鹿十一传〉后》：

《鹿十一传》者，东海杨夫子所著也。命其门人方以智书之。……吾夫子兴起绝学，不染于世，将挹东海之泽，洗天下之垢，小子跬步而从之，其庶几清明乎。……崇禎庚辰四月二十五日书。

附注：

智故枣昏，不善书法……既承我师之命，自忘其丑，每间侍燕坐，得聆《河》、《洛》阴阳之秘，闻所

〔1〕 天启六年，1626。

未闻，思欲从旁记之，使天下之微言不绝，又非特博心揖志，廛以书时，不动于纷纷也。

五、觉浪道盛（1592—1659）

名道盛，号觉浪，别号杖人，又称浪杖人，福建拓浦人，俗姓张。十九出家。依寿昌博山和尚，尽得曹洞宗旨。“发扬孔孟，襟带庄老”。说法四十馀年，坐道场五十馀处，嗣法弟子二十九人。为曹洞宗青原下第三十六世法嗣。著有《植圣草》。^{〔1〕}

又著有《三子会宗论》。《青原志略》卷之一欧阳霖、藤楫《谷口别峰》：

药地老人居归云阁时，因与诸子举杖人《孟庄屈三子会宗论》，欲以一堂享之。

《青原志略》卷十三《鼎薪问语》：

杖人尝欲建鼎薪堂，祀孟、庄、屈，以三子同时不相识，特置一堂。作《会宗论》，谓屈以怨致中和，惟危尽人者也；庄以怒致中和，惟微得天者也；孟以惧致中和，合天人者也。

《浮山文集后编》卷之二《徐巨源榆墩集序》^{〔2〕}：

〔1〕 参看《年谱》页183，《方以智的生平与思想》页95。

〔2〕 徐世溥，字巨源，新建人，明诸生。《四库全书·经部·礼类存目二附录》录其所著《夏小正解》一卷。是编总题曰《榆墩集选》，“盖其集中之一卷也”（《四库提要》）。

十年前竹关寄《三子会宗论》、《炮庄》二书，巨源长纸答之。

按：《清史资料》第6辑所载《浮山文集后编》，于此句标点为“十年前竹关寄三子《会宗论》”，误。承李学勤师告：当以《三子会宗论》为书名。甚是。密之乃寄巨源以《三子会宗论》，非寄“三子”以《会宗论》也。

六、吴应宾（1565—1643）

吴应宾是密之的外祖，并非密之师。但对密之一生影响很大，故归入此叙述。

吴应宾，字尚之，一字客卿，号观我，别称三一老人，门人私谥宗一先生。

《桐城耆旧传》卷四《吴观我先生传第三十四》：

吴先生讳应宾，字尚之，一字客卿，布政第四子。母孙氏，梦飞星入口而生。少有圣童之称。摘辞英妙，塾师谢不及。尝与何仲嘉、布政兄弟、胡伯玉参政、同族体中司马约会文，日成七艺，众磨厉从之。先生最后至，初不起草，藻丽无双，诸人皆自失。

年二十，登万历十四年进士。授编修。后以目疾告归。

先生少孤，事继母程，以孝闻，兄弟怡怡。率行古道，以祀其先，以敦于族。通籍四十余年，布政所遗无毫发增也。

既以目疾家居，益玩心高明。日使人诵所未读书，辄辨其讹脱，按之果然。有所造述，子弟执简，口占授之。其学则通儒释，贯天人，宗一以为归。以谓山蹊之

径不可胜由矣，向墙之户不可胜入矣，不离乎宗。宗者，宗其可为圣也。儒与释之无我，老之无身，惟一之训于书，旨矣哉。不知者知圣不知一也，其知者知圣之各一其一，不知共一其一也。故其论性不出于无我之一言。曰无我者，至善之体相，有我者不善之依止。尧舜之善用其性之才，以致其无我而已矣；桀纣之不善用其性之才，以致其有我而已矣。因著《宗一圣论》十篇，畅扬其旨。

天启中，同里左公光斗、方公大任，以学究性命，交章论荐，辞不赴。诏加左春坊左谕德，兼翰林院侍读。上疏极论时政，上嘉之，宣付史馆。

崇祯七年，邑有民变，逊于郊。怅然曰：“天下自此不太平矣。”至南湾别墅，坐而逝，年七十。所著又有《古本大学释论》五卷、《中庸释论》十二卷、《性善解》一卷、《悟真篇》、《方外游》、《采真稿》、《学易斋集》各若干卷。门人私谥宗一先生。

据《年谱》引密之《冬灰录》首卷《金谷葬吴观我太史公致香语》，应宾著有《学庸释论》、《学易全集》，疑即《中庸释论》、《学易斋集》；又著有《三一斋稿》。

《传》所言布政指应宾之父吴一介，字元石，号菲庵，嘉靖三十五年（1556）进士，万历四年（1576）曾与盛汝谦一同倡议，建桐城县城（此前桐城无城）。应宾子吴道凝，字子远，才性俊迈，善书，草书尤横绝，自谓似李北海，中顺治四年进士，为奉化令。应宾侄吴道新，字汤日，号无斋，天启七年（1627）举人，以荐为国子助教，转工部主事。甲申国变，徒步归隐。所

著诗盈篋，有《潜德居诗集》五十卷。^{〔1〕}

应宾与大镇的交往一直非常密切，两人论学辨析二十年，“门庭各别，入主出奴”。孔炤后来把父亲与岳父的学说汇入其《周易时论》，表明方氏学术自孔炤始，已开始“兼容并蓄”，体现出新的特色。密之《膝寓信笔》页二十五上：

读我祖廷尉公书，四体肃然，外祖吴观我官谕精于西乾，与廷尉公辨证二十年……门庭各别，入主出奴，惟心则本同耳。

左鐔《中五说》（《青原志略》卷五）：

吾乡方野同廷尉公与吴观我太史辨析二十年，而中丞公潜夫先生会之于《易》。

他们还一同参加过青原山的讲学活动。《青原志略》卷三《书院》页十七上记有大镇至青原讲会事，页十六下又说：

祈门陈履祥光庭，又号文台，曾以桐川方君静廷尉、吴观我太史书来青原论学。

两人“以文会友”，虽有交锋却情深谊笃，进而结为姻亲，诚为美事。由这段姻亲，而诞生了“大伤心人、大医王”^{〔2〕}方密之，更是中国学术史上一大美事。

〔1〕 参看《桐城耆旧传》卷三《吴布政通判传弟二十四》、《盛侍郎传弟十九》，卷四《吴观我先生传弟三十四》。

〔2〕 张永堂论密之语，见张氏博士论文《方以智的生平与思想》。

明嘉靖后，三教合一论成为当时主要思潮，当时名僧株宏、智旭，道士袁黄，名流焦竑、王世懋、管志道、胡直、袁宏道、袁中道以及王学后劲均为三教合一论者。以致陆世仪慨叹：

隆万时，天下几无日不讲学，无人不讲学，三教合一之说倡言无忌，而学脉之淆乱，于斯为极。（《陆桴亭遗集》卷一）^{〔1〕}

吴应宾亦汇入此种思潮，其学术之突出特点，就是打通儒释道，主三教合一。他这种思想尤其受莆田林兆恩（林三教）之影响。黄宗羲《南雷文案》卷九《林三教传》记应宾为林兆恩弟子事：

……一时胜流袁宗道、萧云举、王图、吴应宾皆北面称弟子。^{〔2〕}

林兆恩（1517—1598），字懋勋，号龙江，道号子谷子、心隐子、常明先生、混虚氏、无始氏等，门徒尊称为三教先生、林三教、三一教主，又称夏午尼氏道统中一三教度世大宗师。福建莆田人，力倡三教合一，援佛入儒，创三一教，著《圣学统宗》三十馀卷。^{〔3〕}又：《明史·艺文志》记林兆恩《易外别传》一卷。朱彝尊《经义考》卷五十八亦记“林氏兆恩《易外别传》一卷，存。”并录有浦大治序（署万历丁巳）及《闽书·林三教

〔1〕 参看林国平《林兆恩与三一教》第二章，页55—56。

〔2〕 连邹元标和袁黄也很服膺林兆恩的学说。《林三教传》接着又说：“邹元标极言其学之正，有争之者，元标曰：‘讲学随人意见，何事力争？’袁黄曰：‘早岁读书多有未解处，每于三教《集》中，阅之豁然。’”

〔3〕 参看林国平《林兆恩与三一教》。

传》。

吴应宾与林兆恩同气相求。《青原志略》卷三《书院》页五上——页六下有一段为录吴应宾与罗钦顺（整菴）论学语，可作应宾援佛入儒之一例：

……吴观我太史（原注：公名应宾，桐城人，万历丙戌进士）闻之曰：佛教以心之前者为性，宗门即心即佛。又曰：智不是道，心不是佛，整菴曾彻此耶？致知在格物，本明也。因标致知而遗去，在格物教诲耳。静定所以格致，戒惧所以慎独，而见独为先几，内外交格其故，则差别皆在其中矣。故曰：万物皆备于我，万我皆备于物。惟彻上下先后而知其故者，乃能用之中节，不则一生枉用力矣。其致用者原用物以为事，明物之则，乃能因物用物，而我无心焉。性无为，心有觉，心能尽性，性不能拣心，《蒙引》所决，尚有疑否？《中庸》尊性之德，即化性之质，而用性之质矣，尚有疑否？通而随举，心之皆心也，性之皆性也，理之皆理也，物之皆物也。精而析之，以赤子证良知，犹是矿金，大人销矿成金，而藏用处，或藏金于矿耳。又将以无知为宗，是混沌无记，空也。佛亦呵之。而掌明堂者，窃藏此屠麻耶？盖有主宰之知，有通达之知，有两忘之知。夫两忘岂可拟议为哉！故曰：道不可得而致，君子学以致其道，忘则本忘也。别而析之，则曰多见多闻，从学识入者，知之次也。无知之知，其上也。果可离乎？佛教中言现量、比量、非量，约略近之。其破情识，又破顽空，则将以现量作端几乎？抑曰真空妙有，折摄一过，止有一事寔乎？紫柏禅师曰：以空药破世病，以妙药医空病，六祖常无常，岂胶柱哉！

应宾迫随林兆恩，主三教合一，命自己的室名为三一斋，著作作为《三一斋稿》，又著《宗一圣论》，这又对孔炤尤其是密之产生重要影响。《时论》中也有一处称引林兆恩的论述。《时论·图象几表》卷一《密衍》页二十五上：

龙江林尔虚竹《先衍》^{〔1〕}曰：“先能生天、生地、生日、生月、生人，人惟得其先也，故能衍天、衍地、衍日、衍月，而天地日月，各足于人之先，而人莫之知也。始以天上地下、日东月西，而人中继，分纵衍、横衍，加隅为九，故有心天、心日之衍。”

方孔炤接着说：

先在后中，惟知善用而已。

密之晚年出家，亦不讳言三教合一。他甚至在青原峰大书“三教一家”。《青原志略》卷一《青原峰别道同说》：

三教名异实同……“三教一家”，药地老人书额于后。

所以，可以说林兆恩又间接地对密之产生了影响。

钱穆先生《〈方以智晚节考〉序》谓：

〔1〕 据林国平《林兆恩与三一教》，此书收入《林子三教正宗统论》、《林子全集》（北图本）、《林子全集》（日本内阁文库本）、《林子全集》（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本）。

(余)英时考密之晚节与殉难事外,复有《晚年思想管窥》一章提及三教合一之说,此乃晚明学风一大趋向。然应可加分疏,姚江流衍颇主此说,乃欲撤除门墙,自放于无涯涘,以破俗儒之拘挛。若果逃儒归释,宁有复主三教合一之理。纵不然,亦牵孔老为偏裨,奉瞿昙于一尊。至如密之则逃儒归释乃其迹,非其心。否则将不使其三子仆仆皖赣间常年侍奉。又其为僧无定名,如无可、五老、药地、墨历、极丸老人等。此在名贤大儒如晦翁朱子有不免,文人尤其染此习,佛门大德则少见。密之身为浮屠,而犹言三教合一,岂诚结习之难忘乎。故密之晚节,显然仍是胜国一遗老,不得以一禅师目之……

我感到,可以从几个方面来看。政治上,密之可以说是胜国一遗老,即所谓“真忠臣”,逃禅是一种掩护手段,当时人也这么看。礼制方面,当佛、儒规则发生冲突时,则舍佛取儒,破关奔丧即是一例。学术上,他一直主张打破藩篱,建立宏大的学术,晚年便在“通几”方面以《易》象数学为根基吸收佛老之说,从这点上讲,却的确出自本心,并非作表面文章,这可拿《炮庄》等书为证。

第二节 密之弟子

密之早年即“以文章誉望动天下”^{〔1〕},晚年师从其学者恐以数十计,其中成就较著者,有揭暄、游艺、吴云、戴移孝、左

〔1〕王夫之:《永历实录》卷五《李(永茂)、文(安之)、方(以智)列传》。

鎔、黄虞稷等。又有梅文鼎，私淑密之，卓然成一历算学大家。本书无力详考密之弟子，仅略择二三子予以简介。馀者容日后探讨。

一、揭暄

揭暄，字子宣，广昌（今属江西）人。少负奇气，喜谈兵，慷慨自任。中德《陪诗》卷四《惶恐集·赠揭子宣》：

世外逢高士，相依不问禅。叩钟曾受业（自注：一见老父，即拜为弟子），班草竟忘年（自注：子宣年长于予）。好我同推步（自注：后成《揭方问答》一书），知君独写天（自注：子宣著有《写天新语》）。图成经纬合，绝学与谁传（自注：又有《经天纬地图》）。

揭暄与中通合著之《揭方问答》未见。据中通“同推步”句，知此书内容属推算天文历算者。《经天纬地图》，亦未见。

揭暄于乃师著作的刊刻可谓不遗余力。《通雅》、《物理小识》二书即由他参与编订，联系刻版。姚文燮《通雅发凡》：

是书系先生门人广昌揭子宣携至建溪。……晓夜校讎，一字无讹，则子宣之劳，不可诬也。

于藻《物理小识序》：

……《通雅》四十卷已行，而《小识》十二卷尚在子宣手。……子宣独于物理有深入处，醉心此书。因田伯、位白、素北所编而重抄之。

上引中德所说揭暄《写天新语》，原名《璇玑遗述》，中德改为《写天新语》。据揭暄族孙揭要于此书之跋，“家向有方密之、邱邦士二先生鉴本，岁久轶去”，所幸“原稿存”，故揭要“缮而辑之”，于乾隆三十年付梓，改用原名。邱维屏（字邦士）《璇玑遗述序》：

子宣年三十上下，予曾见所著《性书》、《昊书》、《兵经》、《战书》。此书特本《昊书》为滥觞者。子宣初名其书为《璇玑遗述》。持过予时，都为一篇，予为鉴定之。后更就正浮山大师。师子位伯，名之曰《写天新语》，订论尤详……

《昊书》，据雷梦水《古书经眼录》，有咸丰九年（1859）补刊本，濠塘藏版。

《璇玑遗述》录入《四库全书总目·子部·天文算法类存目》。《四库提要》谓此书言天地大象、七曜运旋，兼采西法，而杂以理气之说^{〔1〕}，大抵与游艺之《天经或问》相表里^{〔2〕}。又说：

康熙己巳，（揭暄）尝以草稿寄梅文鼎。文鼎钞其精语为一卷。称其深明西术，而又别有悟入。又称其谓七政小轮，皆出自然，亦如盘水之运旋，而周遭以行，疾而生漩涡，遂成留逆一条，为古今之所未发。……其考历变，考潮汐，辨分野，辨天气、地气所发育，方以

〔1〕《四库提要》评本书。

〔2〕《四库提要》评《天经或问》条。

智尝谓其于《易》道有所发明。……〔1〕

今《四库存目丛书》（子部第55册）收《璇玑遗述》七卷，此据清华大学图书馆藏清乾隆乙酉三十年（1765）会友堂刻本。卷首有如下序跋题记：

（1）“乾隆乙酉五月之望豫章书院山长黄冈万年茂南泉氏书”之“叙”。

（2）“浮山愚者方以智密之题撰”之《原序》，不署日期。

（3）“岁在乙卯宁都易堂邱维屏邦士拜撰”之序。

（4）“柴桑文德翼用昭父撰”之序。

（5）“莆田余颙赓之题”序。

（6）“南丰同学弟甘京拜识”序。

（7）“皖桐同学弟方中通谨识”序。

（8）“黎川门人何之润猷猷谨跋”之序。

揭暄所著《兵经》，又称《兵经百言》、《兵经百字》、《兵经百编》，亦为实学之书。后世多有翻印本，今书摊偶有见。书分三卷，以一百字概括军事上诸方面，如“先”、“机”、“势”、“识”等。上卷“智部”，二十八个字条，论计谋方略等；中卷“法部”，四十四个字条，论练兵用兵之法；下卷“衍部”，二十八个字条：论天文、术数、侦察通信等。

据《年谱》（页212）引《同治广昌县志》卷五《文学·揭暄》，揭暄尚著有《二怀篇》、《道书》、《帝王纪年》、《天人问答》、《禹书》等。其中《天人问答》未知是否即《揭方问答》。

二、游艺

游艺，字子六，别字肪翁，建宁人。精历算，著有《天经

〔1〕《四库提要》评本书。

或问》前后集^{〔1〕}。当时有人称：“常言数统乎理，在今日知此者，惟潭阳游子六一人”^{〔2〕}。

方中履《汗青阁文集》卷下《吴昉翁文集序》：

吾友吴子昉翁……受《易》于先文忠公。吴子既善叩钟攻木，公未尝不到度倾囊，所以期待良厚。

密之《游子六天经或问序》（《浮山文集后编》卷之二）：

子六沉潜好学，角立渊淳。构乱弃举子业，隐于历算日者，以养其母。专精天人之故。一室褐塞，风雨掩户，不汲不戚，萧然自得，愚者闻而敬之。

游艺读密之三世《易》学著作（学渐《易蠡》、大镇《易意》、孔炤《时论》），又读密之《鼎薪》，致书密之问学。密之答之曰：

神无方而象数其端几也，准固神之所为也。勿以质测坏通几，而昧其中理；勿以通几坏质测，而荒其实事。人者，天地之心，人不尽人，而委天乎？人不明天，乌知所以自知乎？不通象数，乌知天人之本一，而享秩序之不乱乎？《黄帝经》曰：“六合不离于五。”地在天中，大气举之。唐虞有玕，而以历数传道统；孔子

〔1〕 蒋国保以《天经或问》为揭暄著（蒋国保《方以智哲学思想研究》页105），误。蒋氏可能把《天经或问》与揭暄所著《写天新语》混为一书，而以《天经或问》为揭暄所著。

〔2〕 “北海法若真黄石氏”《天经或问序（后集）》（见《四库存目丛书》子部55册《天经或问后集》）。

以历闰衍《易》，明中五之用；周公、商高著《周髀》之法；邵、朱详劲风旋转兀然浮空之形；《汉志》有海外星占；《唐志》有见南极下之星者。今属舞远，万法当明。^{〔1〕}

此中提出“质测”、“通几”兼用、两不相坏的看法。所谓质测，指天文、历算等实学，亦包括密之所力主之象数之学。密之接着又提出他多次致意的以远西为剡子说：

万历之时，中土化洽，太西儒来，脍豆合图，其理顿显，胶常见者辄以为异，不知其皆圣人之所已言也。特其器数甚精，而于通几之理，命词颇拙，故执虚者辟之。子曰：“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犹信。^{〔2〕}立静天以考度，定黄赤之两轴。穆天心主之冒如斯也，原不核也。资为郅子，不亦可乎！……熊伯甘以灯与笼明日之体。揭子宣发槽丸激滚之论。小儿中通，明影瘦光肥之理。……先中丞约两间之质测而申之曰：“气几、心几，二而一也。阴阳之气、人事之变，各自为几，而适与之合，自非神明，难悉至理。”

游艺的学问，与其师密之一样，主因物明理。《天经或问后集》《鬼神妖怪》章“仙佛”篇里说：

〔1〕《清史资料》第6辑所载此文“勿以通几坏质测”原作“《易》以通几坏质测”，于理不合。依前句（“勿以质测坏通几，而昧其中理”），标点本所据稿本之“易”可能是“曰（或日）”、“勿”两字，则“曰（日）”当为衍文。

〔2〕《清史资料》第6辑此文此处未标点，不妥。

吾儒之学，只是切己自反，改过迁善，为伦常物理上做工夫，离却物理，更无用力处。另有一种，则非正学也。……且道器本不相离，今舍物以明理，混迹以求心，是不知万物一体，顺理而行，岂知道哉。

他所著《天经或问》（前集）四卷，收入《四库全书·子部·天文算法类·推步之属》，四库馆臣称赞此书“切实平正，词意简明”〔1〕，又说：

……是书凡前后二集。此其前集也。凡天地之象、日月星之行、薄蚀朏朧之故、风云雷电雨露霜雾霓虹之属，皆设为问答，一一推阐其所以然，颇为明晰。至于占验之术，则悉屏而不言，尤为深识。……艺作此书，亦全明历理，虽步算尚多为谲，然反复究阐，具有实证。存是一编，可以知即数即理，本无二致，非空言天道者所可及也。〔2〕

《天经或问》日本有复刻本〔3〕。

《天经或问后集》（无卷数），录入《四库全书·子部·天文算法类存目》。《四库提要》：

〔1〕《四库提要》评游艺《天经或问》条。

〔2〕《四库提要》评《天经或问前集》条。

〔3〕参看冒怀辛《方以智全书前言》注79，此本载有密之与“前兵部左侍郎”张昌亮、张自烈（字尔公）、余颙、揭暄序，《四库全书》本未载。密之序收入《浮山文集后编》卷之二。又据陆忠海《三百种日版汉籍管窥（附简目）》（载王勇主编《中日汉籍交流史论》，杭州大学出版社1992年12月第1版），日本又有《天经或问》二卷首一卷，享保十五年（1730）江府书林松叶轩刊本。

是编复发明天象，以广所未备。首述前人历法及七政行度，末举杂气杂象神怪变幻出于常度之外者，一一辨正，衷之以理。虽其说间有可采，而出于臆断者颇多，未可据为典要，不及前集之谨严也。

此书日本贞享四年传入日本，享保五年（1720），因“多有阴阳五行说之邪法”而被列为“墨消”一类的禁书^{〔1〕}。

齐鲁书社影印《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收《天经或问后集》（不分卷），此据北京图书馆藏清书林熊氏大集堂刻本。署“晋安林西仲先生鉴定，闽潭游艺子六辑著，书林熊维立文氏^{〔2〕}绣梓”。有“北海法若真黄石氏”《天经或问序（后集）》、“晋安同学弟林云铭拜手撰”《天经或问序（后集）》，及“壬子^{〔3〕}复月莆田郑郊牧仲父”《天经或问后序》。书中有称引密之语处^{〔4〕}。

。

三、戴移孝

戴移孝（一作迨孝），字无忝，和县人，戴重^{〔5〕}之子。移

〔1〕 参看日本大庭修著、徐世虹译《江户时代日中秘话》页45，中华书局1997年7月1日版。“墨消”指用墨消除掉有问题的部分。

〔2〕 在方中德《陪诗》卷三《省亲集·忆亲闽中》“潭阳为托当年友”下有注：“书坊熊、郑诸公皆皈依老父，《周易时论》、《药地炮庄》、《物理小识》三种书板，游子六向寄熊叔明、熊长吉家。”

〔3〕 康熙十一年（1672）。

〔4〕 如《物之变化》章“物有感通”篇：“宓山大师曰：夫上世各有其官，故知各有其气以制之。故周官有登蛟伐鼃之说。”

〔5〕 戴重字敬夫，号河村，为密之同学，著《河村集》。《通雅》卷首之三《诗说·庚寅答客》中履语说：“……鸠兹北风，巨源相许。然感时触事，悲歌已甚。卧子谓不祥，岂能免乎？……此时旧士，无不激歌。黄陶菴、刘存宗、戴敬夫一以慷慨出之。”《时论·经学编》卷之十三页二十六上有“戴敬夫曰”。

孝师事密之，自称学人，见于《浮山后集》卷二（据《年谱》页192）。

《年谱》页191—192记顺治十二年乙未（1655，密之闭关高座第三年）之夏，“戴移孝携冒襄诗来访（密之），共坚遗民之志”。页197—198记次年除夕，密之栾庐合山时，移孝来，与同度岁。页200记顺治十四年（1657），移孝为密之《合山栾庐诗》作有长篇跋语，署“丁酉冬除，历阳法子移孝敬跋”，弥足珍贵。跋中有“愚者大师，伤尽古今之心”、“世已罕矣”、“世尤罕见矣”、“知天、感天之甚深，不能不痛大地是血者也”、“哀非哀其苦也，自分已死久矣”、“谁是伤尽古今之心，而知天以尽人者，哀岂得已哉”等语。

移孝具浓烈遗民意识，身后遭乾隆间一文字狱。余英时《方以智晚节考》附《方中履及其〈古今释疑〉》第四节论“《古今释疑》之禁毁及其变名易主之故”，谈及发生在乾隆四十五年的这个案子：

顾《古今释疑》虽经刊布，而流传有限，盖乾隆时尝遭禁毁也，姚觐元《清代禁毁书目》之“外省移咨应毁各种书目”项下列有《古今释疑》（原注：商务印书馆本，1957年，页一三一），又孙殿起《清代禁书知见录》云：“《古今释疑》十八卷 桐城方中履撰，康熙二十一年汗青阁刊。此书内有逆犯戴移孝序文一篇应抽毁。”（原注：商务本，1957年，页四九）

……按：戴移孝案发生于乾隆四十五年（1780）五月，一时牵涉甚广。戴移孝安徽和州人，著《碧后人诗集》；其子戴昆著《约亭遗诗》，皆具强烈反满意识。移孝诗之内容已不可知，其子昆则有“长明宁

易得”、“短发支长恨”及“且去从人卜太平”等句，大招清帝之忌，故乾隆四十五年五月十六日谕旨有“倘有片纸只字存留，将来别经查出，惟该督、抚是问”之语。案情之严重可见一斑（详情见《清代文字狱档案》第五辑）。

在《时论》、《炮庄》中也多处有“移孝曰”^{〔1〕}，此二书清代乾隆后未见有人论列，可能也因与移孝有牵连的关系。

移孝诗已不可得。《青原志略》卷十页三十一下有其兄戴本孝（字务旃）《寄青原大师》诗一首。录此供参看：

空抱斜阳倚树吟，生同燕雀失高林。草经童子无非药，音到伶人不是琴。此日龙蛇应有命，从来天地未如今。青原一派间^{〔2〕}钟铎，千里吹来梦转深。

〔1〕《时论》中如《时论·经传部分》卷一页五十一上、页六十七上等处。

〔2〕疑是“闻”字。

第三章 方孔炤生平事迹及著述

第一节 生平简述

方孔炤字仁植，号潜夫。^{〔1〕}大镇独子。生于万历辛卯（十九年，1591），卒于清顺治十二年（乙未，1655），私谥贞述。

以下据郑三俊《方贞述先生墓志铭》、《明史·郑崇俭传》附孔炤传、《桐城耆旧传》卷五《方巡抚传第四十七》、《时论凡例》第九则、《全边略记自序》、《明季南略》、《明清史料》辛编等，并参《方以智年谱》，对孔炤生平作一概述。

孔炤少年随父宦游。万历四十四年（丙辰，1616）中进士，二甲二十五名，军籍^{〔2〕}。

四十五年（丁巳，1617）任嘉定知州。在任曾救高孝廉出

〔1〕 通常以孔炤字潜夫，号仁植。但据孔炤于《时论凡例》第九则自述：“终老墓侧，簞得潜龙，自称潜老夫”，则“潜夫”为孔炤晚年所用之称呼，为其别号，不当为字（古礼：男子二十冠而字），而“仁植”则为其字。蒋国保主此说（见蒋氏《方以智哲学思想研究》页136），今从之。（孔炤因家有连理树，故字仁植。）蒋国保又说孔炤原名若海（见同页），不详所据。

〔2〕 《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

冤狱。^{〔1〕}

四十六年（戊午，1618）迁官福宁。有德政，其地为之立生祠。^{〔2〕}

四十八年（庚申，1620），为其父刻《宁澹语》（卷末有孔炤跋，署“庚日万历庚申男孔炤谨镌于长溪之镜烟阁”）。

天启初，擢兵部职方郎，参劾辽帅侯世禄等。四年（甲子，1624），又阻魏忠贤进封其兄子魏良卿为伯爵，激怒忠贤，次年（乙丑，1625）被削职。^{〔3〕}故孔炤自谓“牛马走两待罪，视草縉云，天启之际”^{〔4〕}。时大镇与邹元标、高攀龙、顾宪成等讲学首善书院。

崇祯元年（戊辰，1628）廷荐复任，崇祯帝亲擢孔炤^{〔5〕}。大镇命以正色立于朝^{〔6〕}。著《全边略记》。擢尚宝司监。

三年（庚午，1630）十月，丁父艰^{〔7〕}。庐墓三年，晨夕咏《孝经》。撰成《时论》初稿。

〔1〕 郑三俊《方贞述先生墓志铭》：“闻其在嘉定出高孝廉冤狱，不畏范侍郎之强御，以为廉干。”《时论凡例》第九则：“筮仕嘉州，锐身解绶，救出一高孝廉。未免自喜。”

〔2〕 参《年谱》页129。

〔3〕 《七代遗书·系传》郑三俊《方贞述先生墓志铭》后引廷臣会议：“廷臣会议事迹，有云：方孔炤参劾辽帅侯世禄等，忤珰，内阁魏广徵票旨严构参，落职。”《桐城耆旧传》卷五《方巡抚传第四十七》：“天启初……时公亦历官员外，擢职方司郎中。……魏忠贤欲进封兄子良卿伯爵，公执不可。忠贤怒，削籍归。”《时论凡例》第九则：“天启甲子，以不覆魏良卿之伯，忤珰削籍，祸且不测，始自痛省。”

〔4〕 《全边略记自序》。

〔5〕 郑三俊《方贞述先生墓志铭》：“戊辰，崇祯龙飞部推职方，特诏多列几员。天子亲擢公。……”

〔6〕 《全边略记自序》：“牛马走出山日，家廷尉命之曰：‘毋旷职，必正色以立于朝。’而署中积习，以舟旋当世为务，牛马走耻之。”

〔7〕 《职方旧草》卷下《乞假疏》：“崇祯三年十月十七日奉旨：方孔炤准给假候补，该部知道。”

七年（甲戌，1634），桐城发生民变，黄文鼎、汪国华等“聚党倡乱，巨室无得免者”，孔炤遂留桐助守，假言招安，暗中助县官措处兵饷，不一月而平定之，“渠魁授首者三十余人，生擒六十余人，桐邑底定”。又防农民军攻桐，乃“倡议捐资，预为城守计。未几而贼至环攻。尽力堵御，募死士斫贼营，且有药弩射毙贼首。贼始引去。自是过桐五次，不敢窥城。”〔1〕此后还朝，补原官。

十一年（戊寅，1638），以右佥都御史巡抚湖广。时熊文灿纳张献忠降，处之谷城，授以副将，令楚、豫抚臣饷以十万。孔炤坚持不予。又条上八议，力言主抚之误，不听。同时商榷机

〔1〕《七代遗书·系传》郑三俊《方贞述先生墓志铭》后引廷臣会议。数年后，桐城终攻破。《国榷》卷九十八：“崇祯十五年十二月乙未（三十日），寇破桐城，屠之。”

宜，详悉敌情，筹饷练兵，为战守计，^[1]又与包凤起密谋杀张献忠，未果。^[2]十二月，闻满兵犯境，奏请率部入援，崇祯帝下旨

〔1〕《七代遗书·系传》郑三俊《方贞述先生墓志铭》后引刑部吴国仕言：“方孔炤莅任，正当张献忠初抚。旧总理议各抚镇暂退勿惊。抚局本官具疏力争，以为襄阳不宜受降。厉兵堵御十五股大贼，力战八次皆捷。总理又议齎饷十万给谷城贼。本官坚持不与。”山西道御史徐养心疏：“楚抚方孔炤禁绝张贼，不与挟饷，贼怀畏不敢犯境。其商榷机义，图贼如指掌，而理臣熊文灿遏抑不行，一意主抚，不知何心。”又《明清史料》辛编第五本《兵部行“兵科抄出湖广巡抚方题”稿》（荒字十九号前府科）：

兵部为上游重地，宜防设兵，预先筹饷，谨陈荆兵未尽情形，并权宜措饷急着，恳祈具题，早图绸缪事，职方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兵科抄出湖广巡抚方题前事等因。奉圣旨：该部酌议，具奏。钦此。钦遵抄出到部，送司案查。崇祯十一年三月内，该本部覆湖广巡抚余题为地方守御无策等事。内称看得荆南原设兵三千，募之镇草施容等处。而道标卫军则在三千之外者也。今以措饷艰难，止于容美、茅冈二司，各调兵五百，即以原领兵官田膳、罗于远领之。此一千之兵，则惠藩以鼓铸息之利饷之者也。该道以标兵二百五十，凑募五百，又于卫军选练五百。此一千之兵则以道府有司之措处饷之者也。至于宗练千兵之饷，捐助既吝，强之甚难。不得已而从有警登陴之议。甚矣，议兵犹易，饷实无出也。在议之之初，臣部已料其难以取盈如数矣。然地方之人情，如彼抚按之酌议已定，相应如其所请，早见之施行可也，等因。题奉钦依在案，今该抚道以二千之兵，措饷甚艰，议核荆州关税并归，并荆、常铸局，及裁其四差，该道王鳌水，力肩料理，于正课之外，扣存餘税，以充练兵之用。此在该抚道筹之至熟，计有不得不出于此者。第关税等事，宜隶之户、工二部职掌，其核关税之溢额，自属搜剔急公之计，惟果否铸局可并，四差可裁，本部似难越俎而断，相应移咨户、工二部，酌妥过部，以凭具题等因。呈奉堂批，速咨酌议，奉此案呈到部，拟合就行。为此一咨，户、工部合咨，贵部烦昭明旨，及来文内事理。希即酌议妥酌，移覆过部，以凭会题施行。崇祯十二年正月初十日，郎中孙嘉绩。

〔2〕《七代遗书·系传》郑三俊《方贞述先生墓志铭》后引兵科给事中李永茂召对时言：“张贼盘踞谷城，抚臣方孔炤与道臣包凤起，同心密谋杀贼。而理臣透泄于一条龙。因此献忠不敢犯襄，而负固日深。使早用抚、道二臣之计，合心行间，不致谋泄，功可成矣。上为太息曰：朕知之矣。”

不必^[1]。是年与翌年，与农民军战，建木兰山等处之捷功，八战八捷。^[2]

十二年（己卯，1639）二月，又奏请驰部入援，崇祯帝旨

[1] 《明清史料》辛编第五本《兵部行“兵科抄出湖广巡抚方题”稿》（荒字七十一号前府科书办承）：

兵部为惊闻逆虏犯边，预望庙谟胜算，谨驰愚计，恭慰圣怀事，职方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兵科抄出湖广巡抚方题前事等因。崇祯十一年十二月三十日奉圣旨，已有旨了：方孔炤着速荡寇氛，不必入援。该部知道。钦此。钦遵抄出到部，送司案呈，到部拟合就行，为此一咨，湖广巡抚合咨前去。烦炤明旨内事理，钦遵不必入援施行。崇祯十二年正月初四日，郎中孙嘉绩。

[2] 《明清史料》辛编第五本《兵部行“兵科抄出总理熊文灿题”稿》（荒字十一号前府科）：

……又该湖广巡抚方会同巡按林题为报叙官兵捷功并黄、蒋贼情，仰听圣鉴事等因。崇祯十二年正月初二日奉圣旨，已有旨了：该部知道，钦此。又该湖广巡抚方会同巡按林题为汇报贼情并官兵追剿斩获功级事等因。崇祯十二年正月初二日奉圣旨，已有旨了：该部知道，钦此。又该湖广巡抚方会同巡按林题为查明官兵奋勇斩获功级，愿题叙奏事等因。崇祯十二年正月初二日奉圣旨：该部查议，具奏。钦此。……崇祯十二年正月初七日，郎中孙嘉绩。

木兰山之捷，据《明清史料》辛编第五本《兵部行“兵科抄出湖广巡抚方题”稿》（字字七十二号前府科）：

兵部为汇报德、黄贼情，并官兵击贼功级，以慰圣怀事，职方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兵科抄出湖广巡抚方会同巡按林题前事等因。崇祯十二年三月二十二日奉圣旨：兵部知道。钦此。钦遵抄出，到部送司，查得该抚题报木兰山等处捷功。奉旨下部，应行巡按勘奏等因。呈奉堂批行查，奉此案呈，到部拟合就行。为此一咨，都察院合咨贵院，烦为转行湖广巡按御史，照依明旨内事理，将疏内功次查勘明白。定限本年五月中具奏，仍造该功文册，报部施行。崇祯十二年三月廿九日，郎中孙嘉绩。

《桐城耆旧传》卷五《方巡抚传第四十七》：“服除，补原官，寻以金都御史巡抚湖广。……击贼李万庆等于承天。八战皆捷。”

复不必^[1]。五月，献忠反于谷城。知孔炤有备，遂引而西去。孔炤在荆门、当阳阻截献忠军，有来家河、神通堡等处之捷，献陵得保。惠王常润言：“孔炤遏献忠，有来家河、神通堡之捷，射中贼魁马光玉，陵寝得无虞。请增秩久任。”章下部，未奏。崇祯帝闻张献忠叛，大惊，削文灿官，命杨嗣昌代之。先是，兵部尚书傅宗龙荐孔炤代文灿，崇祯帝不听。^[2]

杨嗣昌既代文灿，分调楚师，一驻襄阳，一驻荆州，又檄楚师会同川、沅兵三路围剿农民军。荆州、襄阳相距八百里，调度不及。方孔炤命楚师进驻洋坪，未可深入，以待运粮。但杨嗣昌另有红旗督阵，孔炤部将杨世恩、罗安邦惧令，前进至香油坪，又孤军深入四百里，突遇七大股农民军，与之鏖战八天八夜，而川、沅两路军未来援，以致全军溃败。孔炤独率麾下千余人疾驰，抵竹山，而楚师已前溃六日，于是孔炤亦被围。

杨嗣昌如熊文灿，亦专主抚，以孔炤主剿之论异于己，又忌其言中，遂以失机独劾孔炤，逮下刑部监狱^[3]，以宋一鹤代之，时为崇祯庚辰（十三年，1640）正月。

〔1〕《明清史料》辛编第五本《兵部行“兵科抄出湖广巡抚方题”稿》（荒字三十六号前府科书办承）：

兵部为恭报师期，以恪普天之戴，以将率土之谊事，职方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兵科抄出湖广巡抚方题前事等因。崇祯十二年二月二十二日奉圣旨：方孔炤着悉心办贼，不必发兵入援。该部知道。钦此。钦遵抄出到部，送司案呈，到部拟合就行，为此一咨，湖广巡抚合咨前去。炤须明旨内事理，希即悉心办贼，不必发兵入援施行。崇祯十二年二月二十七日，郎中孙嘉绩。

〔2〕《七代遗书·系传》郑三俊《方贞述先生墓志铭》后引兵部尚书傅宗龙疏称：“臣过荆门，见抚臣方孔炤开陈剿贼机密，甚有源委。其地方险阻形势，熟谙人情，兵马日增，练习布置可用，屡奏捷功。臣以为欲择总理，则孔炤堪其任。”《明史》卷二百六十二《傅宗龙传》亦记：熊文灿既罢，傅宗龙“因荐湖广巡抚方孔炤代文灿。帝不用，用杨嗣昌。”

〔3〕 俗称西库、白云库。

八月，黄道周亦下刑部狱。孔炤遂在狱中与黄道周朝夕论《易》，生死置之度外。密之赴京会试，得中庚辰进士。于是伏阙讼父冤，膝行沙碛两年。

十四年（辛巳，1641）二月，大赦天下，三月，内阁首辅范复粹上《清狱疏》，言孔炤等在案巡抚“剿抚未见有效，按法何辞，而城池未有陷残，亦难概论，所当分别各路议结者也”。^{〔1〕}五月二十七日，议结，孔炤以护陵寝功多，减死，与妻金氏遣戍绍兴^{〔2〕}。七月出狱^{〔3〕}。自出狱至十六年（癸未，1643）冬，撰成《时论》第二稿。

十五年（壬午，1642）冬^{〔4〕}，自戍所绍兴赴京陛见崇祯帝，痛陈时弊^{〔5〕}；约此年冬或次年春，荐复官，以右金都御史屯田山东、河北^{〔6〕}。上《刍尧小言》（开篇自称“钦差总理河北、山东等处屯务都察院右金都御史方孔炤”），崇祯帝优答之^{〔7〕}。

十七年（甲申，1644）三月，命兼理军务，督大名、广平

〔1〕 参看侯真平《黄道周纪年著述书画考》上册页266、页270—271。

〔2〕 据《明史》本传。又《国榷》卷九九：“思宗崇祯十四年五月……辛丑，前巡抚湖广右金都御史方孔炤同妻戍边。”《国榷》所言孔炤妻显然已不是吴令仪，而是孔炤的续弦金氏。郑三俊《方贞述先生墓志铭》有“夫人吴观我官谕应宾之女也，再娶金氏”句。

〔3〕 参看《年谱》页106。

〔4〕 参看《年谱》页114。

〔5〕 郑三俊《方贞述先生墓志铭》：“……所以发戍绍兴。未见趋来陛见。见即痛陈时弊。”密之《周易时论后跋》（崇祯癸未）：“……肆赦之后，家君子特蒙召对。”又《浮山文集前编》卷四《曼寓草》卷上《请纁疏》（自注：“甲申正月二十四日上”）：“臣父孔炤，自戍所特起召对，授以屯抚……”

〔6〕 《明史》本传说“久之，用荐复官，以右金都御史屯田山东、河北。”《桐城耆旧传》也说“久之，用荐复官，命督山东军务。”既然是“久之”，就不大可能在遣戍绍兴的当年。而据上注所引密之《请纁疏》，则“授以屯抚”在“特蒙召对”后不久，故“荐复官”之事暂系崇祯十五年末或十六年初。

〔7〕 郑三俊《方贞述先生墓志铭》：“……公时白兵急屯缓……不允。公因陛辞，复上《刍尧小言》，列用人知人之故，所教非所用之故，天子优答之。然执政愈怒矣。”

二监司抵御农民军。命甫下而京师陷。在济南闻变，“矢死鼓义”^{〔1〕}，与凤阳总督马士英商议事宜，而马士英伙同阮大铖，阴结内侍韩赞周，联合总兵黄得功、刘良佐、高杰、刘泽清、刘孔昭等拥戴福王朱由崧，五月初三，在南京监国，十五日即位称帝，以明年为弘光元年。“监国后公请使北，以盘水自矢，柄者以为邀功。吕东川荐之，更加时忌。”^{〔2〕}五月初十，户科给事中罗万象劾孔昭“屯抚河北，寇至而踉跄遁归，又蒙面补官”。^{〔3〕}八月二十七日，御史王孙蕃论密之“自亏臣节，复撰伪书以乱是非”。弘光帝命逮密之。^{〔4〕}密之被迫南奔。孔昭见马、阮乱政，政局浑浊，遂奉八十二岁的老母归隐白鹿山前。晚景颇为凄凉，时时神情恍惚^{〔5〕}。

在白鹿山，筮得潜龙，自称潜老夫。费十二年之精力，著《时论》第三稿，曰：“此孤臣一缕心血所濡也。”^{〔6〕}

顺治十二年（乙未，1655）秋，卧病一日而逝，年六十五。“自卜合明山，遵命中冬即毕封树。”^{〔7〕}门人私谥贞述先生。

《岭表纪年》记孔昭一事，颇可疑：该书卷三记己丑^{〔8〕}永

〔1〕《七代遗书》郑三俊《方贞述先生墓志铭》。

〔2〕《七代遗书》郑三俊《方贞述先生墓志铭》。

〔3〕《明季南略》卷之一《五月甲乙记》。“孔昭”原作“孔昭”。据《方贞述先生墓志铭》和《明季南略》的记载，孔昭在济南闻京师陷落后，并非立刻南奔至桐城家乡隐居，而是先到了南京，在弘光朝有一些活动，因受权柄排挤、迫害，约在密之南奔岭表后才奉母归乡。

〔4〕《明季南略》卷之二《伪官》。

〔5〕中发《环中堂诗集跋》：“窃尝瞰公兀坐攒眉，忽忽若有所失，起行廊庑间，呜咽嗟喘，如梦如呓，拊膺切齿之余，时或哑然一笑。”（转引自蒋国保《方以智哲学思想研究》页137。标点有改动。）

〔6〕徐芳为孔昭所作小传（见朱彝尊《经义考》卷六十一“《易》六十”）。

〔7〕郑三俊《方贞述先生墓志铭》。

〔8〕浙江古籍出版社排印本作“乙丑”，误，应作“己丑”。“乙丑”为康熙二十四年（1685）。

历三年（顺治六年，1649）五月，永历朝“升方孔炤兵部尚书，总督蕲、黄、安、庐军务，恢剿河南、山东地方”。（同月又升“金光辰兵部右侍郎，联络滁、和义旅；左光先、叶士彦各右佥都御史，联络安六、庐州各义旅”；前两月，即永历三年春三月，以密之为右侍郎兼东阁大学士。）此事尚未见其他文献有载。如确有其事，并且这个方孔炤即是桐城之方孔炤的话，那么所谓“总督蕲、黄、安、庐军务”就有点儿像是接理当年熊文灿、杨嗣昌的职务，而“恢剿河南、山东地方”则又类似他崇祯十六年以右佥都御史兼理河北、山东军务之事。依多数文献载，崇祯十七年北京陷落之后，孔炤（先至南京，然后）即奉母归隐桐城老家，未再出山。所以，如果永历朝果真升他为兵部尚书的话，那么他大约也并没有赴命。

孔炤一生政治生涯，两次遭受打击，两次复出，饱经忧患。两次打击，一次是因忤魏珩而革职，一次是因遣将失机而逮系诏狱，而其真实原因，则是在对农民军剿、抚的策略上与杨嗣昌有异。^{〔1〕}然而他忠于明朝廷的决心始终不渝。越是遭受打击，越是名声鹊起，引得当时廷臣对他交章推荐^{〔2〕}。两次政治上的打击实际上成就了他的忠臣之志，写就他人生历史上引以为荣的悲壮篇章，他和他的亲友及合道同僚无不为他鸣不平，也无不津津乐道于此。瞿式耜称他“以真品发真才，以实心任实政……手操有略，不让于王宗古之风度”^{〔3〕}。郑三俊慨叹“虽两蒙赐环，

〔1〕 在弘光朝也遭受排挤、陷害，此事除《明季南略》，我所见方家人及其他人的记述未曾提及。

〔2〕 如吴之皞、罗尚志、汪应元、马如蛟、李继贞、王洽、马鸣世、李右谿、张懋爵、杨尔鸣、刑科给事中瞿式耜、兵部尚书傅宗龙、兵科给事中李永茂、刑部吴国仕等。均见《七代遗书·系传》郑三俊《方贞述先生墓志铭》后附。

〔3〕 《七代遗书·系传》郑三俊《方贞述先生墓志铭》后所引。

然公之才略，终未一展”〔1〕。八十餘年以后，孔昭重孙正璠犹“念其先大父贞述公抚楚剿贼旧事，慷慨悲歌，座人为之悽怆下泪”〔2〕。

有明一代，桐城方氏明哲辈出，遂为世家。其为官宦者，多忠于职守，或以公正清廉，或以气节称。方法孙方佑（方懋子），字廷辅，举应天乡试，天顺元年（1457）进士，拜监察御史，风裁严峻，朝有大议，台长必曰：“方御史谓何？”抚河间，“绝请谒，厘宿弊，衙者日众。上赐玺书褒之。”成化初，以救边民事忤中贵人，谪攸县。考绩第一，推为桂林守。《明史·志第七十·刑法二》曾记：“时（宪宗）帝多裨政，而于刑狱尤慎之，所失惟一二事。尝欲杀一囚，不许覆奏。御史方佑复以请，帝怒，杖谪佑。”方佑从子方印（方琳子），字与信，号朴菴，成化十三年（1477）举于乡，授天台令，“邑号剧繁，公不矫激取誉，务在实教之，劝农耕，崇学校，抑豪奸，化流于民。数日卒，官囊不满十金。吏民助棺殓，里巷罢市相吊。”方佑另一从子方向（方瑜季子），字与义，别号一菴，成化十七年（1481）进士，授南京户科给事中，“视利若浼，视官若芥，一无所挠屈”，上疏劾巨珰陈祖生“擅作威福，渔猎军民，而诸臣持禄阿附，无忠直节”。《明史》记他“入覲时，仆私市一珠，索而投诸海。”〔3〕方向兄方舟，字与济，亦以直节称。方向玄孙方大任，字思任，号赤城，大镇从弟，万历四十四年（1616）进士，

〔1〕《七代遗书·系传》郑三俊《方贞述先生墓志铭》。郑三俊，字用章，池州建德人，万历二十六年（1598）进士。为人端元清亮，正色立朝。天启初陈中官侵冒六事，忤魏忠贤，四年（1624）杨涟劾忠贤，三俊亦上疏极论，明年忠贤党徒请毁天下书院，劾三俊与邹元标等同流合污，革职闲住。崇祯元年起用，历官刑部尚书，加太子少保。（见《明史·列传第一百四十二》）

〔2〕《七代遗书·系传·副使公家传》后引鲁之裕语。

〔3〕《明史·姜绂传》附。

“性清峻，官至开府，家无千金之资”。^{〔1〕}方印孙学渐本人虽未曾做官，却曾著《治平十二箴》，“谓圣人不缘居常忽其戒微，小臣不因疏逖忘其进规”。^{〔2〕}故其子大镇“居官公廉惠爱，所至有声，尤尚风节”，为大名府推官，“以平恕称，狱无滞囚。尝平反疑狱，所活者百三十人”^{〔3〕}；巡盐浙江，疏请蠲商灶新税之半；“巡按中州，福藩请洛阳田四万顷益汤沐，三分起科，计银十二万两，奏减其半”。邹元标、冯从吾建首善书院，“核品严，甚推重公”。^{〔4〕}大镇弟大铉，万历四十一年（1613）进士，仕户部主事，“立气节，能文章”^{〔5〕}。生于这种家族中的方孔炤，故能承继先人之节操，在嘉定，救高孝廉；在福宁，有德政；入朝以正色而立，耻以周旋当世为务，“乃绝干誉之途”^{〔6〕}，忤珰忤相，终能全名保节。故马其昶于《桐城耆旧传》卷十二《张夫人传第四》后赞曰：“方氏累代著忠贞之节，……妻视夫为死生，臣视官守为死生。卓哉！”

引人注目的是，方氏族中这些踏上仕宦路途的人，又多有与权珰势力作斗争者，自方佑开始，代代相继。方法孙方佑，曾于成化朝为救坐俘当死的边民触怒中贵，廷杖谪攸县。方佑从子方向（方瑜之子），于孝宗朝劾巨珰陈祖生，“群阉侧目”，谪多罗驿，其父“乃抚其背曰：‘行矣，勉之！’”方向从子方克（方舟之子）于世宗朝劾巨珰邱得。方向玄孙方大任又在万历朝劾魏

〔1〕《桐城耆旧传》卷一《方桂林、琼州传第七》、同卷《方天台传第八》、卷五《叶尚书、方巡抚传第四十六》。

〔2〕《桐城耆旧传》卷一《方自勉公传第四》、同卷《方桂林、琼州传第七》、卷四《方大理传第三十五》。

〔3〕《七代遗书·系传》陈济生《方大理传》。

〔4〕《桐城耆旧传》卷四《方大理传第三十五》。

〔5〕朱书：《方鑫山先生传》（《鑫山集》附录）。

〔6〕《全边略记自序》。

忠贤营生圜逾制，“当逆珰未甚时，公发其奸最早”，致遭魏忠贤陷害，但他以先世事迹自励，疏称“臣为国击奸，实不敢容默，为家世羞”。〔1〕孔炤继而又在天启朝与业已气焰熏天的魏忠贤抗争。到了密之，又因与阉党馀孽阮大铖结怨〔2〕，弘光初遭其迫害，“间关亡命，救死不遑”〔3〕，永历时则因司礼太监王坤之疑忌而被排挤出朝〔4〕。然则有明一代，桐城方氏竟有六代人皆为权珰之仇敌，多遭陷害，他们的政治命运，也就多与此相关联。

第二节 著述

孔炤一生著述颇丰。方中履《汗青阁文集·先贞述公诗后序》（署“戊午，康熙十七年，1678，夏六月二十有七日”）：

先大父中丞公既没，哀集所著书，有《周易时论》、《尚书世论》、《诗经永论》、《春秋窃论》、《礼记节论》、《四书当问》、《知生或问》、《全边略记》、《旧草》、《环草》、《抚楚奏议》、《乌尧小言》、《环中堂诗集》、《文集》，总若干卷。

《环中堂诗集》为方中发刻，方中履校。方中履《先贞公诗集后序》又说：

〔1〕《桐城耆旧传》卷五《叶尚书、方巡抚传第四十六》。

〔2〕阮大铖因密之劝钱秉澄退出中江社而结恨于密之，又因疑《留都防乱公揭》出密之手而益恨之。密之究竟参与起草《公揭》否，尚不清。但密之的从叔方文在《公揭》上签名，却是实有其事。

〔3〕马其昶：《桐城耆旧传序目》。

〔4〕据王夫之《永历实录》。

岁时伏腊，兄弟相聚，则必太息，语及遗书。于是四弟发请先刻《诗集》行于世，而以讎校属履。

后辑入《桐城方氏诗辑》。

《桐城耆旧传》记孔炤有《环中堂集》十二卷，当包括《环中堂诗集》与《环中堂文集》。

《心学宗续编》卷之三梅文鼎为方孔炤所作小传云：

先生……五经有论，《易》曰《时论》，阐秩序变化、无我备物之旨。

方中发《环中堂诗集序》（《桐城方氏诗辑》卷二）：

公……于五经皆有论述，惟《易》与《春秋》，尤矜独得焉。

梅文鼎、方中发所云“五经”，即指中履《先贞述公诗集后序》所述前五书（《尚书世论》二卷、《春秋窃论》二卷、《礼记节论》若干卷、《诗经永论》四卷、《周易时论合编》二十三卷）。

但中履所述远不完备。据下引方昌翰所述，孔炤一生著述，有二十余种。

郑三俊《方贞述先生墓志铭》（《七代遗书·系传》）后方昌翰按语：

公在西库时与漳浦黄石斋先生讲《易》，晚岁著有《周易图象几表时论合编》二十二卷，载入《钦定四库

全书》，今刻本仅有存者。《全边略记》十二卷，载《明史·艺文志》。《环中堂文集》十四卷、《诗集》六卷，似即《江南通志》所载之《白鹿山集》。《诗经永论》、《过庭实录》二书，今藏有抄本。惟《职方旧草》、《抚楚疏稿》、《抚楚公牒》、《知生或问》、《西庠随笔》、《乌尧小言》六种刻入《方氏丛书》。他如《尚书世论》二卷、《春秋窃论》二卷、《礼记节论》、《庸书》、《广石言》、《抱一斋当问》、《不佞集》、《畿辅屯垦节要》、《四书当问》、《学易中旁通》、《保障二议》、《勘楚节钞》、《知言鉴》、《明善述》、《金陵戒子书》，久经阙佚，搜求尚未有得。

此外尚有：《师中表》、《师治篇》，作于崇祯戊辰（元年，1628）。郑三俊《方贞述先生墓志铭》：

戊辰……著《全边略记》，作《师中表》、《师治篇》，明庙谏者，君相也。

又有《潜草》。《物理小识总论》方中通按语：

潜草者，先祖中丞潜夫公，讳孔炤，中万历丙辰。五经皆有述，独精于《易》。以象数微理，详具《时论》。晚径十五年，自号潜老夫。其随笔稿曰《潜草》。

《青原志略》卷三《仁树楼别录》页二十五上于“《潜草》曰”之“曰”字前注曰：“方仁植中丞著。”《时论》中自有称

引。^{〔1〕}

但看来孔炤的作品，存世的只有《环中堂诗集》、《时论》、《全边略记》和《七代遗书》中的六种，其余的可能都已佚失。以下对《全边略记》和《七代遗书》中的六种，作一介绍。

• 《全边略记》十二卷

著于崇祯元年，孔炤复官兵部职方员外郎时。由桐城姚文选镌版，其婿孙临、曹台岳校。版刻后复毁，存摹本。《心学宗续编》卷之三梅文鼎为方孔炤所作小传云：

先生……在职方著《全边略记》。

方中履《汗青阁文集·先贞述公诗集后序》：

……《全边略记》既刻，复毁，仅存摹本。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藏有1903年北平图书馆铅印本、1920年北平园铅印本、1920年北平图书馆据崇祯刻本之排印本。

其目录为：

- 卷之一 蓟门略（居庸、紫荆、倒马三关略在内。）
- 卷之二 大同略（雁门、宁武、偏头三关略在内。）
- 卷之三 宣府略
- 卷之四 陕西延绥略（固原略在内。）
- 卷之五 甘肃略（嘉谷关略在内。）
- 卷之六 宁夏略
- 卷之七 蜀滇黔略

〔1〕 见《时论·经传部分》卷一页十八下、页七十二上等处。

卷之八 两广略（湖广土司在内。）

卷之九 海略（广东、福建、浙江、南直、山东、北直。）

卷之十 辽东略（山海关略在内。）

卷之十一 腹里略（北京、南京、湖广、浙江、江西、福建、广东、广西、云南、贵州、四川、河南、山东、山西、陕西。）

卷之十二 师中表（洪武元年，止天启七年，有序。）

神势图（计十八图，有序。）

其《自序》曰：

尝读《周礼》，职方氏掌天下之图与其地，辨其邦国都鄙，四夷八蛮七闽五戎六狄之人民，周知其利害，包括纁纁，详哉。……夫式于帷幄之内，决胜万里之外，其唯聪明睿知者乎！中叶委裘，调和将相，则士可以豫附。我朝虽罢丞相府，而丝纶枢密，得其任者，心膂之于肢臂，初不异也。失之相，始求之中贵；中贵而贤，甚能助相之贤。而一不贤，则必倒太阿，持兵柄，其流毒莫可补救。故相者近而将者远也。将必倚相，或倚中贵，然后自必其命，而大有为于疆场间。……牛马走两待罪，视草缙云，天启之季。幸而褫崇禎之初，幸而赐环，重有感于一彼一此之故。恐人负官，非官负人也。时情所竞铨台省，散及粉署，更冀陟铨，而牛马走比筮三刀^{〔1〕}，例多不予清要，叨此署已逾分，旅进旅退，窃愧于衷，搜部中所云典故，惟堂稿而已，多舛

〔1〕 三刀，用为官吏升迁之典。《晋书·王潜传》：“潜夜梦悬三刀于卧屋梁上，须臾又益一刀……主簿李毅再拜贺曰：‘三刀为“州”字，又益一者，明府其临益州乎？’……果迁潜为益州刺史。”

蚀，即诸边筹塞语充栋，要领几何？而历朝《实录》、秘府莫由遍诵，于是据所管窥，恒苦固陋。……牛马走出山日，家廷尉命之曰：“毋旷职，必正色以立于朝。”而署中积习，以舟旋当世为务，牛马走耻之。乃绝干誉之途，虽两入而多违也。……是《记》也，期无堕我大人之命。崇禎元年著雍执徐月次析木，司马尚书郎皖桐方孔炤谨述于职方司之澄清堂。

后人对此书的评价，我所见有刘献廷《广阳杂记》，此书卷第三有一则：

《全边略记》，桐城方孔炤潜夫之所著也。潜夫于崇禎初为兵部职方郎时所著。共十二卷。其书略录一代事迹耳。未见历朝《实录》，闻见浅陋。而诸边形胜、道里远近暨诸堡寨，毫无考订。明末人留心边计者，胸襟眼界只于是耳，可叹也。

“未见历朝《实录》”，这个孔炤自己已在《自序》中说过了。“毫无考订”，则可能是明人治学、著书的风气，不光是孔炤。如顾祖禹之父顾柔谦评《明一统志》，颇似刘献廷评《全边略记》。《清史稿》卷五百一《列传》二百八十八《遗逸二》《顾祖禹传》（《顾柔谦传》附）：

（柔谦）尝谓：“《明一统志》于战守攻取之要，类皆不详山川，条列又复割裂失伦，源流不备。”

• 《职方旧草》二卷

收入《七代遗书》，分上、下二卷。为孔炤前后两次任兵部职方郎时所著。卷首有《自叙》。卷上有《敬循职掌疏》、《澄清大帅疏》、《会议督师疏》、《实授揭》、《武衡咨》、《议复兵科给事中陈维新条奏》、《察将诘戎议》，卷下有《蒙恩再召疏》、《清查债帅疏》、《乞汰冗官疏》、《申明御览疏》、《出处宜审疏》、《拜将关系疏》、《求外任揭》、《乞假疏》。

• 《抚楚疏稿》一卷

收入《七代遗书》，一卷。《桐城耆旧传》记为四卷。方中履《汗青阁文集·先贞公诗集后序》记孔炤著有《抚楚奏议》，疑即《抚楚疏稿》。此书为崇祯十一年十一月至崇祯十三年四月孔炤为湖广巡抚期间及逮系刑部诏狱初期所作疏揭。有《过河疏》、《四算疏》、《查参疏》、《复总理派饷疏》、《防河咨》、《留总理咨》、《复理院议抚咨》、《移总理六策咨》、《洋坪图说咨》、《请恤战将疏》、《陈情引理揭》、《臣情可原揭》、《谨陈罪状揭》，末附崇祯十七年正月二十三日所作《请旌表臣门三节疏》。

• 《抚楚公牒》一卷

收入《七代遗书》。为孔炤抚楚期间公牒，前二十一篇均为“启杨阁部（即杨嗣昌）书”，附有两篇杨嗣昌回书；后两篇分别为《启楚绅书》、《启王少司马书》。

• 《知生或问》一卷

据方中履《汗青阁文集·先贞述公诗集后序》，此书刊于南京，且约刻于《时论》之后。中履序曰：

先君庐墓合山时，首编《周易时论》，命履兄弟鬻田镵板，又奉命刊《知生或问》于金陵。

此书后收入《七代遗书》。有刘中藻跋。跋曰：

仁植夫子来刺温麻，以邑弟子辱侍函丈。……庚辰幸与密之同籍。……每从密之入铁门慰拜庠中夫子。方同吾乡石斋先生危坐论《易》。其于生死之间，豁然久矣。因问成录。是固神武不杀之养生刀也。以死知生，即以死养生矣。有生者何可不知！崇祯辛巳秋行人司行人温麻门人刘中藻顿首谨跋。

• 《西库随笔》一卷

收入《七代遗书》。为孔炤在刑部诏狱所作闻见杂记，有一定史料价值。如有一条记“黄詹事道周、解少司马学龙，以庚辰八月初四日廷杖各八十，下刑部”。而侯真平《黄道周纪年著述书画考》（页245）则记道周于崇祯庚辰“抵京后，约八月初一、二日，与解学龙各杖八十……随后，下刑部审问”。可以孔炤之记述补正之。

• 《乌尧小言》一卷

收入《七代遗书》。郑三俊《方贞述先生墓志铭》：

……复上《乌尧小言》，列用人知人之故，所教非所用之故，天子优答之。

作于崇祯癸未（1643），孔炤屯田山东、河北之时（开篇自

称“钦差总理河北、山东等处屯务都察院右佥都御史方孔炤”），内容为孔炤向崇祯帝所上救时务之急的方略，记十二条。

黄云眉《明史考证》第七册页 2056 引孙承泽《春明梦馀录》卷三十六所载方孔炤《兴屯疏》：

京师者，天下之本也，畿甸富强，可以抗天下而制其胜，今日者非贫寡之患，而均安之难也，故术贵变通，机惟知恤，生节两端，岂容缓计，阜财诘戎，宜先自京师始。

实即《乌尧小言》的第一则。唯“岂容缓计”，原作“岂容姑缓”。

第四章 方以智事迹杂考

第一节 别号补

密之一生字号繁多，其字曰密之，其号常见者为愚者，其法名为弘智、行远，别称则有愚道人、无可、药地、墨历（人或讹称之为木立）、极丸孝人等。人呼之为木公、无大师、可大师、药公、愚公、密翁等。《年谱》卷首《传略》举密之字号、别称达五十余种。今就阅读《浮山文集后编》、《浮山此藏轩别集》等书所见，补充几个《年谱》未记的别号如下。

• 药游

《浮山文集后编》卷之二《五老药引》：

……适在浮山，药地梦五老为五岳之老，题余杖以“药游”。

• 种药之孤

《五老约引》又有“‘种药之孤’曰”之句。

• 浮渡之孤

《浮山此藏轩别集》卷之二《文孝、贞述两先生遗帖后跋》：

……浮渡之孤以智读而叹曰：……

• 浮渡山愚者

《浮山文集后编》卷之二《青原得瀑记》末署“浮渡山愚者弘智记于笋参中”。

• 浮庐愚者

《浮山此藏轩别集》署“浮庐愚者随笔”。

《方以智全书》第一册卷首图三方以智手迹亦署“浮庐愚者”，并钐篆体阴文“浮庐药地”印。

按：“浮庐”为浮山与庐山之合称。

• 浮庐药地

《方以智全书》第一册卷首图三方以智手迹自署“浮庐愚者”，并钐有篆体阴文“浮庐药地”之印。

• 浮山药地

《〈炮庄〉引》（《浮山文集后编》卷之二）：

浮山药地因大集古今之削漆者，苓桂疏浓，同置药

笼。

• 墨历山樵

据雷梦水《古书经眼录》，《药地炮庄》有潭阳天瑞堂刻本，原题“墨历山樵集、春浮行者萧伯升较”。

附：闲翁

《药地炮庄》上栏各卷首均署“闲翁曼衍”。

《年谱》以《药地炮庄》此例定“闲翁曼”为密之别号，此有误。实则“闲翁”为密之别号，“曼衍”合为一词。《庄子·齐物论》：“和之以天倪，因之以曼衍。”《经典释文》卷二十六《庄子音义上·齐物论第二》引司马彪之说：“曼衍，无极也。”意谓变化以至无穷。《浮山文集后编》卷之一《〈货殖传评〉题词》：

合明山栾庐中，重得此册，反覆数过，深刺人情。
以反衍为曼衍，颓激生波……

《浮山此藏轩别集》卷之一《壶华礪砺》：

……因铍一礪砺，戏作裴绉文，自图雪浪，刻于常山，亦是仇池诗魂，漫衍写照云尔。（迎按：“漫衍”同“曼衍”）。

《年谱》所引《冬灰录》卷一《天界老和尚影前上供拈香，焚〈炮庄〉稿》：

十年药地，支鼎重炮。……将谓撒翻篱笆，随场漫

衍耶？

此类例子甚多，不繁引。

第二节 生平简述

密之生平事迹，时人如冒怀辛、任道斌、蒋国保、张永堂、余英时等已多有研究，本书于“引言”部分也已略言之。现据《年谱》，参其他文献，就其一生大端简述如下。

密之万历三十九年辛亥十月二十六日^{〔1〕}（公元1611年11月30日）生于明南直隶安庆府桐城县，卒于清康熙十年辛亥十月七日（公元1671年11月8日）。

少年随父宦游。万历四十五年（丁巳，1617）夏，父方孔炤赴嘉定任，密之七岁，随父入蜀。次年，父迁官福建福宁，密之亦随之至闽。在福宁居三年，曾亲炙福建金事熊明遇^{〔2〕}，喜其精论。

天启二年（壬戌，1622）九月十一日，密之十二岁，母吴令仪即世。是年归桐城，仲姑方仲贤抚之如己出。

天启五年（乙丑，1625）十五岁，师事白瑜，通剑术，群经、子、史，略能背诵。

七年（1627）十七岁，师事王宣，自此终生受其影响甚深，王宣著《物理所》，密之受其启发，后费近三十年精力著《物理小识》（又著有《物理小识补遗》，未见），书中于《物理所》

〔1〕《年谱》引《冬灰录》卷三兴伟、兴统《十月二十六日师寿日请上堂》，定为此日。蒋国保《方以智哲学思想研究》页33谓密之生于十月二十七日，尚不知何据。

〔2〕熊明遇好西学，与徐光启合译《泰西水法》，又为意大利来华传教士熊三拔《表度说》作序。《明史》有传。

屡有称引。王宣精《河》、《洛》之学，创《河图》变《洛书》说，密之得其秘传，自任晚当发明。

崇祯四年（辛未，1631）二十一岁，为王宣刻《物理所》。

约崇祯六年（癸酉，1633），与陈贞慧交。

崇祯七年（甲戌，1634）至崇祯十二年（乙亥，1639），寓居南京。崇祯九年（丙子，1636）夏，结识冒襄。秋七月，陈贞慧、沈寿民、吴应箕等推顾宪成之孙顾杲为首，出《留都防乱公揭》，共逐逆党阮大铖。阮大铖疑出密之手，恨之入骨。

十二年（己卯，1639）夏初，应南京乡试，中举（余颙为其门师）；结交侯方域。

十三年（庚辰，1640）一月，赴京会试。十三日，孔炤被逮，下刑部狱。三月，密之上《请代父罪疏》，未获准。二十日，成进士，为二甲五十四名，民籍^{〔1〕}，任工部观政。八月，黄道周亦下刑部狱。孔炤遂与之论《易》，密之得侍其间，大受道周《易》学启发。

十四年（辛巳，1641）六月九日，因密之多次向道周求取《易象正》稿，道周末敢授之，作《方密之屡索〈易象正〉，未之敢授，爰谢乃翁》赠密之。

十五年（壬午，1642）春，复社大集虎丘，密之与其义均与之。二月，充任定王讲官。中秋，纳一妾。

十六年（癸未，1643）八月，为永王讲官。

十七年（甲申，1644）二月三日，陛见崇祯帝，上救危方略。三月十九日，李自成军攻破北京内城。崇祯帝自尽，明亡。密之为李自成军所执，备受夹拷。四月十二日夜，乘便脱身，弃妻子南奔。五月初十，至南京。马士英等拥立福王监国，十五日即位称帝。八月二十七日，御史王孙蕃论密之“自亏臣节，复

〔1〕《明清进士题名碑录》。

撰伪书以乱是非。”弘光帝命逮密之。^{〔1〕}遂再往南奔，经浙、闽，抵广州。十二月，解学龙上六等定罪案，拟密之为五等应徒拟赎。旨复密之等拟罪未合^{〔2〕}。

顺治二年，弘光元年，隆武元年（乙酉，1645）四月十五，清兵攻克南京，弘光政权亡。闰六月十五日，唐王于福州即帝位，改元隆武，召密之复故官，以病未就。^{〔3〕}黄道周亦有《与方仁植书》，敦趣孔炤督密之入朝，未应。

顺治三年，隆武二年（丙戌，1646）十月十日，偕两粤文武瞿式耜、丁魁楚等拥桂王监国肇庆。十一月十八日，即皇帝位，以明年为永历元年。

顺治四年，永历元年（丁亥，1647）正月，密之升詹事府少詹事，充经筵讲官。

顺治六年，永历三年（己丑，1649）三月，超拜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不拜。自是永历帝十遣行人敦趣密之入直，密之野服辞谢，不赴。^{〔4〕}

顺治七年，永历四年（庚寅，1650）十一月，平乐陷，闰十一月，密之于回仙洞剃发为僧，执出。

〔1〕《明季南略》卷之二《伪官》。

〔2〕《明史·解学龙传》。

〔3〕中通《陪诗》卷四《惶恐集·哀述》其五：“干戈顷刻尚追寻，病谢天兴叹陆沉。”（自注：唐藩改福州为天兴，诏复馆职，以病未就。）《岭表纪年》卷三“乙丑（迎按：应为己丑）永历三年……八月……遣行人龚之凤敦趣大学士方以智入直，辞。”并注曰：“以智实预端州（迎按：指肇庆）定策，顾称疾，从未见朝。……甲申之变，……弃妻子徒步回南……会马、阮欲中以危法，又易姓名，繇浙入广。闽京复其官，不赴。”《浮山文集前编》卷九《岭外稿》卷下《鹿公小司马墓志铭》：“福州创建，香山再三挟余行。余避之。”（职方主政方鹿公，为密之族叔祖。）

〔4〕中通《陪诗》卷四《哀述》其五：“八年转徙黄头浪（自注：流离天末八年），十诏蒿莱白发心（自注：端州告柴十诏，不受宰相，为白发也。）”《永历实录》卷五《李、文、方（以智）传》：“永历三年，超拜礼部尚书、东阁大学士，不拜。”

顺治八年，永历五年（辛卯，1651）春，清帅马蛟麟逼密之降，左置袍帽，右置利刃，任密之自择。密之不屈，辞左而趋右。马蛟麟大为敬服，乃任其出家，居梧州云盖寺。

顺治九年，永历六年（壬辰，1652）秋，随施闰章北返。八月，抵庐山^[1]。除夕，返乡。

顺治十年（癸巳，1653）春，清吏两次威逼密之出仕，不从。遂至南京，皈依觉浪道盛，圆具天界寺，闭关于高座寺看竹轩。其间友人钱澄之（原名钱秉镫）亦客居南京，遇一僧，曾为崇祯帝近侍中官，述密之持疏救父，感动崇祯帝，帝反复叹曰：“求忠臣必于孝子！”澄之告密之此事，密之伏地，失声痛哭。^[2]

顺治十二年（乙未，1655）秋，孔炤去世。密之破关奔丧。行儒礼，庐墓合山三年，重编《时论》。

顺治十六年（己亥，1659）春，服阙后，曾禅游宁都，交易堂诸子魏禧、林时益等。其后拄杖江西南城之景云、资圣、新城之寿昌、廪山、南谷及泰和沟林诸刹。

〔1〕《浮山文集后编》卷之一《书周思皇纸》：“壬辰八月止匡庐。”《年谱》云密之是年九月初与施闰章同抵庐山，不确。容肇祖《方以智和他的思想》言密之于是年冬回到庐山，则更不确，实际上，密之是年冬已回到桐城。

〔2〕《清史稿》卷五百《列传二百八十七·遗逸一》：“其闭关高坐时也，友人钱澄之，亦客金陵，遇故中官为僧者，问以智，澄之曰：‘君岂曾识耶？’曰：‘非也。昔侍先皇，一日朝罢，上忽叹曰：‘求忠臣必于孝子！’如是者再。某跪请故，上曰：‘早御经筵，有讲官父巡抚河南，坐失机问大辟，某薰衣，饰容止如常时。不孝若此，能为忠乎？闻新进士方以智，父亦系狱，日号泣，持疏求救，此亦人子也。’言讫复叹，俄释孔炤，而辟河南巡抚，外廷亦知其故乎？’澄之述其语告以智，以智伏地哭失声。”按：《清史稿》此传在“其闭关高坐时也”前有“康熙十年，赴吉安，拜文信国墓，道卒”句。中华书局标点本在“道卒”后标以逗号，在“其闭关高坐时也”后标以句号。此显误。密之非卒于闭关高坐之时，此为无须饶舌之事实。“其闭关高坐时也”，应属下句。（王遽常主编《中国历代思想家传记》（下）收《清史稿》此传，仍沿此标点之误。均宜改。）

康熙三年（甲辰，1664）冬起，主青原法席。

康熙十年（辛亥，1671）三月，“粤案”作，中通被逮。密之自诣庐陵，逮至南昌。五月，押赴岭南。十月七日，舟次万安惶恐滩，夜分波涛忽作，密之弃世。

康熙十一年（壬子，1672）冬，密之柩始归桐城。肉身归血子，遵遗命葬浮山^[1]母茔之侧；爪发付法嗣，浮山华严寺为建爪发塔。青原山又为建衣钵塔。

第三节 粤难起因刍议

密之死难事，容肇祖 1948 年发表《方以智和他的思想》已涉及之：

一六七一年三月，他和儿子中履在吉州被捕入狱，中通亦于三月二十七日被捕入桐城县狱。过了几个月，他们两处都得到释放。他想要到吉安，去拜文天祥的墓，十月七日，舟次到万安，病卒，年六十一。

容先生既已叙述密之被捕事，则已逼近密之死因。但容先生

[1] 《大明一统志》卷之十四《安庆府·山川》：“浮山：在桐城县东九十里。一名浮渡山。上有三百五十岩、七十二峰。其中可居可游者三十六。西南有独峰，直上千仞。大江环绕，望之若浮，故名。山半有大通岩，飞瀑数百仞，尤为奇胜。”《浮山此藏轩别集》卷之一《浮渡野同岩》：“……桐之浮渡山，洞最多，而连蜷平步，人植门窗居之。……先祖卜筑此藏轩，以授老父。乙丑使蜀回，篋得‘同人于野’，题‘野同岩’于海岛前，盖取其面南也。老父曾梦邵子于此种松，故又书‘行窝’焉。先母葬山之北，久许此藏，且作伯时之顾瞻云尔。”（按：李公麟，字伯时，宋代画家。）

浮山在今枞阳县境。枞阳在现桐城县南，长江北岸。1949 年由桐城县析置桐庐县，1951 年改为湖东县，1955 年改枞阳县。

不知因何又说密之被捕后得到释放，如此一来，则密之之死，又只是因为疾病，而与被捕无关了。1962年，仪真、冒怀辛发表《方以智死难事迹考》，据方中发《白鹿山房诗集》、方中履《汗青阁文集》卷下《宗老臣梅先生七十序》及方中德《数度衍》卷首《与梅定九书》等材料考得康熙十年（辛亥，1671）春，密之在庐陵被捕，方中通等在桐城亦被逮。是年夏，密之在押往粤西的途中，于万安惶恐滩头去世。这才第一次揭示出，清廷之迫害是密之逝世的真实原因。1972年余英时著《晚节考》，又对密之死难事作了详细考辨，余先生认为，密之并非死于疾病，而是自裁尽节，具体方式则是投水而死（地点在惶恐滩）。余先生于此有详辨。余先生用“以虚证实”法揭出密之自裁死节说，思之颇有理，惜尚无实证，大陆学者，似多未接受此说。

密之因“粤难”受害而死，已确凿无误。但所谓“粤难”，究系何事，即密之被逮而遭流放之罪状为何，至今尚扑朔迷离。余英时言，曾细查康熙十年前《清实录》与《东华录》，未见有关密之案情者。^{〔1〕}今人大致推测此案与密之流离岭南期间的人事有关。如冒怀辛推测密之在两广期间曾与永历朝瞿式耜等过从甚密，而康熙十年距永历朝覆亡不久，且密之在岭南所写文字（《岭外稿》）极多忌讳语（称清人为“索头”、“丑虏”、“羯胡”等），甚便于仇家罗织罪名。^{〔2〕}任道斌推测是因密之在粤西旧友触犯清廷禁律，流言蜚语，累及密之，受牵连而被捕，且累及亲属。^{〔3〕}

各种材料表明，所谓“粤案”情节之严重，非同寻常。魏礼《萧孟昉六十序》中所言，即可见一斑：

〔1〕《方以智晚节考》页112注230。

〔2〕《方以智全书前言》页26—27。

〔3〕《年谱》页274。

……有高僧无可，中奇祸。人之闻之者，咋舌摇头，如疫疠猛火不敢近。所亲信或委之而去。……〔1〕

而其起因，则可能确系仇人构陷。《七代遗书·系传》密之传后引林六长语：

忠良被谤，从昔有之。然不谓抗节负义，炳若日星，如密之者，当万死一生之余，而乃为其仇隙诬蔑至此，岂不哀哉！讥人伏机既久，天下之所共知。令人感愤一时，流涕千载。

近读《方以智著述知见录》，发现有一则材料，颇有助于说明“粤案”加于密之的“罪状”。《知见录》页73引魏世效《书木公册子后》语（《魏昭士文集》卷四）：

……公尝至翠微峰，与先君子讲《易》，时予方入塾。甲乙之际，东南变起。公习静青原，而究未免谣诼。呜呼，其亦盛名之难居也夫！

这里所说的“甲乙”，当然不会是指鼎革之际的甲申、乙酉，而只会是顺治年间的甲午、乙未（十一——十二年，1654—1655），或康熙年间的甲辰、乙巳（三年——四年，1664—1665）。从魏世效的叙述次序看，他先叙密之至翠微峰，与魏禧讲《易》事，次叙“甲乙之际，东南变起”，而密之至翠微峰始晤魏禧系在顺治十六年春（参看《年谱》），故似宜断甲乙为康熙甲辰、乙巳。不过我查阅康熙甲辰、乙巳间的历史，未

〔1〕 转引自《方以智晚节考》页98。

发现那段时间东南地区有什么大事。而顺治年间的甲午、乙未，东南地区南明军的活动非常频繁，影响也很大。魏世效会不会用的倒叙法？我现在倾向这种看法。且看看这两年间东南地区发生的一些大事。

甲午正月，南明定西侯张名振、兵部侍郎张煌言以上游有蜡书为内应，率郑成功之师，以海船数百溯江而上，入京口，二十日登金山，望江宁，遥祭明孝陵。六月，李定国再攻梧州，不克。一时贺县、怀集、开建、永安等地义师纷起响应。李定国复东进，十月陷高明，围新会。十一月，清漳州千总刘国轩献城叛清，清总兵副将、知府等皆叛。郑成功抵漳州，授刘国轩为都督僉事，管护卫后镇，进兵泉州，时漳属十县皆归附。十二月，成功遣师攻陷同安、南安、惠安等县，然后移师兴化地区。

乙未正月，成功师取仙游，又改中左所为思明州。五月，遣张名振、陈辉统兵入长江，又遣水师右军洪旭与陈六御率师北上。八月，张名振率师至长江，遣将阮成领兵自崇明乘船北上，活动于山东登莱沿海地区。九月，成功之师分遣南北，馀数镇守厦门，因侦知世子济度统满汉官兵至闽，乃全师退守厦门。十月，成功遣甘辉、洪旭等部至舟山，清镇守舟山副将开城降，清浙江定关守将、台州副将等均赴舟山请降。名振率师从长江至舟山来会。成功命陈六御与张名振等守舟山，至丙申（顺治十三年，1656）郑成功攻福州，不克。清兵复取舟山。^{〔1〕}

所谓“甲乙之际，东南变起”，会不会即指上述南明军在东南一带的反清战事？而所谓“粤案”，会不会即指密之与这些事件的联系？而且我妄测，这案子说不定即与张名振军以上游有蜡书为应，溯长江而上，进逼南京有关。因为这段时间，密之正在

〔1〕 参见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室编《清史编年》第一卷（顺治朝）及沈起炜编著《中国历史大事年表》（古代）。

南京高座寺。所以虽已事隔多年，至密之入主青原法席之时，仍未免遭来谣诼（密之自康熙甲辰至辛亥“粤案”事发前，即1664—1670，均在青原山），以致酿成大案。^{〔1〕}当然，这点还只是设想而已，还没有什么佐证。但由魏世效的叙述，我们却得以进一步接近所谓“粤难”真相，至少可以肯定两点：（一）“粤案”之罪状，是密之与甲乙间南明反清活动的联系。不管这种联系是确有其事，还是仅仅为仇家诬指，仅此罪名，即非同小可，以密之曾超拜永历朝之内阁大学士而言，岂能不震动清廷，又岂能不严加查办！难怪魏礼说人闻之咋舌摇手，如瘟疫猛火不敢近。（二）罪情确系由人告发，由上引林六长语，可知告讦者必属密之宿仇。

此节写完，拜读余英时《晚节考新证》，知余先生认为此案源自密之昔日在粤西时，楚、粤将领多系孔昭旧部，尝欲迎密之出任军务事，而密之所系罪状则必属谋反之类，故此又株累亲属。^{〔2〕}又发现余先生在《新证》中已引用魏世效“甲乙之际，东南变起”的话，据称此段话又转引自冒怀辛《方以智死难事迹续考》（余英时注：一九八一年作者寄赠原稿副本，出版时地不详）。余先生谓“‘甲乙之际，东南变起’即康熙三年甲辰张煌言、李来亨、郝摇旗等起兵之事”，则“甲乙”指康熙三年甲辰（1664）与康熙四年乙巳（1665）。我查《中国历史大事年表》（古代），郝摇旗在康熙甲辰前一年已逝，甲辰八月李来亨战死在湖北的茅麓山，似不能归到东南之变。惟张煌言在甲辰年于南田悬磬岛（今浙江象山南）被捕，押至杭州遇难，此事发

〔1〕 在方孔炤一章，我们曾提到《岭表纪年》记永历三年（顺治六年，1649）五月，永历朝“升方孔炤兵部尚书，总督蕲、黄、安、庐军务，恢剿河南、山东地方”之事。此事若属实，则也许也与“粤案”有涉。

〔2〕 《方以智晚节考》（增订扩大版）页188—189，页198等处。

生在东南地区。但乙巳年他们这些人都已不在人间，所以甲乙之际的“乙”，就没有着落。余先生以康熙甲辰“张煌言、李来亨、郝摇旗等起兵之事”解“甲乙之际，东南变起”，似尚难圆其说。

究竟是顺治甲乙，还是康熙甲乙，但愿今后有新的材料能把它落实下来。

第五章 方以智著述杂考

密之一生勤于著述，作品甚夥。其行世之作《通雅》、《物理小识》、《东西均》、《药地炮庄》已为人习知，多有徵引。^{〔1〕}现代学者侯外庐、冒怀辛、任道斌、蒋国保等对密之作品做过详细考索，尤以任道斌《方以智著述知见录》（分“诗词歌赋”、“文集”、“画册、题跋及墨迹”三类）最为完备，笔者已无须蛇足，亦无力遍考。仅就目力所及，对《方以智著述知见录》作一点补遗；再就近期所思，作几点尝试性杂考。

第一节 《方以智著述知见录》补遗

（加*号者在《方以智全书前言》中已著录）

*《浮山文集后编》二卷

浙江图书馆藏有海宁张宗祥先生精抄本《浮山文集》。《浮

〔1〕 另有抄本《易馥》、《一贯问答》不易见，在《中国哲学》第三辑有选录。抄本《冬灰录》，现藏安徽省博物馆，不易见。

山文集后编》为其中一部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清史研究室据此抄本整理标点，发表于《清史资料》第6辑。署名原作“药地愚者智随笔”，收密之顺治八年（辛卯，1651）至康熙五年（丙午，1666）间作品，二卷。卷之一收《辛卯梧州自祭文》、《向子期与郭子玄书》、《惠子与庄子书》、《虚舟先生传》、《灵前告哀文》、《〈易馥〉引》及《〈周易时论合编〉后跋》等文二十一篇，卷之二收《〈五老约〉引》、《游梅川赤面易堂记》、《〈炮庄〉引》、《游子六〈天经或问〉序》、《青原得瀑记》等文二十一篇，二卷共收文四十二篇。

* 《浮山此藏轩别集》（又名《浮山别集》）二卷

《方以智著述知见录》录有《此藏轩别集》，谓“书名见《桐城方氏七代遗书》，方昌翰‘按语’。光绪时尚有藏本，今佚。”

《清史资料》第6辑与《浮山文集后编》同时发表《浮山此藏轩别集》标点本。此书为《浮山文集》的最后一部分，亦据浙江图书馆藏张宗祥先生精抄本整理（少数题跋原件现存安徽省博物馆，整理时曾参校之），二卷，署名原作“浮庐愚者随笔”，为密之晚年书画题跋集。书后有密之在青原山的弟子刘砥^{〔1〕}《浮山别集跋》。

* 《浮山日榭》

此书在《时论》、《药地炮庄》中均曾引用，据说有抄本。

〔1〕 刘砥在《青原志略》数见。他曾为方孝标《钝斋诗选》作序。序见唐根生、李永生点校之《钝斋诗选》（黄山书社1996年5月第1版）附录一。密之亦为此书作序，见同书。

《浮山闻语》

《时论》中有称引。《时论·经学编》卷之四页四十二下：

《浮山闻语》曰：“京山曰：‘物可养而后可止。虎豹不可止，为不可养耳。……’愚者叹曰：老子悲天地，以万物为刍狗，《易》何乃以人间之贤豪为马牛豕乎！……”

卷之六页六十八上：

《浮山闻语》曰：“戴凭拯蒋遵之困，杨政掾范升之困，朱家免季布于广柳，王褒免门人役安丘者，亦各有其志与焉。”

此外在卷之七页七十二下、卷之八页三十八上等处亦有，不具引（有的地方简作《闻语》）。从内容看，此书基本上属笔记性质，类似《浮山日徂》。但也许是孔炤的作品，现暂列为密之著作。

* 《龙眠浅说》

《通雅》卷首之三《诗说·庚寅答客》中履识语：

老父旧有《龙眠浅说》，直之叔戊寅^{〔1〕}刻之。

《钝斋诗选序》

《著述考》等未著录。今刊唐根生、李永生点校之《钝斋诗

〔1〕 崇祯十一年（1638）。

选》^{〔1〕}（在该书《附录》一）。《钝斋诗选》为密之从弟方孝标之著作。方孝标（1617—？），初名玄成，因避康熙讳，以字行，号楼冈。顺治三年（1646）举于乡，六年（1649）成进士，改庶吉士，官至内弘文院侍读学士。顺治十四年丁酉（1657），江南科场案发，其弟方章钺罹祸其中，孝标父子兄弟谪戍宁古塔（今黑龙江宁安），两年后释归。康熙五十年，《南山集》案发，因戴名世在《南山集》中徵引《滇黔记闻》（孝标著）用南明弘光、隆武、永历年号，且“极多悖逆语”，朝廷震怒，戴氏被处斩，孝标虽死犹遭挫骨。密之序约撰于康熙四年（1665）。序中曰“与吾弟楼冈别二十四年而遇于芝城，又遇于乌石”，又称“钝斋诗多自徽外返江南五六年间所作，古意新声，络绎奔会，要归大雅，本温柔敦厚之教，不佚于铍，不炫于艳，不倣诡以跃治，又不衰飒以塞南，殆学道之所蕴乎。”

《芦药合草》

康熙六年（丁未，1667）密之与其门师余颙的谈话录。“芦”指余颙别号季芦，“药”指密之别号药地。

《浮山此藏轩别集》卷之一《书〈芦药合草〉后》：

甲辰，师来青原。丁未，智诣莆田……其一时随寓之语、酬唱之句，容寓记室辑而存之。吾师既衍临别薪火之旨，因汇一编，题曰《芦药合草》，亦以三十年之白发师生，留此一会，非偶然也。……是年为庚戌，药地六十。

〔1〕 黄山书社1996年5月第1版，系以安庆市图书馆藏抄本为底本，校以中国社会科学文学研究所图书馆藏之抄本。

* 《青原志略》十三卷

一名《青原志》、《青原山志》、《青原山志略》。

此书《四库提要》有著录，在《史部·地理类·存目六》。《四库存目丛书》收有此书，在史部第245册。

《四库提要》记为“国朝僧大然撰，施闰章补辑”，未及密之之名。实则此书乃由倪嘉庆（笑峰大然，人称笑公）草创于顺治末年，施闰章作过删改，最后由密之在晚年主持青原法席期间总其成。密之于此书出力最多，故可归入密之著作。

《四库提要》谓“大然始末未详”，则四库馆臣显然并没有细读此书。因为此书卷二《僧传》页六下——页九上及卷四《碑记》页十七上——页廿一下分别有大然之长篇传记资料，言大然之始末极详。第一篇（无篇名）未说明笑峰俗名，但已说他是镇江丹徒人，宋倪文节公思^{〔1〕}之后，天启壬戌（1622）进士，及党事下狱七年，乙酉（1645）剃染，礼天界和尚为师，卒于庚子等事。第二篇为张贞生所撰《青原笑峰禅师衣钵塔铭》，叙其行实更详：

……吾青原笑峰禅师，师法讳大然，号笑峰，一名函潜，俗姓倪，讳嘉庆，字笃之，别号朴菴，再号邈菴。父碧山公，讳一本，母余氏。以万历己丑十月廿五日生。……天启辛酉举于乡，壬戌进士，累官户、兵二部正郎。……跌坐而逝，是为康熙己亥四月十六日。世寿七十有二，僧腊十六。所著有《计草》、《枢草》、

〔1〕倪思，字正甫。乾道进士。光宗时累官礼部侍郎。宪宗时为言者论去，复召还，试礼部侍郎。论谏多切直。先后忤韩侂胄、史弥远。侂胄诛，复召，历礼部尚书。卒谥文节。有《齐山甲乙稿》、《兼山集》等。

《铨草》、《遯草》，栖霞、天界、博山、寿昌、景云、青原各有《语录》。立众安禅，则有《丛林须知》；正讹宗派，则有《定祖图说》、《熄邪四辨》、《五灯正宗》。

密之于编撰《青原志略》方面所起的作用，从以下序文即可知。

施闰章《青原山志略序》（署“康熙己酉^{〔1〕}三月望后五日愚山居士施闰章书于南浦客舍”）：

……青原之为山，起平壤，回冈相抱，扁钥层深。自七祖卓锡，迄于今称祖庭，与曹溪埒。前十余年笑公始创为山志，属草未竟，其徒因而增辑，然唐以前名人罕至者。……其余记载颇放逸，自明至今，作者遂多。余尝芟其十一，病未卒业。会药公来是山，故以归之。出其余力，搜括岩穴，网罗旧闻……合为《青原山志》。其先后编校相助有成者，则陈伯玘、宋商玉、郭入同诸子之力与焉。……药公之志是也，宁惟夸诩山灵已哉！

黎元宽《青原志略序》：

……药地老人行其《青原志略》，而属宽序之。……《山志》于是适就药老人。……今《志》属草创于笑公，而大扬榷于愚山使者。

〔1〕 康熙八年（1669）。

许焕《青原志序》：

……要之青原以思公而传，得诸名贤之题咏而益传，得愚大师以大手笔备载文迹而益盛传……

于藻《青原山志略序》（署“康熙己酉夏知庐陵县事宛平于藻慧男氏题于春音堂”）：

……笑峰大师曾创一稿，愚山先生携之去，摺摺未就，乃以属药地大师。师令门下士搜讨遗逸而积录之。山水道场，文事风物，高深大小，统类森罗，凡十有三卷。

阅读此书内容更能明此。书中凡“药地智师”、“药地大师”、“药师”、“药地老人”、“药公”等称谓，触目皆是；卷三《书院》加进了不少密之论学语以及有关密之祖、父、外祖、子中履学术活动的记录；卷五《序》、《说》，卷六《游记》、《纪事》，卷八《书》，卷十至卷十一《诗》，大部分是密之本人或密之师友、弟子的作品，后一部分有很多内容是称颂密之学术及风范的；卷十二、卷十三卷前分别题“药地学人郭林人同、吴云山舫编”、“药地学人胡映日心仲、方兆堯乘六编”。这些都表明此书由密之接手后实已作了很大扩充，远非笑峰初稿之面目了。

今《四库存目丛书》标此书为“〔清〕释笑峰等撰，施闰章补辑”，曰“等”，以示此书非自笑峰一人之力。但《四库存目丛书》标此书影印本乃据“首都图书馆藏清康熙八年刻本”，曰“康熙八年”（1669），似仅据书之卷首施闰章序及于藻序之署期。但从下列情况看，此书不可能是康熙八年刻本。

（1）此书卷十三页三十有一份官方告示：

(镇守江西南赣等处地方总兵、左都督带余□三次) 杨 为禁约事。照得吉安府青原山静居禅寺, 乃系 七祖道场, 自唐迄今, 久历年所。向为 墨历药地愚者禅师舍宰相身, 登坛说法, 十年修造, 万象昭垂。所有留青宝塔, 及遗像、遗迹, 永宜合其法嗣接续, 看守保护。……慎之, 慎之! 特示。^[1](康熙十一年六月十五日示。)

以上括号中的内容为首都图书馆藏本所无, 据任道斌《年谱》所引补出。但余英时《晚节考》(增订扩大版) 页 169—170 称, 其所见巴黎法兰西学院藏本, 此篇告示署为“康熙四十一年六月十五日”^[2], 《年谱》所据未知是何种本子。不管怎样, 这篇告示须在密之弃世之后才有, 这是没有任何疑问的。

不过, 这篇告示是在书的最后一页, 字体与全书字体不同, 可能是在全书刻完之后, 或重刊时补刻的。但抛开这篇告示不说, 我们也不能说这书是康熙八年的刻本。

(2) 此书卷十三页二十三上——二十四有《青原寺田新立僧户碑记》, 末署“康熙九年岁次庚戌七月谷旦中宪大夫知吉安府事三韩^[3]郭景昌撰, 庐陵县于藻全立石, 闽莆林毓俊书丹”。

(3) 同书卷十一姚子庄《寄青原无可大师》, 有“浮山老子足千秋……谁论花甲又添筹”之句。密之花甲之岁在康熙九年十月二十六日, 故姚子庄此诗须作于此时或稍后。

[1] 原文“为”、“七”、“墨”前均空一格。

[2] 余先生又曾见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葛思德东方书库藏本, 无此告示。两种藏本均署康熙己酉(八年, 1669)刊, 皆非初版。

[3] 三韩, 据周汝昌考定, 即铁岭, 清初人习用三韩代指铁岭。参看周汝昌《史地研究正误例》, 《人民政协报》1997 年 12 月 29 日第 3 版。

余英时先生称，又曾见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葛思德东方书库藏本，无上述告示。两种藏本均署康熙己酉（八年，1669）刊，“巴黎本乃密之故后多年所重印，字迹模糊，不易辨识。普林斯顿本亦非初版，但视巴黎本稍胜。”^{〔1〕}看来，此书曾刊行过多次，尽管如此，据以上所述，其初刊之期却不会早于康熙九年。北图藏本、法兰西学院藏本和普林斯顿大学藏本之所以均署康熙八年（己酉）刻（刊）本，当是以卷首施闰章等序之署期而定。

《青原志略》中有不少密之所写的单篇文章，如卷五《芝颖化禅师青又菴遗语序》、《药室说》、《随寓说》、卷八《致青原笑和上》、《与藏一》、《与易堂林确斋》、《又与浚文虎符》、《答舟次》。

《古木乔松图》

《文物天地》1995年第4期王启初所著《方以智“古木乔松图”》介绍。绫本，墨笔，纵26厘米，横25.2厘米，《明十家集锦山水册》之一，现藏湖南省博物馆。画上款书：

两公皆叹汝为高逸，故仿云林古木乔松。余亦求隐者，能别作一观耶？弟方以智。

汝为可能是周汝为，名二南，云南人，崇祯间由选贡为长沙通判，摄攸县事，擢岳州知府。其事迹附见《明史·忠义列传六·蔡道宪传》。云林，为元代倪瓒。

〔1〕《方以智晚节考》（增订扩大版）页170。

附：

* 《经学编》

《通雅凡例》：

……经传字义连用者，此则引之，以为原本。至于解经大指，大经大制，此不及也，别载《经学编》中。

* 《图考》

《通雅凡例》：

少受《河》、《洛》于王虚舟先生，又侍中丞于法司，闻黄石斋先生之《易》，别有折衷论说。此天人大原、象数律历之微，尽本诸此。《通雅》类中，或偶举大概，不敢细述，别作《图考》。

上二书疑即《时论·经传部分》和《时论·图象几表》，为密之与其父合撰。说详本书第六章。

第二节 《药地炮庄》的两个问题

一、《药地炮庄》的撰写之期

《药地炮庄》一般认为是密之的晚年之作。至于此书具体作于何时，则各家说法不一。这里重点讨论一下此书的始撰之期，最后对此书定稿之期提一下自己的看法。

总起来，关于《药地炮庄》的始撰之期，我所见的有两种

说法：

(一) 作于庚子（顺治十七年，1660）或庚子前后
容肇祖《方以智和他的思想》^{〔1〕}：

一六六〇年，他到寿昌，著《药地炮庄》九卷。

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第四卷下第二十六章：

晚年他的代表作是《药地炮庄》，作于庚子（1660年）前后。

《年谱》作者将《药地炮庄》写作时间系于顺治十七年庚子密之驻锡江西新城廪山寺之时^{〔2〕}，在其所著《方以智著述知见录》中亦云《药地炮庄》当著于庚子，成于丙午（康熙五年，1666）。^{〔3〕}

余英时在《晚节考》中说《药地炮庄》作于庚子，成于甲辰（康熙三年1664）。《晚节考》“二、俗缘考”页37：

密之撰《炮庄》最迟当始庚子（一六六〇）（迎按：以下出注，转引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中所引

〔1〕《岭南学报》第九卷第一期（1948年12月）。

〔2〕但又注曰：“《药地炮庄》写于竹关，后于合山栾庐时继续撰写，至晚年入青原山后，方得脱稿。”

〔3〕任氏在同书页50又称《浮山文集后编》卷之一《向子期与郭子玄书》“为其重要哲学著作《药地炮庄》的续篇”，则任氏也应该读到了《惠子与庄子书》及传笑识语（传笑识语见后文）。但不知他为何仍在同书中认为《药地炮庄》著于庚子。其实，我认为，《向子期与郭子玄书》与《惠子与庄子书》一样，也是撰于庐山，一是从它排列在《匡庐名字疑》与《惠子与庄子书》之间看，二是从其文体与内容看（与《惠子与庄子书》文体同，文气通，内容前后相贯）。

方中通《陪诗》之注为据），则此书自始构至脱稿，先后积四五年，信为密之晚年最精心之作矣。

以上诸家关于《炮庄》始撰之期的根据，均为中通所著《陪诗》卷三《省亲集·庚子同四弟省亲寿昌》之注^[1]。中通于此诗“趋庭无别语，开示总《南华》”下注曰：“时老父著《药地炮庄》。”

（二）始作于闭关高座期间

蒋国保《方以智哲学思想研究》云《炮庄》：

始撰于闭关高座期间（1653—1655）^[2]，修改于庐墓合明山之时（1655—1658），定稿不迟于一六六三年，康熙甲辰（1664）由萧孟舫捐资由庐陵人唐玉祥雕版，于一六六七年由福建漳阳（建宁）的“大集堂”印行。

台湾刘君灿《方以智》一书中引李素妮之考证，云密之撰写《炮庄》之思想酝酿于其闭关高座寺之时，即顺治十年癸巳（1653）。“甚至《炮庄·齐物论》终卷之时可能在永历甲午（1654）冬季之前，自此直到永历辛丑（1661）的初十年间，为以智撰述《炮庄》之时。^[3]所谓‘奄忽十年，无可大师乃成《炮庄》’^[4]也。”

〔1〕 容肇祖先生未明言所据。但溯其所本，当不出中通此诗之注。

〔2〕 在该书页95又明确指出始作于1654年，即闭关高座的第二年。

〔3〕 但刘氏在该书所附《方以智年表》中，又将《炮庄》始撰之期系于庚子。

〔4〕 按此为引《天界觉浪盛禅师全录》卷十三陈士中《庄子提正跋语》：“杖人癸巳又全标《庄子》，以付竹关。奄忽十年，无可大师乃成《炮庄》。”

今观《浮山文集后编》^{〔1〕}及《药地炮庄》，觉诸家关于《炮庄》始撰之期的说法均未允当。申说如下。

《浮山文集后编》卷之一《〈货殖传评〉题词》：

白白斋《货殖传评》，吾桐姚康伯先生笔也。……
合明山栗庐中，重得此册，……时方炮《庄》，因作而
叹曰……

是则密之庐墓期间（顺治十二年至顺治十五年）亦在撰《炮庄》。

《浮山文集后编》卷之二有密之《徐巨源榆墩集序》^{〔2〕}。序中称：

十年前竹关寄《三子会宗论》^{〔3〕}、《炮庄》二书，
巨源长纸答之。

此明言竹关寄《炮庄》，则《炮庄》在密之闭关高座时（1653—1655）业已成书。故《炮庄》始撰于庚子之说已不能成立。中通所谓庚子年“老父著《药地炮庄》”的“著”，应理解为增补、修订之意。

〔1〕《清史资料》第6辑，中华书局1985年第1版。

〔2〕此文当作于壬寅（康熙元年，1662）或癸卯（康熙二年，1663）。文中自述“戊戌特走西江……又五年壬寅过北山，始得读《榆墩集》。”故此文不得早于壬寅。又此文后有《莆田通天寺碑文》，文中称“自庚辰二纪为甲辰，吾师（按指密之门师余庵）与其旧徒智会于青原。因命作《通天寺碑》。”再接着是《甲辰秋游记》。故此文又不得晚于甲辰（康熙三年，1664）。自壬寅前推十年为癸巳（顺治十年，1653），是年密之闭关高座寺，自癸卯前推十年为甲午（顺治十一年，1654）。

〔3〕《三子会宗论》为觉浪道盛之作，见本书第二章“师学”一节。

又《浮山文集后编》卷之一有密之《惠子与庄子书》，篇末有密之弟子传笑识语，现照录如下：

此愚者大师五老峰头笔也。佛以一语穷诸外道，曾知佛观外道，身以激扬，而晓后世乎。苟不达此，不须读《庄》，又何能读《炮庄》？大医王详症用药，横身剑刃，申此两嘘，苦心矣，岂问人知。壬辰秋，玉川学人传笑识。

壬辰是顺治九年，即1652年。这年密之已随施闰章由粤西北返，达庐山。所谓“五老峰头”，即指庐山。前此两年，即顺治七年（1650）闰十一月，密之已在粤西变服为僧，次年二月，居梧州云盖寺。据传笑这条识语，可知《炮庄》在密之北返庐山时（壬辰，1652）即已成书，是年密之四十二岁。这样，《炮庄》始撰于闭关高座的说法^{〔1〕}也不能成立；《炮庄》开始撰写的时间，还须提前，但是否提前到壬辰年即可，则仍大有探讨之余地。

密之于是年八月至匡庐，且于同年除夕返桐城^{〔2〕}。而传笑的识语撰于是年秋，离密之到达庐山的时候最多不过旬月之间。《炮庄》有十七——十八万言，除去《庄子》本文亦有近十万字，密之在如此短的时间内不可能写完此书。虽则传笑当年看到

〔1〕 此说均据陈大中《庄子提正跋语》。（蒋国保虽未明言，但估计不出此据。）我认为，陈大中这条跋语，未必说明《炮庄》全书作于“全标《庄子》以付竹关”之后，也不能说明《炮庄》全书的写作时间，这涉及觉浪道盛所标《庄子》与密之所作《炮庄》的关系问题，下文有讨论。

〔2〕 《年谱》据《浮山后集》卷二《借庐语·壬辰除夕归省白鹿度岁于海门江口》。但《浮山文集后编》卷之一《书周思皇纸》于“壬辰八月止匡庐”后又曰“明年元正，余归省。”则密之自述，亦有不甚准确处。

的《炮庄》之篇幅势必要少一些，但也不大可能少到旬月之间即可一蹴而就的程度。密之在匡庐时，曾撰写或部分撰写了《东西均》，此书约十万言，亦是长篇之作，还撰有《等切声原序》、《匡庐名字疑》、《向子期与郭子玄书》、《惠子与庄子书》等篇，又写有大量纪游诗（编入《浮山后集》卷之二《借庐语》），又患有眼疾^{〔1〕}。如此，已不大可能同时还能完成《炮庄》这样的长篇之作，尤其不可能在抵达匡庐之时（壬辰八月）与传笑写识语之时（壬辰秋，至迟九月）的短短旬月之间完成。只要传笑的识语不误，那么我们几乎可以肯定地说，《炮庄》在密之壬辰年到达庐山之前，即已成书，也就是说，《炮庄》的始撰之期，不光要早于癸巳密之闭关之年，而且还应早于壬辰秋密之北返庐山之时。

密之在隐居广西平乐平西山时（顺治五年——顺治七年，1648—1650，密之三十八——四十岁），曾写有《书庄子后》一文（在《浮山文集前编》卷七《岭外稿》卷下）。这就像在庐山写《向子期与郭子玄书》（此文标题明注为“系《炮庄》二书”）、《惠子与庄子书》一样，都与“炮庄”之事一脉相承。^{〔2〕}那么我们可以推测密之在广西期间也曾撰写或修订过《炮庄》，或者，那时已写成了一本《炮庄》。（据方鸿寿编目，密之又曾

〔1〕《浮山文集后编》卷之二《〈五老约〉引》：“……壬辰得离粤阱，息病匡阜……”。卷之一《书周思皇纸》：“……壬辰八月止匡庐，养翳目……”。按：密之眼疾似与遗传有关。《桐城耆旧传》卷三《赵钩州……传弟三十一》记学渐之外舅赵锐“年六十三病目。曰：‘天忌我读耶！’邑有老儒范半醒，讳崇仁，年九十，能默诵经注，曰：‘我多君三十年，吾以口写，子以耳观，天乌能忌之？’公相视而笑……”同卷《吴观我先生传弟三十四》，称密之外祖吴应宾“年二十二……授编修，后以目疾告归”。

〔2〕冒怀辛指出这些文章都是后来写《药地炮庄》的张本。见《方以智全书前言》页20。

著有《炮纲》一书^{〔1〕}，今未见。显然，《炮纲》与《炮庄》是有联系的。）

还不止此。也许《炮庄》的始撰之期，远出我们的想象之外。《药地炮庄》康熙刻本^{〔2〕}各卷之首均署“天界觉杖人评、

〔1〕 见冒怀辛《方以智全书前言》。

〔2〕 我所见的是《四库存目丛书》影印本。此本据四川省图书馆藏康熙此藏轩刻本。据冒怀辛《方以智全书前言》：

康熙原刻本书前有余颺、陈丹衷等序言，及方以智自作小引（原按：收入《浮山文集后编》卷之二）以及发凡七则。尚有《总论》上，编集汉、唐、宋至今诸家论说。《总论》中有《慈山影响说》（迎按：原有按语，略）、《鼓山藏言》等。《总论》下有《向子期与郭子玄书》、《惠子与庄子书》（原按：此二文均见《浮山文集后编》卷之一）《药地炮庄七论》及《嘘室一解等》，都是研究方以智思想的重要资料。此外有一九三二年底成都美学林排印本，美学林本将卷首大量序言题记及方以智本人的《小引》、《发凡》等等以及《总论》上、中、下全部删去，影响研究甚巨。

而《四库存目丛书》影印本亦无卷首这些序言题记等。成都美学林本系据“此藏轩原刻本”翻印，这个“此藏轩刻本”大约就是四川省图书馆的藏本，若是，则所谓“删去”卷首序言题记等，盖亦事出有因，非是美学林自作主张。

三一斋老人正、极丸孝人弘智集、涉江子陈丹衷订”^{〔1〕}。这里的“三一斋老人正”似未被各家注意^{〔2〕}。三一斋老人即密之外祖吴应宾，著有《宗一圣论》、《三一斋稿》等书。他曾是名僧憨山德清的门人，为憨山作过塔铭。（憨山虽为释家，却也应了明末的风气，主张融汇儒道。著有《庄子内篇注》。^{〔3〕}）三一老人逝于崇祯七年（甲戌，1634），此时密之二十四岁。逝于崇祯七年的三一老人，如何能指正撰写于二三十年以后的《药地炮庄》？颇疑《炮庄》一书，不光壬辰年前业已写成，甚至可能早年就已动笔。此说虽尚无其他确证，但从《象环寤记》中的一则话却能看出点消息来。《象环寤记》注为“癸巳入关笔”，是密之“以寓言体裁写成的学术自述”（李学勤先生《东西均校点·后记》）。文中有赤、黄、缙三老人与密之的对话。赤老人为密之

〔1〕（1）天界觉杖人即觉浪道盛。（2）陈丹衷，字旻昭，一字涉江，法名道昕，应天府上元人，善绘。《同治摄山志》卷三、《读画录》卷一有传。密之流寓南京时（1634—1639）即与之有交。密之《流寓草》卷六有七律《听陈旻昭谈禅赋僧》（参看《年谱》）。《膝离信笔》：“旻昭长斋，与集生余公同皈依博山。”（按：《明季南略》卷之一称丹衷号涉江。）密之另有《浪淘沙·似陈涉江》词一首（收入清蒋景祁编《瑶华集》）。《明史》卷二百七十四《姜曰广传附周镛传》载福王治周镛狱，丹衷（时任御史）求解于马士英，“为缉事者获，丹衷出为长沙知州。”《明季南略》卷之一“诸臣升迁推用”云丹衷为崇祯癸未进士（据《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为二甲第三名，民籍），同书同卷“路振飞王燮镇抚淮安”载王燮受丹衷荐，升山东巡抚。顺治十年（癸巳，1653）谐阮仙等送密之往高座寺闭关（《浮山后集》卷四《建初集》有诗题《涉江、阮仙诸公送往高座竹轩闭关》）。《炮庄》内多处有“涉江曰”、“旻昭曰”。据冒怀辛《方以智全书前言》，《药地炮庄》康熙原刻本书前有陈丹衷序，惜《四库存目丛书》影印本《药地炮庄》无此序。从丹衷进士及第之年及丹衷在康熙初年尚有活动看，丹衷生卒年与密之相若，密之稍长。（3）弘智为密之法号，极丸孝人为其别称。“孝人”即“学人”，密之《浮山文集后编》卷之二《极丸孝人说》于标题有注：“‘孝’乃古文‘学’字”。

〔2〕冒怀辛《方以智全书前言》提到“三一斋老人正”，并指出《炮庄》中的“三一曰”、“正曰”即指吴应宾语。但未论及此与《炮庄》写作之期的关系。

〔3〕参看冒怀辛《方以智全书前言》。

祖父廷尉公方大镇，黄老人为密之业师王宣，缙老人即密之外祖吴应宾。文中缙老人对“不肖”方以智曰：

汝亲近杖者邪？是吾博山法乳。汝母皈依博山，吾以此志喜，符生汝毒龙之梦。汝草时，汝祖督汝小学，汝曰：“旷达行吾曲谨”；吾呼汝弥陀，汝曰：“逍遥是吾乐国”，全以庄子为护身符，吾无如汝何。今梦笔龙湖之杖，如何发庄子之毒邪？

这里透露出，密之少年时即对庄子思想心领神会，所谓“以《庄子》为护身符”，无非就是托《庄子》而自张其军。那么如果说少年时代的方以智就萌发了“炮庄”之意（即以《庄子》为药，以自己的领会为药引而引发自己的思想），青年时代便开始付诸实行并就正于三一老人，这也是有可能的。

还有两则材料似亦可作线索。

密之青年时著有《养生约抄》一书，今未见。但密之《浮山文集前编》卷之六《曼寓草》有《养生约抄序》，据此可见此书之一斑。序中曰：

养生之说，《老子》有云：“外其身而身存”，《庄子》曰：“澹然无极，众美从之”。缘督善刀，火传无尽，养其身之主矣，……生亦何负于人，执之皆病，善用之皆药。……

塞两间皆气也。知其所以为气，气即神矣。知其神于精神，精神谓之圣矣。……防其自私而忽正务，故略言之，已一生死矣，何用言之。其实生即无生，养身养德，无二道也。

《曼寓草》是密之甲申前居北京曼寓时（1640—1644）的作品。可知《养生约抄》著于甲申前。上引诸语很值得我们把它和密之晚年的作品合起来观看，冒怀辛说它“道家气息很多”，“已包含了晚年思想的因素”（《方以智全书前言》），是有道理的。看来密之以《庄子》为药的思想，并非萌发于晚年，而是在他早年就有了的。

再看《青原志略》卷十方孔炤《寄怀笑峰大师》：

……有子苍梧归，杖门饮法乳。自闭高座关，足疗平生痼。宗一而圆三，外祖早回护。肥遁行鸟道，托孤五石瓠。

“宗一圆三”是吴应宾的一贯思想，意即融汇贯通儒道释三家之旨，而归之于儒。这种思想对密之影响极大，且最终成为密之自己的思想（《炮庄》即体现了这点），晚年表现极为强烈，自不待言，但早年是否也有体现？比如，是否早年即开始撰写《炮庄》？所谓“外祖早回护”也许包括了对密之早年撰写《炮庄》一书的指导，这种可能性不能说完全没有，不然就只好索解《炮庄》各卷首“三一斋老人正”这句话。当然，要完全证实这点，还需要更有力的证据。

无论如何，《药地炮庄》一书，其始撰之时，要比各家所定的早，因此其前后写作的时间，也要比各家所定的更长，从开始撰写到完稿时付印的时间跨度，至少应在十年以上，甚至更长。

不过要说明，不管《炮庄》的始撰之期早到何时，此书早期之名却并不会叫《药地炮庄》。“药地”为密之披缁后方有的别名。《青原志略》卷四孙晋（中德外舅）《药树堂碑文》：

……崑山无可大师，蹋翻南北，从剑刃上悟性命

之因，印心杖门，于栾庐时得药地图章，因随所在，名为药地愚者。

又，据《年谱》，密之有《意在笔先图》之作，署“壬辰冬日药地头陀写”〔1〕。所以此书题为《药地炮庄》，大约最早只能在壬辰，即顺治九年（1652）。至于此前该书题为何名，则不得而知。

密之的几本重要著作，如《通雅》、《物理小识》以及密之与其父方孔炤合著的《周易时论合编》，都是自开始写作便迭加增补、修订，延绵达数十年才得定稿。《通雅》（一百馀万字）写作时间约三十年，《物理小识》（约十万字）相仿，《时论》（约五十万字）亦近三十年。《药地炮庄》的写作，综合各家所述及本人所见其他资料，显然亦经历了屡作屡修、屡定屡改的漫长过程。现在我们看到的《炮庄》刻本，也多少透露出这种消息，《炮庄》卷之一临末有一段话：

老父在鹿湖环中堂十年，《周易时论》凡三成矣。
甲午之冬，寄示竹关。……不肖子以智时阅此论，谨识此以终卷。〔2〕

然而在此段后又有一段话：

埋菴曰：《大学》格物，《南华》齐物，《楞严》转物……。中通曰：极物而止，此《庄》所以齐物也，……不肖男中通记。

〔1〕 转引自《年谱》。

〔2〕 李素婉云《炮庄·齐物论》终卷于甲午之冬，当据此。

既已明言“终卷”，却又仍有增补的内容。大约《炮庄》在脱稿付印前，就没有停止过这样陆续增补的工作。所以我又认为，《药地炮庄》的最终定稿之期，可能确如任著《方以智著述知见录》所说，是在康熙五年丙午（1666）。任氏系据中通《陪诗》卷三《省亲集》中有丙午年作《萧孟舫^{〔1〕}捐贖为老父刻〈药地炮庄〉感赋》诗而定，此即以书之始刻之期为书之定稿之期。余英时曰定稿于康熙三年甲辰（1664），系据萧孟舫为《炮庄》所作之序，据称此序作于甲辰（收入萧孟舫著《研邻偶存》，台湾中央研究院藏《炮庄》此藏轩本亦有此序）。但作序之期往往不能等同于书的最后定稿之期，亦不能等同于书的刊刻之期。此理甚明，似无须举例证之。蒋国保称《炮庄》定稿不迟于康熙二年癸卯（1663），未知何据，故无以断之。

二、《药地炮庄》可能是二书合为一书

《炮庄》这本书，形式上很特别，是分上下两栏编排的。每页下栏占五分之四的篇幅，有《庄子》内外篇本文，各卷本文前后是密之集录的各家论《庄》之说（一般是以“某曰”、“某云”开头，也有密之自己的言论），比《庄子》本文低一格。上栏占五分之一篇幅，没有《庄子》本文，只是密之自己和他人的论《庄》之说。两栏的字体大小也不一样：下栏字大，上栏字小（比下栏的双行小字还略小）。

乍看，上栏文字好像是眉批，实则不然。第一，上栏虽看起来篇幅小，实际上它的分量（字数）跟下栏是相当的，上栏字数总约四万字，下栏除掉《庄子》本文，剩下的也是约四万字。第二、上栏是针对下栏的《庄子》本文而议论，不涉及下栏各

〔1〕 萧孟舫，名伯升，士璠之子，万历四十七年己未（1619）生，与密之晚年交往颇洽（据《年谱》）。

家之说，下栏也是就《庄子》本文而议论，不涉及上栏：两栏的内容是平行的，并无谁主谁次之别。所以上栏显然不是什么眉批。

不仅仅如此，李学勤师说古书这种上下分栏的方式类似于现代杂志，那么我觉得，从《药地炮庄》上下栏的内容看，这两栏应当是两本书（当然又是关系极密切、性质相同的两本书）。除了以上两点，我们看两栏又各有一套著、校者署名；下栏各卷首署“天界觉杖人评、三一斋老人正、极丸孝人弘智集、涉江子陈丹衷订”，上栏各卷首署“闲翁曼衍，春浮行者萧伯升较”。这说明上下两栏各有一套著、校者班子，并且一个是（极丸孝人弘智）“集”，一个是（闲翁）“曼衍”，这一“集”一“衍”表明两书有不同体例，因而可能是曾经分别撰写的。

前节曾提出《炮庄》可能始撰于密之早年之期，是尝试解答“三一斋老人正”引起的疑问。如果这个疑问可以解答得了的话，那么还有一个“天界觉杖人评”的问题。现在我还没见到有材料能表明密之早年间跟觉浪道盛有过直接交往，密之归命觉杖人是公元1653年（顺治十年癸巳）的事，所以觉杖人不可能在密之的早年评定他的著作。一些学者把《炮庄》始撰之期定在密之闭关高座期间，是依据《天界觉浪盛禅师全录》卷十三陈士中《庄子提正跋语》的一段话：“杖人癸巳又全标《庄子》，以付竹关。奄忽十年，无可大师乃成《炮庄》”，认为密之接受了觉杖人全标的《庄子》之后，才开始撰写《炮庄》。

而上节的讨论表明密之在接受觉杖人全标的《庄子》之前，已经动笔撰写《炮庄》。现在再看一则材料：《冬灰录》卷一《天界老和尚影前上供拈香，焚〈炮庄〉稿》曰：

十年药地，支鼎重炮，吞吐古今，百杂粉碎。藐姑犹是别峰，龙珠聊以佐锻。今日喷雪轩中，举来供养，

将谓撒翻篱笆，随场漫衍耶？^{〔1〕}

这岂不明白地告诉我们，“十年”之前，密之已经炮过一次《庄子》，而于竹关受觉浪道盛委托之后，又重新炮了一次？故而陈士中那段话，只能表明“重炮”《庄子》的过程，始于竹关；而在这之前，其实密之早已炮过一次。

因此我推测：密之早年曾撰写过一本“炮庄”书，这本书是经吴应宾审阅过了的，后来密之的弟子传笑在庐山上也阅读过。密之闭关后，接受觉杖人委托，在觉杖人标点、评论的《庄子》之基础上又撰写了另外一部《炮庄》，所以题署“天界觉杖人评”（《炮庄》下栏各卷前）。这两部“炮庄”之书分别由不同的人进行校订，因二者性质相同，最后并为一书，统名为《药地炮庄》付梓。但只是合并，并未混合，故此分为上下两栏，并题署不同的著者与校者。

又：《浮山文集后编》卷之一《向子期与郭子玄书》有一副题（或自注）为：“系《炮庄》二书”。既然说“系”于二书，那么另外一书是什么呢？我想这被“系”的二书必须是性质相同的两本书，也就是说，另外一本书应该也是属于“炮庄”一类的书，就像密之外祖吴应宾的《宗一圣论》、《三一斋稿》那样，所谓“圆三宗一，代错弥纶，集大成，破群疑”^{〔2〕}者。《向子期与郭子玄书》作于壬辰（顺治九年，1652）。这之前密之已完成（或正在写作、修订）并且称得上是书的著作，就我们现在的知道的，似乎没有一本是跟“炮庄”旨趣相同、相近的。《通雅》、《物理小识》不用说，《东西均》、《易馀》似乎也不像。究竟是哪本书，容以后再考。

〔1〕 转引自《年谱》页234。《年谱》系此文于康熙四年（1665）。

〔2〕 《冬灰录》首卷《金谷葬吴观我太史公致香语》，转引自《年谱》。

第三节 《通雅》、《物理小识》的刊刻问题

《通雅》是密之“一生心力所系，篇幅最长的一部巨著”^{〔1〕}，通行本五十二卷，又卷首三卷，凡五十五卷，一百餘万字。《四库全书·子部·杂家类二》著录。康熙间由姚文燮^{〔2〕}刊刻。列入《方以智全书》第一册（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思想史研究室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出版。《物理小识》可看作《通雅》的续编^{〔3〕}，康熙间刊，收入《四库全书·子部·杂家类三》（方鸿寿编目记密之又撰有《物理小识补遗》二卷^{〔4〕}，未见）。这两本书都是密之博物学的代表作，为人所熟知。

通常以《通雅》为康熙五年刊本，《物理小识》为康熙三年刊本^{〔5〕}，故又以为《通雅》刻于《物理小识》之后，我觉得这里面有些问题，下面讨论一下。

〔1〕 冒怀辛《通雅校点说明》（《方以智全书》第一册）。

〔2〕 《通雅》中，有几处姚文燮的附记。说明姚文燮认真阅读过《通雅》，有的还表明他也具有当时的西学知识。《通雅》卷十四《地輿·方域》“昆仑”条姚文燮附记：“燮曰：昆仑，言其形浑沦高大，不可测也。地球为五大州，环海包之，每州必有中高。昆仑，亚细亚之中高也，故其水皆分面而趋。”（《方以智全书》第一册，页522。）

〔3〕 余廌《名物小识序》就说《物理小识》为“《通雅》之别集，方氏之外编”。

〔4〕 据《方以智全书前言》页52。

〔5〕 如《方以智著述知见录》页45谓《通雅》五十五卷“康熙五年出版”，页47谓《物理小识》十二卷“康熙甲辰（三年，1664）刊，光绪十年（1884）重刊。”（但同书页48却又说《物理小识》“初稿当成于崇祯十六年（癸未，1643）夏至，方以智流离岭南时又重行修改，康熙五年付梓。”这里说康熙五年付梓，未知是笔误，还是别有所据。）

一、《通雅》开刻在前，《物理小识》开刻在后

中通《陪诗》卷四《惶恐集》有一首诗，题《揭子宣有摹刊老父〈通雅〉之举……感而书此》，此诗写于康熙癸卯二年（1663）。同集有《同方乘六编次老父〈物理小识〉受梓》，此诗写于康熙乙巳四年（1665）。

又余颉《通雅序》^{〔1〕}：

方密之《通雅》一书，久已具稿，向未之见也。
今其门人揭子宣等为镂其集以传，属予序之。……

余颉作此序时，未提《物理小识》，后来他写《名物小识序》（按：《名物小识》即《物理小识》），则并论此二书，并且明确指出《物理小识》刻在《通雅》之后。

余颉《名物小识序》^{〔2〕}：

广昌揭子宣为其本师方密之刻《通雅》，工及半矣，适姚公羹湖见而悦之，遂为改铍全帙。（迎按：姚羹湖即姚文燮。）海内读方氏书者，皆为至宝。于是，子宣复取《名物小识》而梓之。既成，丐序于余。……其书……盖《通雅》之别集，方氏之外编也。
……

〔1〕 此序载余颉《芦中全集》，但《通雅》康熙刊本未见。据《方以智著述知见录》转录。

〔2〕 此序载余颉《芦中全集》，但《物理小识》刊本未见。据《方以智著述知见录》转录。

于藻《物理小识序》（写于康熙甲辰三年，1664）有一句话亦可参看：

《通雅》四十卷已行，而《小识》十二卷尚在子宣手。

二、但《物理小识》行世在先，《通雅》行世在后

《通雅》的雕版时间，比《物理小识》要长得多。《通雅》由揭喧发起刻版，刻了一部分（余颙说是一半，姚文燮说是十之一二），不太理想，遂由姚文燮接过重刻。余颙《名物小识序》已叙此，《通雅》康熙刻本姚文燮《发凡》（署“康熙丙午夏日龙眠姚文燮题于芝山之春音堂”）之五也说：

是书初为盱江何印尼、徐仲光诸公领袖募梓，已得十之一二。或人刻数卷，或数人共刻一卷，陆续成编，多不合式。燮未敢因以为功，独力创举，特选善手，逐字较订。……

然而姚文燮刻完《通雅》之前，《物理小识》业已刻完刷行。中通《陪诗》卷三《省亲集·忆亲闽中》（《年谱》系于康熙六年，1667）在“潭阳为托当年友”句下有注云：

书坊熊、郑诸公皆皈依老父，《周易时论》、《药地炮庄》、《物理小识》三种书板，游子六向寄熊叔明、熊长吉家。刷行后，揭子宣转托郑玉友，并寄《通雅》，板已刊十之七八矣。（迎按：潭阳为福建建宁，是密之弟子游艺的家乡。）

故而，虽则《通雅》（五十二卷）刻于《物理小识》之前，但因先前所刻既废，转而重刻，再有，也因此书卷帙浩繁，必定颇费刻工，致其反倒行世于《物理小识》之后。

三、《物理小识》十二卷刊刻时间不是通常所说的康熙三年

虽然于藻的《物理小识序》写在康熙甲辰三年，但是，上面已说到，中通在第二年有《同方乘六编次老父〈物理小识〉受梓》诗（有“今日重钞纂，相传与世知”句），可见于藻写序时，《物理小识》其实还没有开刻，真正开刻的时间是在第二年，即中通与方兆沆（乘六）重订完毕的康熙四年。

四、《通雅》五十二卷刊刻的时间也不是通常所说的康熙五年

中通《忆亲闽中》注中说《药地炮庄》等刷行后，《通雅》的版还只刻完十之七八，而中通《陪诗》卷四《惶恐集》又有《萧孟舫捐贲为老父刻〈药地炮庄〉感赋》诗，系丙午（康熙五年），可见《通雅》刻完的时间是在《炮庄》之后，也就是在康熙五年以后。又，《年谱》系中通《忆亲闽中》于康熙六年，据此，则《通雅》五十二卷本刻完的时间，至少在康熙六年以后。所以，虽然姚文燮的《通雅序》写于康熙五年，但那时《通雅》其实并没有刻完，真正刻完的时间是在康熙六年以后。

下 编

第六章 《周易时论合编》考

第一节 《时论》在海内外的重新发现

《七代遗书·系传》郑三俊《方贞述先生墓志铭》后方昌翰按语：

公在西库时，与漳浦黄石斋先生讲《易》，晚岁著有《周易图象几表时论合编》二十二卷，载入《钦定四库全书》。今刻本仅有存者。

昌翰所说的刻本，看来未被后来的学者们看到，因直到 20 世纪 70 年代末、80 年代初《时论》被重新发现之前，人们对此书的真实面貌均茫茫然，纵然提及此书，亦只是泛泛而论罢了。

梁启超先生 1923 年所著《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未见提及《时论》一书。

容肇祖先生的《方以智和他的思想》（载 1948 年《岭南学报》第九卷第一期）提到了《时论》一书：

一六五五年，他的父亲方孔炤卒，他结庐在墓侧，
编订孔炤所著《周易时论》。

侯外庐先生主编《中国思想通史》（1960年）第四卷下册有专章讨论密之社会思想与哲学体系，列密之著作三十余种，而未提及《时论》，但引《桐城耆旧传·方密之传》记密之著有《几表》，又引《安徽通志》卷一七〇记密之尚著有《周易图象》等书。今考《周易时论合编》清顺治刻本，其目录页标题为“周易时论合编图象目录”，次行低一格题“图象几表八卷”。据此，《桐城耆旧传》所记《几表》和《安徽通志》所记《周易图象》当同为一书，即《周易时论合编》中的《图象几表》。

侯先生主编《中国思想史纲》（1981年）下册第二章第二节（“方以智的学术思想及其哲学观点”）列《周易图象几表》为密之著作。

侯先生等主编《宋明理学史》（1984年）下卷第二册第二十五章（“方以智、‘易堂九子’与理学”）则已论及《时论》，但把此书作为方孔炤的著作。

美国余英时先生1971年冬著《晚节考》时，尚未见《时论》。《晚节考》页64注一三七：“此书（迎按：指《时论》）迄尚未发现。”又页83：“惜本菴《易蠡》、鲁岳《易意》、潜夫《周易时论》今皆不传，无由取与密之论学语比较之。”

然而，余先生1979年著《晚节考新证》时，则在是书《前言》中说明台湾张永堂君于1977年6月完成其博士论文《方以智的生平与思想》，并于日本内阁文库发现了《周易时论合编》，乃顺治十七年刻本。张氏所著博士论文《方以智的生平与思想》，北京图书馆藏有复制本，其卷首有内阁文库藏《周易时论合编》封面书影，故张氏发现内阁文库所藏《时论》，是在1977年6月之前不久。

冒怀辛先生于《中国哲学研究》创刊号（1980年第1期）上发表《关于方孔炤〈周易时论合编〉的发现》（署“1980·8·12”），称“在查检书目中”于“今年七月在北京因偶然机缘发现了一部《周易时论合编图象几表》”，并在该文中介绍了所发现的《时论》之版本情况。冒先生又在与金隆德合著的《密之学案》^{〔1〕}中称《周易时论合编》“目前国内仅发现一部”（同时称“日本内阁文库亦有藏本”）。不过，据我所知，《时论》在国内目前发现有两部，一藏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图书室^{〔2〕}，一藏北京大学图书馆^{〔3〕}，均为清初顺治刻本。

故此，《时论》（顺治刻本）天壤间至少尚有三个藏本，即日本内阁文库藏本、社科院哲学所藏本和北大藏本。

《续修四库全书》所收《时论》乃据北大藏本影印。《四库存目丛书》所收《时论》则是据台湾文镜文化事业公司的影印本（题“《周易时论合编图象几表八卷周易时论合编十五卷》，〔明〕方孔炤撰”），而文镜文化事业公司又是据日本内阁文库藏本影印。

《时论》的重新发现，终于使我们能够清楚地了解此书之内容，为研究方以智学术提供了一份极重要的文本。此书又为文镜公司影印，并相继收入《续修四库全书》与《四库存目丛书》，使得这部罕见秘本化身千百，自然大大方便了天下学者对它的研

〔1〕 收入杨向奎先生辑著的《清儒学案新编》第一册，有删节。参看该书页413注1。

〔2〕 据199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编制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图书馆系统简介》。《简介》称该院哲学研究所图书馆藏有“明代藁本《老子翼》、《周易时论合编》等”。笔者获知，冒先生所发现的，即该馆所藏之本。

〔3〕 此本在《续修四库全书·经部选目》（续修四库全书编纂委员会编，1995年10月：64）中有著录，记为“《周易时论合编二十二卷》，明方孔炤撰，清顺治刻本，北大图书馆（藏）”。所谓“二十二卷”，仍是沿袭《四库提要》之误。当作二十三卷。

究。不过，有关研究此书的专著，迄今似还未见问世。

第二节 《时论》的版本与结构

一、版本

1. 哲学所藏本

《发现》一文介绍作者所发现的《时论》版本等情况如下：

《周易图象几表》八卷，分装三册，《周易时论合编》十五卷，分装九册，共计二十三卷，分装十二册。版式一般高六寸，宽三寸六分，半页九行，行二十五字。（原注：《图象几表》个别有插图页为半页十二行，行二十八字。）

《图象几表》共约十三万言，附载图表一百餘帧。《周易时论合编》约四十万言。总计两书共五十万字以上，顺治十七年李世洽刊刻。李的署衔为“淮餘^{〔1〕}兵使者”，大约是当时的兵备道。

书在版式、刻工、纸张等方面与康熙五年桐城姚文燮为方以智刊刻的《通雅》比较，其精致都远远不及。而且个别版面有模糊，可能已非初印本。

2. 北京大学藏本

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清初顺治十七年刻本《周易时论合编》一部，二函十四册（各册书根均有册数号），其中前四册为《时论·图象几表》（第一册为卷之一，第二册为卷之二、三，第三

〔1〕 应是“淮徐”。“餘”字或许为手民误植。

册为卷之四、五，第四册为卷之六、七、八），后十册为《时论·经传部分》（第五——十二册分别为卷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第十三册为卷之九、十、十一，第十二册为卷之十二——十五）。版框同哲学所藏本，高六寸，宽三寸六分，正文行款亦是半页九行，行二十五字。此书有多处蛀蚀（主要在天头、地脚处）。亦有残缺处。书名页的牌记部分即残缺（如“白华堂藏板”缺“白华”二字）。卷之一及各册首页右下均钤“大学堂藏书楼之章”篆文朱印，各册末页均钤“国立北京大学藏书”篆体阳文朱印（第一册李世洽序第一页亦钤此章）。

3. 内阁文库藏本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图书室于1983年据日本内阁文库藏本之复制本复印《周易时论合编》^{〔1〕}，按原书分册形式，分装为14册，平装，无函套。其中一——四册为《时论·图象几表》（共八卷），五——十四册为《时论·经传部分》（共十五卷），总为二十三卷。半页九行，行二十五字，总约1180页。有些版面也有模糊处。因是缩小复印，故原版框长短不得而知。原书每册封面均钤有登录章两枚，一题“内阁文库”，一题“汉书”（指中国典籍）。这两个登录章都注明书的分类、藏书号、全多少册。如“汉书”章登录为“经二，一三〇九七号，全十四（册）”，“内阁文库”章还注明当前为第几册。每册于卷末页均钤篆体阳文“日本政府图书”之印。

《四库存目丛书》影印《时论》，未注明原书版框长度。除此之外，据笔者查对，此本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复印本在结构、版式（版框形状、界行、每页行数及每行字数、字体、

〔1〕 据《方以智全书前言》，1982年日本坂出祥伸先生来北京携示内阁文库藏《时论》复制本，而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复印本在第七、第九——十四册末均见“高桥写真”字样，可知历史所复印本系据坂出祥伸携来复制本而复印。

版心、鱼尾)等方面完全一样^[1],即便是某些页面上的漫漶、缺损、空字等情况也毫无二致,可见文镜文化事业公司亦是据日本内阁文库藏本影印。

因借阅方面的困难,哲学所藏本我没能见到。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黄宣民先生见告,黄先生曾见此本,并曾拿此本与内阁文库藏本之复印本对勘,发现二本系同一版本。我认为,北大藏本与日本内阁文库藏本亦属同一刻本。所以三个藏本应属同一刻本,即清初顺治十七年白华堂刻本。

三个藏本都有漫漶不清处,可参订。

二、结构

这里介绍北大藏本的结构,另两个藏本的小异处,也一并介绍。

(一) 卷首部分

1. 书名页

此页右半题“方潜夫先生合编周易时论”,左半为白华堂牌记,但有部分残缺(如“白华堂藏版”缺“白华”二字)。天头题有“上谷李溉林先生鉴定”。白华堂牌记于了解《时论》的

[1] 但有二异处:(一)历史所复印本在《时论·图象几表》卷之一“图书五行”节末(页四十三下——页四十四上)“合观《洛书》……乃其中分之节也,是之谓”后有一“乂”字,即:“合观《洛书》……乃其中分之节也,是之谓乂。”这个“乂”为手写体,且墨色较他字最浓,可能是复印前由人添上去的(北大藏本亦有此“乂”字,但捺笔稍细)。文镜文化事业公司影印本此处则没有这个“乂”字。(二)文镜文化事业公司影印本各卷末之页上看不到“日本政府图书”之印,疑为影印前抹去。(“乂”字在《通雅二·疑始·论古篆古音》中有解:“爻,即古肴字。篆,豚也,全体也;爻,肴也。爻从二义。义,古五字。”《时论·经传部份》卷之一页四下也解道:“乂者,五也。二义为爻,犹二土也。一用二之义也。……二二之爻,转为爻爻之义。”严格讲,义音 yì,通刈。《通雅》、《时论》这几处所说的“乂”,均应作“爻”,这才是古“五”字。《说文解字·五部》:“爻,古文五省。”)

思想特点及稿本来源很有用处,《四库存目丛书》《时论》影印本未影印此牌记,未知何故。现据内阁文库藏本照录如下:

桐山方氏四世精《易》。潜夫先生研极数十年,明此一在二中、寂历同时之旨,邵、周、程、朱,是为正铎,而理寓象数,中旁皆通。近代王阳明、焦弱侯、管东溟、郝楚望、孙淇澳、高景逸、黄石斋、倪鸿宝诸先生之说,万派朝宗,一切生成,天然秩序,元会呼吸,律历微几,通志成务,体用神明,兼该悉备。实造化人事之橐籥,百家九流之指归也。本坊特恳季芦先生手授秘本,公诸海内。诚古今之奇书,识者珍之。白华堂藏板。

这里所说的季芦就是余颙,密之的门师,与密之晚年交往十分密切。详见后节“《时论》的序作者”。

2. 目录前的序跋题记等

依序有下列序跋题记及凡例:

(1) 李世洽《周易时论序》,署“顺治十有七年岁庚子夏五端阳日淮徐兵使者上谷李世洽题于水心堂中”。

(2) 方颙《时论序》,署“龙山方颙题”。

(3) 余颙《方潜夫先生时论序》,署“莆田后学芦中人余颙赓之撰”。此序后附余颙之子余佺识语。余序未署年,《发现》说此序作于顺治十七年,当是据余佺识语中所记方密之“庚子遣其子田伯中德来候家父,以《时论》求序云”。

(4) 黄道周七古诗《方仁植先生每觅〈易象〉诗以谢之》,署“崇祯辛巳六月九日弟黄道周具草”。

(5) 白瑜《周易时论序》,署“崇祯甲申冬龙山白瑜安石题”。《发现》说此序作于崇祯十四年,疑误。

(6) 方中德跋，无署年。

(7) 方中通题记，无署年。

(8) 方中履题记，无署年。

(9) 方以智《时论后跋》。有两则。第一则署“崇祯癸未冬日……于上江小馆”。第二则“又跋”未署年，但据此跋开篇所云“重览癸未跋，忽忽十五年”，知此跋作于顺治丁酉（十四年，1657）。第一则跋收入密之《浮山文集前编》卷之五《曼寓草》中（题《周易时论后跋》），第二则“又跋”收入《浮山文集后编》卷之一（题《周易时论合编后跋》）。《浮山文集后编》在刊载于《清史资料》第6辑之前，仅有海宁张宗祥抄本，世所罕见。故学者在谈及《时论》时多引密之第一则跋，而不知有第二则跋。

(10) 方孔炤《周易时论合编凡例》（九则），署“鹿湖潜老夫孔炤生万历辛卯，奄忽六十四卦之岁”。

内阁文库藏本密之《时论后跋》及方孔炤《时论凡例》置于目录之后。《发现》介绍的各序跋题记顺次也与以上所记稍有不同：白瑜序在黄道周七古诗前，方以智的两则跋在方中德跋之前，即按下列顺序排列：

(1) 李世洽序。

(2) 余颙序。

(3) 方鯤序。

(4) 白瑜序。

(5) 黄道周七古诗。

(6) 方以智后跋两则。

(7) 方中德跋。

(8) 方中通题记。

(9) 方中履题记。

此后为方孔炤《周易时论合编凡例》。

三个藏本卷首各序跋题记在顺序上有异，可能是因各本在装订时没有严格同一的标准，手民随手安排所致。

3. 目录

目录全名为《周易时论合编图象目录》，分两部分：

(1) 《图象几表八卷》（即《时论·图象几表》）

卷之一：有《图书太极冒示图说》、《诸家冒示集表》、《四象新说》、《洪范九畴诸解》、《河洛析说》、《图书五行诸说》、《五行尊火说》等。^{〔1〕}

卷之二：有《卦画八卦横图》、《大成横图》、《大圆图（邵子诸说）》、《三十六官方图合元会图》、《日月运行圆图》、《宿度圆图》、《分野星土》等。

卷之三：有《先天八卦方位图》、《先天一三纵横说》、《三轮拱架几表说》、《十六卦环中交用图说》、《八宫游归卦变图》、《京变圆图》、《朱子卦变圆图》等。

卷之四：有《蓍策启蒙蓍衍》、《关子明易传约》、《三五错综说》、《汉志三统本易说约》、《唐志大衍历议约》等。

卷之五：有《旁徵三易考约》、《京氏传约》、《太玄约》、《洞极约》、《元包约》、《潜虚约》、《邵约》、《玩易杂说》等。

卷之六：有《五运六气图》、《人身呼吸十二经卦气图》、《律吕声音几表》、《黄帝五位性情图》、《八风图》等。

卷之七：有《崇禎历书约》、《两间质测》二章。

卷之八为《极数概》，其中有《河洛积数概》、《九六说》、《参两说》、《并倚》、《乘倚》、《除倚》、《追倚》、《损益倚》、《商高积矩表》、《石斋黄氏天方图说》等目。

(2) 《上下经上下系说卦序卦杂卦十五卷》（即《时论·经

〔1〕 目录所列与各卷标目有的不尽相同。如《图书五行诸说》、《五行尊火说》在卷之一分别标为《图书五行》、《五行尊火为宗说》。

传部分》十五卷)

其中卷之一至卷之四为《上经》，卷之五至卷之八为《下经》，卷之九、卷之十为《上系》，卷之十一、卷之十二为《下系》，卷之十三为《说卦》，卷之十四为《序卦》，卷之十五为《杂卦》。

(二) 正文部分

1. 《时论·图象几表》八卷

各卷前均题“皖桐方孔炤潜夫授编，孙中德、中通、中履、中泰编录”。卷之四还题有“侄鸦立竹西、兆及蛟峰参订”。卷之一、卷之二、卷之八卷前分别又题“潭阳后学游艺再较”、“宋山后学左锐再较”、“子婿曹台岳再较”。其余各卷前标注校订者的位置为一粗黑条覆盖。

2. 《时论·经传部分》十五卷

卷之九缺卷前页。

除此之外，各卷前均题“皖桐方孔炤潜夫论述，孙中德、中通、中履、中泰编录”。卷之一、卷之五、卷之十四、卷之十五卷前分别又题“广昌后学揭暄再较”、“莆田后学余佺再较”、“环山后学方兆寃较”（“较”前无“再”字）、“子婿左国鼎再较”。其余各卷前标注校订者的位置为一粗黑条覆盖（卷之八除外）。

以上《时论》的序作者及校订者（方氏祖孙三代除外）将于本章第三、四节予以介绍。

第三节 《时论》的序作者

一、李世洽

李世洽字溉林，直隶束鹿人。顺治四年（丁亥，1647）进士^{〔1〕}，授安庆府太湖县令，正七品。顺治十年（1653）主修《安庆府太湖县志》，历数月成^{〔2〕}（此志北京图书馆善本室有藏）。丁酉（顺治十四年，1657），迁官徐州。

束鹿县今改为辛集市（原县治地在辛集镇），属河北省石家庄市。束鹿在战国燕地上谷郡内，故世洽在《周易时论序》中又自署“上谷李世洽”。

太湖与桐城同在安庆府。李世洽为太湖县令时，曾与孔炤相见。故世洽《周易时论序》中说到：“余忆令皖时，曾觐先生之仪范，高山云邈，音徽如存。”

谢正光《读方文〈螽山集〉》言世洽后迁官山东、河北，尚不知所本。方文《螽山续集》前编《北游草》有丁酉（顺治十四年，1657）《送李溉林宪使之任徐州》诗。世洽《周易时论序》（作于顺治十七年，1660）署“淮徐兵使者”，并钐有“徐州观察”印。淮徐兵使者，据冒怀辛先生《发现》说，大约是当时的兵备道。《历代职官表》卷五“司道”【第四十七表】：“〔各省守道、巡道、兵备、水利、屯田等道〕以上各道，皆正四品。”如此则世洽从正七品的太湖县令到正四品的兵备道，擢

〔1〕《螽山集》卷一，页二十六上《四令君诗·李太湖溉林》题下注：“世洽，北直束鹿人，丁亥进士。”据《明清进士题名碑录》，丁亥科为加科。世洽为二甲二百五十名，与方亨咸同科。

〔2〕陈显忠《安庆府太湖县志序》：“太湖李令……出宰是邑之六载，经营数月而是编告成。”世洽自序署“赐进士及第文林郎知太湖县事束鹿李世洽识”。

升了三品。“观察”是清人对道员的俗称（非如唐代的观察使）。清代道员为监司官（监督地方属吏之事），以监督府县为专责。

世洽与孔炤的从弟方文交谊很深。顺治五年（1648），二人一见如故。自此书问不绝，往来频繁。《螽山集》中有十数篇诗记录二人交往。世洽时常周济方文。顺治七年（庚寅，1650）曾为方文招生徒二十余人，请方文开馆于城南之琴风社。方文遂徙家卜居太湖，仰以为生。^{〔1〕}又出资为方文构室，方文因名之曰“怀溉堂”。^{〔2〕}《螽山续集》后编卷四《送兄子竹西归里》其二云：

我老移居向白门，山田无以继餐飧，囊书每赴故人约，刻骨难忘知己恩。（原注：谓溉林也。）……

可见他很感激世洽的恩德。

竹西是方文之兄方孔矩之子，名鸦立，字子建，竹西其号。子建受方文之荐，为世洽府僚十数年。《螽山续集》后编卷四《送兄子竹西归里》其一有句云：“幕府相依十五年，论交谁似此缠绵？”并于诗末自注：“竹西为溉林李先生客凡十五年，今以母老辞归。”因为这层关系，子建向世洽出示《时论》稿本，请世洽作序并捐资刊行。所以世洽《周易时论序》说道：

予友人竹西执契盖十馀年，是为先生从子，绳其祖德，互相发明，手出秘稿示予，谋授之梓。……竹西子请表章之。遂不辞匙识，因序以行，公诸世之学者。

〔1〕 参看《螽山集》卷一《四令君诗》序。

〔2〕 参看《螽山续集》前编《鲁游草·李溉林副宪书来却寄》。

世洽序中有一段对《时论》的思想来源有很好的概括：

潜夫方先生纘承家学，著为《时论》，绍闻则祖明善而称廷尉，集说则循康节而尊考亭，而又精搜扬、京、王、郑、周、程、张、蔡之奥，以汇及近代明儒巨公，穷经博物诸君子，不下十百余家。综合全豹，微几析义，纲举目摘，亡虑数十万言。

这里面所说的明善（公）指孔炤祖父方学渐，廷尉（公）指孔炤父方大镇，康节指邵雍，考亭自然是朱熹，扬、京、王、郑、周、程、张、蔡分别指扬雄、京房、王弼、郑玄、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蔡邕。所谓“近代明儒巨公，穷经博物诸君子”，则有高攀龙、孙慎行、焦竑、管东溟、郝敬、倪元璐、何楷、黄端伯、黄道周，以及孔炤从父方鯤、岳父吴应宾，密之业师王宣、门师余颙、弟子左鐔、戴移孝等，不胜枚举。

二、方鯤

方鯤字羽南，号梦明（一作梦名），又号石门易隐，孔炤从父。

《桐城耆旧传》卷六《姚休那^{〔1〕}、白靖识、方羽南……传第六十三》：

方先生讳鯤，字羽南。少为诸生，以才颖发名。后

〔1〕 姚康，字休那，师事吴应宾，又为密之妹婿左国鼎之师，尝评《货殖传》，刻行。密之《浮山文集后编》卷之一有《〈货殖传评〉题词》，称其人“一生恬淡寡营……为人狷而狂，能自遣而不傲……一无所干，时时读书……先祖廷尉公最厌放佚，然时称之，爱其人也。”

益耽思经籍，谓文艺非儒者所急也。会豫章叶兼山讲《易》桐城，与之语，叹其夙慧，尽以授之。由是冥契开解。著《易盭》二卷，推《河》、《洛》纵横之图，以测古人制乐用兵之法，往往悉合。黄石斋先生叹为前古未有。……年八十卒。学者私谥文潜先生。

朱彝尊《经义考》卷六十二：

李延昱^[1]曰：鯤字梦明，桐城人，侍御大镇之弟，侍郎孔炤之从父也。

今考：大镇有弟曰大铉（即方文之父、子建之祖）、大钦，并无一弟曰鯤者（见本书第一章第一节）。又查谢正光《读方文〈螽山集〉》所列方氏世系表（自方法至方以智共九代），方氏一族“大”字辈中亦无方鯤其人。未知方鯤作为孔炤从父究属方氏何支，待考。

现在见到的各家记述未见方鯤有科举、仕宦的经历。他一生洁身自好，轻诗文，重德行，学问上专好《易经》，穷毕生之精力而精研之，属象数派《易》家，《易盭》为其代表作。方文《螽山集》卷七页五上《山中访从叔梦名》说他“学《易》半生还注《易》，贮书满腹不藏书”。孔炤《易盭》序曰：

从父梦名先生读《易》有得于心，门人受学益广，

[1] 李延昱，字辰山，初名彦贞，后改今名。上海人。年二十，走桂林为永历某官。晚隐于医。秀水朱彝尊称其生长士族，人不知其门阀，策名仕版，人不知其官资。著有《崇祯甲申录》、《南吴旧话》。储书二千馀卷，赠朱彝尊。（《明遗民录》卷三十六）按：《明遗民录》还称延昱“晚为进士”。查《明清进士题名碑录》，无一人名李延昱或李彦贞者。

因而著《易盪》之文。小子奉诵于鹿湖中。先王父有《易蠱》，先卿有《易意》，益以从父之《易盪》，俯仰间浩浩如也。……从父怀大道于伐邑，而翼予于荆棘刀砧中若而年，非第说《易》而已也。伦常彝极、日用饮食，有洁净精微之修名焉。从父存乎德行，而文字其续餘乎。

又《周易时论合编凡例》第二则：

家羽南氏，采兼山之近道者，启蒙之学彰彰矣。

所谓“兼山之近道”，指的是叶兼山的先天图学。姚文然《易盪》序：

……先生视诗文剩伎耳。其生平专精湛思，惟大《易》一书已。得叶兼山先生传授先天图学，先生即弃诸家《易》说，专讲图学。

上引方文《山中访从叔梦名》诗里还描述了方鯤隐士般自得其乐的生活：

山田兵燹久无庐，有妹湖庄且借居。……闲过邻叟占丰俭，卧看春云任卷舒，松下柴扉惊客到，焉知鸡犬是秦馀。

方鯤与姚孙棐一家有很深的交谊。姚文然《序》中曾谈及此事：

羽南方先生与先君子称髻髻交，晨夕唱和，凡数十年，风雨无间也。先生每过予家，则予兄弟次第以诗文请益。

《桐城耆旧传》本传也说：

先生与姚职方交最昵，其诸子文烈、文勋皆从受经。（迎按：文烈、文勋为文然之兄）

姚职方即文然之父姚孙棐，密之仲姑父姚孙荣之弟，崇祯庚辰进士（与密之同科），擢兵部职方司主事。《桐城耆旧传》卷六《姚职方传弟五十九》：

姚公讳孙棐，字纯甫，号戊生，副使第四子，崇祯十三年进士。……擢兵部职方司主事。……宏光南渡，马、阮使人持弹章示公曰：“左光先杀降有罪。能证之将增秩。”公曰：“左公，君子也。宁同坐死。”马、阮怒，诬公激变左杀降，逮下廷尉。会王师南下，事解。乃归隐龙眠山中。……人称瑞隐先生。年六十六卒。祀乡贤。著《亦园诗集》。

《易盥》初稿成于崇祯十六年（1643）（方孔炤曾为之作序，并在《时论》中多处称引之），但未能刊行，顺治十五年（1658）定稿，仍未刊行。至康熙五年才由桐城姚文然、姚文

燮^[1]兄弟刊印。姚文然《序》曰：

羽南方先生……撰《易盪》成，先君子业为序之。
……先生书成三十年，家贫不能梓。会予弟经三官建
宁，予属其梓以行世，以卒先君子之志。

《易盪》取《易·系辞》“八卦相荡”之文，推衍八卦生六十四卦之义。他认为“先后九图，其法参五错综，至变至神，九图既彰，易道斯著”，所以不必再从经文中“钩深索隐”。此书在《四库全书·经部·易类·存目三》有著录。黄虞稷《千顷堂书目》卷一《易类》、朱彝尊《经义考》卷六十二、《明史·艺文志》亦记方輅《易盪》二卷。《经义考》还引有方輅自序一段。今《四库存目丛书》收《易盪》二卷，即据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藏康熙五年姚文然、姚文燮刻本。半页九行，行二十字，总约228页。

《四库提要》谓《易盪》“卷首有自序二，一在康熙癸未，一在戊戌。盖成书之后又十六年，复加订定云。”此误。考《四库存目丛书》影印本，《易盪》卷首有如下题序：

1. 陈襄序，署“康熙丙午冬日都门陈襄题于芝城之正源堂”。
2. 陆求可序，署“康熙岁次丙午孟秋山阳陆求可撰于闽署之思过堂”。
3. 方孔炤序，署“乙酉冬日鹿湖侄孔炤记”。

[1] 姚文然，字若侯，崇祯十六年进士，入清授国史院庶吉士，累官刑部尚书，纂修《刑部则例》，卒谥端恪。《清史稿》卷二六三有传。姚文燮，字经三（一作径三），号羹湖，又号听翁，黄叶山樵。顺治十六年进士，授福建建宁府推官。负奇才，画入妙品，有声康熙时。有《羹湖诗选》、《泳园选集》、《无异堂集》。《清史稿》卷四七六有传。

4. 姚孙棐序，署“壬午秋日盟弟姚孙棐拜题”。
5. 姚文然序，署“康熙丙午秋日姚文然题于燕台省署”。
6. 姚文燮序，署“康熙丙午仲夏同里后学姚文燮顿首题”。
7. 方鯤自序，署“癸未秋杪古桐方鯤题于皖江禅室”。
8. 方鯤所记《易盭注疏缘起》，署“戊戌冬日石门易隐方鯤”。

据陈序、陆序、姚文然兄弟序所署时间，可知《易盭》刊于康熙丙午（五年，1666）或稍后。故《四库提要》所说的方鯤两篇自序不可能作于此后的康熙癸未（四十二年，1703）和康熙戊戌（五十七年，1718），而应是分别作于此前的癸未和戊戌，即崇祯十六年（1643）和顺治十五年（1658）。方鯤生卒年无考，但从姚文然《序》中所说方鯤与姚孙棐“称髻髻交”及姚孙棐《序》中自称“盟弟”看，方鯤稍长于姚孙棐。而姚孙棐又与密之同为崇祯庚辰进士，所以方鯤的年龄当与密之相仿。方鯤为《时论》作序时（约崇祯十五年（1642），见下），我们设想他约为三十岁，那么到康熙五十七年（1718）时，他须享寿百龄以上。但据《桐城耆旧传》，他年八十而卒。或者，姑且照《四库提要》所说，方鯤的《易盭注疏缘起》是写于康熙戊戌（五十七年，1718），以他享寿八十而倒推，他约出生于崇祯十二年（1639），那么在崇祯十五年时，他还不过是个三四岁的娃娃，如何能为《时论》作序呢？所以《四库提要》所述必误。

再有，既然姚孙棐对方鯤自称盟弟，则方鯤大约只是大镇的一个远房从弟，亦即孔炤的远房从父，否则姚孙棐当随其嫂执晚辈礼，称方鯤为从父，或自称“姻末”之类。

《易盭》屡称“东莱吕氏曰”、“云峰胡氏曰”、“何玄子曰”、“苏子瞻曰”、“朱子曰”，这些也是《时论》频繁称引的对象。《时论》中也多处引用《易盭》的文字。

姚文然《序》中还有一段话值得注意：

……吾乡以经学名天下三百余年，而《易》为尤盛。以予所知，方中丞公有《周易时论》，王虚舟先生有《风岐易溯》，钱尔卓先生有《易见》，有《周易火传》。今《时论》既行，而两先生书世或未见，则安得有心如吾弟^{〔1〕}者，悉为表彰，使天下经生，尽被吾乡之《易》教乎。

此中所称王虚舟即密之业师王宣字化卿，其所著《风岐易溯》通作《风姬易溯》，详见第二章第一节。钱尔卓，《时论》中也屡见称引（称“尔卓钱氏”）。《时论》中频频提到的“见曰”估计就是指钱氏的《易见》。（《风姬易溯》后得付梓行世，钱氏之书后来究竟刊否，尚不清楚。）王、钱二氏都是方学渐的弟子，不过两人治《易》的路数不一样：一个重《图》、《书》，一个偏义理。方孔炤《周易时论合编凡例》第二则：

王虚舟、曹白笥^{〔2〕}、钱尔卓，皆事先祖。虚舟晚穷《河》、《洛》，白笥、尔卓善析名理。

方鲲的《时论序》亦载其《易盪》（见《四库存目丛书》影印本），题为《易经时论序》（目录中误刻为《易终时论序》）。这两处的序文字上有不同处。现选录在下面，供比较（省略号为内容全同者）：

〔1〕 文燮为姚孙森之子，文然的从弟。

〔2〕 曹白笥是何人，尚不清。《通雅》卷首之三《文章薪火》有一篇曹晟跋，自署“白笥门人曹晟谨跋”。

载于《周易时论合编》卷首的方鯤《时论序》：

(1) ……吾家中丞公潜夫著《易时论》，其所撰观天之道，察时之变，尽人之事，备物之情。

(2) ……日月晦明，始始终终……为见为潜……而况寝食游咏其中者哉。蓍图以该其义，设卦以广其象，别爻以尽其变，祖羲皇而郊仲尼……可以集厥成乎？潜夫居职方，特劾援辽逃将，保任孙枢辅，力争坐府，与逆珰忤。及入楚，主剿不主抚，又忤杨枢辅，其节概以忧患见其艰贞，故有本也。（兹论也，道未坠地，传之其人……）

载于《易盭》的方鯤《时论序》：

(1) ……吾家中丞公潜夫历仕既久，遭时多艰，用晦而明，得免于难。退而著《易时论》，其所撰观天之道，察时之变，尽人之事，备物之情。

(2) ……日月继明，终始终始……为潜为见……而况寝食游咏其中者乎。子云之《玄》，极深研几，其于《易》道，知耶？否耶？学者未能无讥焉。若夫蓍图以该其义，设卦以广其象，别爻以尽其变，祖羲皇而郊仲尼……可以集厥成乎？（兹论也，道未坠地，传之其人……）

方鯤此序两处均无署期，但从载于《时论》的序文中提及孔炤忤杨嗣昌之事，我们至少可以知道，此序作于辛巳（崇祯十四年，1641）七月孔炤出狱之后。又：方鯤《易盭》中最早的一篇序（姚孙棐序）写于壬午（崇祯十五年，1642），而方鯤的《时论》序也是收入《易盭》中的，所以他这篇序大约最早就作于崇祯十五年。不过，从以上两处序文的对比可见：载于《时论》的序文“潜夫居职方，特劾援辽逃将，保任孙枢辅，力

争坐府，与逆珰忤。及入楚，主剿不主抚，又忤杨枢辅，其节概以忧患见其艰贞，故有本也”，在载于《易盥》的序文中不见，而载于《易盥》的序文“子云之《玄》，极深研几，其于《易》道，知耶？否耶？学者未能无讥焉”，在载于《时论》的序文中又不见，说明此序在收入《易盥》时，已经作过修改。（《时论》刻于顺治十七年，《易盥》刻于康熙五年。）

三、余颺（1603— ?）

余颺，字赓之，号季芦，福建莆田人。崇祯丁丑（1637）进士，与夏允彝、陈子龙同科，授宣城知县。密之己卯（崇祯十二年，1639）举于乡，出余颺之门^{〔1〕}。甲申六月初四，在南都与夏允彝等同补吏部郎，九月初九，授文选主事。乙酉弘光元年正月，为稽勋员外郎，二月，为水利道。^{〔2〕}未几归，杜门不出。丁亥（顺治四年，1647），鲁监国召为左都御史，不赴。^{〔3〕}晚号老铁。^{〔4〕}著有《春秋存佚》^{〔5〕}、《芦中诗文集》、《芦中全集》、《芦蜡史论识小录》^{〔6〕}。密之晚年与之交往尤密，在《通雅》、《物理小识》、《药地炮庄》等书中常有提及，《时论》中也多处有“赓之余氏曰”、“赓之氏曰”。

顺治十七年（庚子，1660），中德奉父命赴莆田求余颺为《时论》作序。余颺《方潜夫先生时论序》余佺后记：

〔1〕《物理小识》卷七“金石类”：“中德曰：余赓之太老师，讳颺，崇祯丁丑进士，老父己卯出其门。”余颺《方潜夫先生时论序》余佺后记亦曰：“中丞公之嗣为密之以智，中崇祯庚辰，以己卯出家父之门。”

〔2〕《明季南略》卷之二“六月甲乙总略”、“九月甲乙总略”，卷之三“正月甲乙史”、“二月甲乙史”。

〔3〕《明遗民录》卷二十九。

〔4〕钱仲联主编《清诗纪事》（一）《明遗民卷》。

〔5〕《明史·艺文志》记余颺《春秋存佚》十二卷。

〔6〕参看《明遗民录》卷二十九“余颺”条及《年谱》页95。

桐城方中丞潜夫先生……《易》，其家传也。中丞公之嗣为密之以智，中崇禎庚辰，以己卯出家父之门。天末不受宰相之招，瓢衲以隐，别称浮山药地愚者。庚子，遣其子田伯中德来候家父，以《时论》求序云。

余颺不光为《时论》作序，而且还掌握了《时论》的稿本，《时论》的刊刻稿就是由他提供。白华堂牌记：

……本坊特恳季芦先生手授秘本，公诸海内。

所以余颺于促成《时论》的刊行，是有很大功劳的。

康熙六年（丁未，1667），密之到莆田访其师。师生二人交谈、唱答之句，辑为一书，名《芦药合草》（见本书第五章第一节）。

四、黄道周（1585—1646）

黄道周，字幼平，漳浦人。天启二年（1622）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为经筵展书官。晚明《易》学大家。隆武二年（顺治三年，1646）出师北伐抗清，兵败被俘，次年就义于南京。《明史》卷二五五、《明儒学案》卷五十六有传。著《易象正》、《三易洞玑》、《榕坛问业》、《太函经》等。人称石斋先生。^{〔1〕}《时论》中大量称引“正曰”，即指《易象正》；又多处称引“石斋黄氏曰”。

崇禎十三年（庚辰，1640）四月，崇禎帝因疑道周与解学

〔1〕 有关黄道周生平、著述的记载很多，不详引。侯真平《黄道周纪年著述书画考》考索其生平、著述较完备，可详参。

龙结党，降旨逮道周与学龙，八月，道周下刑部狱（俗称西库，或白云库），于西库撰成《易象正》中的《历年十二图》、《大象十二图》初稿。时孔炤亦因议剿农民军而忤楚相杨嗣昌而先入刑部狱，遂与道周同在西库数月^{〔1〕}，相与论《易》。孔炤《时论凡例》第二则：

自在西库，与石斋公论《易》表法。邵子举概而已，细差殊未合也。故衍《二十四图》，易历相追。今十余年。究之本，无追不合者，其有待乎。（迎接：《二十四图》即上述《历年十二图》与《大象十二图》。）

其时密之亦在京，父子二人得从道周学《易》象数学。这年十二月下旬，道周被移至北镇抚司，崇祯十四年（辛巳，1641）五月，返回西库。六月，道周在刑部狱中作《方密之屡索〈易象正〉，未之敢授，爰谢乃翁仁植》（收入《黄漳浦集》卷三十八），《时论》卷首此诗题为《方仁植先生每觅〈易象〉，诗以谢之》。这诗于了解孔炤父子与道周在西库的交往及《易象正》之创作颇有用处，而这两处诗有些地方文字不同，现将此二处所载诗照录于下，供分析、比较（括号中内容为两栏文字全同者，着重号表示两栏文字不同者）。

〔1〕 关于孔炤与道周同在西库的时间，密之在《时论后跋》（癸未）中说是“阅岁有八月”，别的一些文献又说是两年，盖为“岁有八月”的笼统说法。“岁有八月”其实是指孔炤在刑部狱中的时间，而孔炤与道周同在西库的时间，笼统地说，最多也只有一年（自崇祯十三年八月道周入狱至崇祯十四年七月孔炤出狱）；而实际上，在这期间（崇祯十三年十二月下旬至明年五月二十日），道周由刑部狱（西库）移至北镇抚司考审，有五个月的时间并没有与孔炤同在西库（参看《黄道周纪年著述书画考》）。所以，准确地说，孔炤与道周同在西库的时间，只有六七个月而已。

《黄漳浦集》所收七古《方密之屢索〈易象正〉，朱之敢授，爰謝乃翁仁植》〔1〕：

（古人间关宝古文，寇贼不鋤火不焚。）夏黄贯械谈《尚书》（，一篇《尚书》如一君。忆在少年喜易象，束发危襟日相向。）于今忽过五十年（，九草七笺未得上。）真宰恶人尘务多（，韦编不得挥阳戈。）文臣秦相各排愤，垂老欲坠将如何。白云库中百二日，宛转呻吟裂血碧。）元黄初写《十二图》，龙马已啮三寸膝。桐城方公爱此经，苦无部署相批绳（。自言詮经家三世，）义理象数犹未明（。黄霸杜林亦人耳，）岂有朝闻夕遂死（。片楮只字皆收藏，但愿生存毕此理。）筐篋一日临五门，风雨警雷霆尊（。回顾白云不可见，）经书化蝶皆惊翻（。缅想方公食三叹，定谓此书终河汉。）丁甲欲取补鬼愁（，恨见数行未一半。）呜呼生死

《周易时论合编》卷首所载黄道周《方仁植先生每觅〈易象〉诗以谢之》：

（古人间关宝古文，寇贼不鋤火不焚。）欧黄贯械谈《尚书》（，一篇《尚书》如一君。忆在少年喜易象，束发危襟日相向。）于今忽近六十年（，九草七笺未得上。）真宰恼人尘务多（，韦编不得挥阳戈。）文臣秦相各排愤，垂老欲坠将如何。白云库中百二日，宛转呻吟裂血碧。）玄黄初写《十二图》，龙马已嚼三寸膝。桐城方公受此经，苦无部署同批绳（。自言詮经家三世，）义理象数向杂缠（。黄霸杜林亦人耳，）岂有朝闻遂夕死（。片楮只字皆收藏，但愿生存毕此理。）筐篋一日临吾门，风雨蔽雷霆尊（。回顾白云不可见，）经书皆与蝶惊翻（。缅想方公食三叹，定谓此书终河汉。）丁申欲取神鬼愁（，恨见数行未一半。）呜呼死生

〔1〕 道光刊本卷三十八。

会有时，九京尚有羲文师。庞眉高官人何恨，呼理不应如呼猪。肌肉可溃理不夺，自信此心如白月。右手贯锁左袖书，解锁写书尚带血。（淹留北寺五月余），仰钻亦已粗成书。二十万言动指节，欲断不断形模殊。（此书方成未一夜，）缙绶又过白云下。方公含喜来库门，薰衅未施便欲借。小臣叩首称天恩（，年来北寺谁能存。）已甘垂翼归地火，何敢开眼谈乾坤。（乾坤开朝水火暮，）尝恐诸儒为理悞。偶将水火争炎凉（，遂使乾坤键门户。方公好学天下无，手扪北斗生觚隅。）一冬已尽一万卷，何必览此增噫呜。昨日明廷戒吾党（，血肉狼藉为开讲。此道既不存诗书，白心致主更清敞。）余生倘得还茅斋（，闭眼缄书手不开。羲前一画无爻象，啾啾鬼哭何为哉。）（未具年月）

会有时，九原尚有羲文师。庞眉高官人何限，呼理不应如呼豨。肌肉可匮理不夺，自信此心如日月。左手贯锁右袖书，解锁写书尚带血。（淹留北寺五月余），仰钻亦已消居诸。二十万岁出指节，欲断不断形摸殊。（此书方成未一夜，）缙绶又过白云下。方公握发来库门，连衅未施几声罢。小臣叩首称主恩（，年来北寺谁能存。）已甘垂翼谈北目，何欲开眼谈乾坤。（乾坤开朝水火暮，）尝恐诸儒为理误。缪将水火争炎凉，（遂使乾坤键门户。方公好学天下无，）手扪北斗生觚隅。拦颐已出羲衣背，何必览此增唏嘘。昨日明庭戒吾党（，血肉狼藉为开讲。此道既不存诗书，白心致主更清敞。）余生仅得还茅斋（，闭眼缄书手不开。羲前一画无爻象，啾啾鬼哭何为哉。）（末署“崇祯辛巳六月九日弟黄道周具草”，并钤篆体阴文“黄道周印”及篆体阳文“阙下完人”印各一。）

（关于“阙下完人”印，侯真平《黄道周纪年著述书画考》上册页11：“道周崇祯十七年中秋前后所书《曹远思推府文治论》、同年十月二十九日所书杭州灵隐寺诗，今上海博物馆藏《草书六言诗》轴，款下都钤‘阙下完人’白文或朱文印。”又云：“‘阙下完人’含义可能有两端：其一，当时明朝已经灭亡，道周以此自嘲未能尽节；其二，崇祯十三年至崇祯十四年身陷诏狱，受杖八十，又历经九鞠四拷，侥幸未死，故此戏称。但第一种可能性更大。”今据《时论》所载道周诗之署印及署期，可知第一种可能性实不存在，应取第二种解释。）

道周此诗在其弟子庄起俦所撰《漳浦黄先生年谱》^{〔1〕}卷上崇祯十三年内有解释。以上这两处序文可互相校订。左栏“元黄”想是避康熙讳而改。左栏“经书化蝶皆惊翻……丁甲欲取补鬼愁……”，是；右栏“……与蝶惊翻”似不符事理，“丁申……”，不通，应取“丁甲”（代指锦衣卫诸役人）。此可参庄起俦《年谱》解释：

方开府仁植与先生同在西库……时先生方草《十二图》，未毕，忽锦衣著筐篮来徵。先生徐曰：“吾画一图完，就逮耳。”役人不可，遽以先生去。诸图翻播床下。既去，方公更掇拾收藏之。故先生诗曰：“筐篮一日临五门，风雨瞥天雷霆尊。回顾白云不可见，经书化蝶皆惊翻。缅想方公食三叹，定谓此书终河汉。”

密之《跋南泉所藏铜海书帖》（《浮山此藏轩别集》卷之一）也说到此事：

〔1〕 在《黄漳浦集》。

崇禎庚辰，先中丞以忤楚相逮理，铜海先生（迎按：指道周）拜杖，同在西库衍《易象正》，小子得侍。……当时谖谖浮气乍敛，知先生之教深矣。忽移北司，所衍《二十四图》^{〔1〕}乱播在地，先中丞收之。皆手书宋体，铁画森严……^{〔2〕}

但庄解未辨“筐篮一日临五门”句，此句似不通，可能应取右栏“……临吾门”。

于是“右手贯锁左袖书”，还是“左手贯锁右袖书”，我认为应取前句。右手被锁，不得不用左手写字，这才表明写字之艰难。如说“左手贯锁右袖书”，则不足为奇。右栏“二十万岁……”不可解，应以左栏“二十万言……”为正。

诗中云“白云库中百二日”指道周自崇禎十三年八月入刑部狱至十二月移往北寺（北镇抚司）前与孔炤同在刑部狱中的时间。“玄黄初写《十二图》”，以及“淹留北寺五月馀，仰钻亦已粗成书”，表明道周先在西库作《十二图》，至北寺写完《易象正》全书初稿。“此书方成未一夜，纆紲又过白云下。”《易象正》刚刚成书，道周又被移回到西库。“方公含喜来库门，薰衅未施便欲借。”写出密之受孔炤之命，急欲索借《易象正》书稿的心情。

〔1〕 当即《历年十二图》与《大象十二图》。

〔2〕 道周弟子刘履丁《题〈易象正〉》（《易象正》，崇禎十六年大涤弟子刊本）亦记此事：“方开府仁植先生同在西库，每过先生，论诸象义。先生方就草，作《十二图》，锦衣作筐篮来请。先生方画一图未完，徐曰：‘吾作一图完，就逮耳。’诸役不可，辄扶先生去，诸图翻床下。役去，仁植始掇拾之。”

据庄起俦所述“方公更掇拾收藏之”、密之所述“先中丞收之”、刘履丁所述“仁植始掇拾之”，及道周赠密之诗“片楮只字皆收藏”句，孔炤父子可能藏有《二十四图》或《十二图》的手稿（但在道周自北镇抚司回到刑部狱后，也许还给了道周）。

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此诗原来究竟是赠给密之的还是赠给孔炤的？我想原是赠给密之的。下面讨论一下。

1. 诗中言“桐城方公爱此经……自言詮经家三世”句（两处句同，惟“爱此经”在《时论》中作“受此经”），则“家三世”应指密之曾祖学渐、祖大镇、父孔炤，不包括密之本人。如密之《浮山文集后编》卷之二《游梅川赤面易堂记》自述“愚者……幸有三世之《易》”，同书《游子六〈天经或问〉序》亦称游艺（字子六，密之弟子）“读吾三世之《易》^[1]”，均如此。试比较：（1）《时论》白华堂牌记曰：“桐山方氏四世精《易》”。（2）黄虞稷为方中德《古事比》所作序称“田伯上承四世之学”。（3）方中通《心学宗续编》自序称：“四世皆有书行世，今兹举其概，使学者便于披读，附于《心学宗》之后，曰《心学宗续编》。”（4）方中德《古事比凡例》言之更确：“寒家近溯四世，自先高祖明善公洎先曾祖廷尉公、王父中丞公暨先君太史公，累叶著述甚富。”故照当时人一般的叙述习惯，似乎是：当由他人言“四世”时，才包括密之在内，若由孔炤自述，则应是“自言詮经家三世”。所以，这样看，黄诗所谓“自言詮经家三世”的，应是密之，而非孔炤。不过，庄起俦所编《年谱》却说：“方开府仁植与先生同在西库，自言詮《易》三世，未毕此理。”中通在另一处的说法也不一样。《陪诗》卷四《惶恐集·哀述》其三：“为叹仲翔当五世，家山负土是何期（自注：作《易》者其有忧患乎？自先明善而下，五世学《易》矣。……忧患未尽，旅榭未归，为仲翔者，能不悲哉！）”这里中通称五世，则又包括自己在内，且以虞翻^[2]自诩。）如果说，由孔炤“自言詮经家三世”可以成立的话，那么黄诗中下面的

[1] 当指方学渐《易蠡》、方大镇《易意》及孔炤之《周易时论》（初稿）。

[2] 汉虞翻字仲翔，自高祖而下迄虞翻，五世治《易》。

几句话，则可以肯定是针对密之而言的。

2. 诗中说“夏黄贯械谈《尚书》……一篇《尚书》如一君”，而密之《跋南泉所藏铜海书帖》（《浮山此藏轩别集》卷之一）也说：

崇祯庚辰，先中丞以忤楚相逮理，铜海先生拜杖，同在西库衍《易象正》。小子得侍……。偶请《象正》、《洞玑》之旨，疑《尚书》不合《易》策之故，以虚舟子图质难。先生蹙然挥之……。当时谖谖浮气乍敛，知先生之教深矣。……

显然，与道周“谈《尚书》”的，是密之，而非孔炤（虽然孔炤也可能参与讨论）。

3. 诗中又说“方公好学天下无……一冬已尽一万卷”，这也应是指密之，而不会是孔炤。

由此我认为，道周此诗原是赠给方密之的。这诗的起因应是密之受老父委托，向道周多次索要《易象正》稿（自道周从北寺转到西库的第一天起就开始），而道周觉得此书尚未成熟，不便授之，故作此诗以答密之。既作此诗，则很自然地要想起不久前与孔炤同在西库论《易》等事，故诗中有叙及孔炤“片楮只字皆收藏”等句。因为此诗是赠答密之，而兼谢孔炤，所以题为《方密之屡索〈易象正〉……爰谢乃翁仁植》，在编作《时论》序诗时才被改为《方仁植先生每觅〈易象〉诗以谢之》（还署上了“弟黄道周具草”）。这个问题与后面要讨论的《时论》作者问题有关，故特为拈出一说。

壬午（崇祯十五年，1642），道周赴戍所四川酉阳宣慰司路经杭州时，曾与孔炤再次相会，后来作《西泠怀倪鸿宝方仁植

冯留仙邶仙七章》^[1]。

隆武帝时期，道周领兵出师抗清，曾寄《与方仁植书》^[2]，督方孔炤使密之加入隆武政权，但其时密之已奔赴岭南，未能响应。不久，隆武元年（顺治三年，1646）冬，密之在肇庆协瞿式耜等拥立桂王朱由榔监国，十一月，称尊号，改元永历。

五、白瑜

白瑜是密之的业师（密之年十五开始师事白瑜），字瑕仲，号安石，因所居大龙山有石塘湖，故人称石塘先生。桐城人，崇祯间岁贡。以桐城阮自华（字坚之）为师。《桐城耆旧传》卷六《姚休那、白靖职、方羽南……传弟六十三》：

白先生讳瑜，字瑕仲，一字安石。清和有识裁，博闻广记。性善饮，至数斗不乱。语及时事，默不应。酒

[1] 见侯真平《黄道周纪年著述书画考》上册页314。侯著所据为清陈寿祺编《黄漳浦集》旧排印本，并注此诗在卷四十四。我所见陈寿祺编清道光刊本《黄漳浦集》目录记此诗在四十三卷，系甲午年，但卷内并无此诗（另有若干诗亦有目无文）。

[2] 道周《与方仁植书》全文如下（据清道光刊本，文中“宁”字原缺末笔，避宣宗旻字讳，径改）：“仁翁：时事遂至此，高棋袖手，宁当冷眼不开枰耶。新主英明，夔迈千古。起于南阳，为高皇九世孙。又不饮酒，喜读书，动遵法度，精于吏事。以乙酉建元，四同光武，此可以镇定人心，远迈邾郯，昭烈而上矣。仁翁能令密之起而仕乎？已极微管，属谁拔毛放顶，大家相视。过此五六月，著脚难举矣。江右诸豪杰杳无下音，临侯兀兀，为左儿所羁，无有动处。燕及二云机部，皆已过就，闽中可以与共图者，独金正希耳。方慕庵不知何似许夫人之诗，难以诵之男子也。不肖蚤晚下浮梁，直趋芜采，与正希、慕庵共问稼陵之业，谁当起而桴鼓者。仁翁熟察彼中景略，竟如何反手拼飞，欲成朱序而黜暗如彼，为千古唾笑。狗前承后，何以自存！天水亦贤者，钟鸣星落，与虞山同梦，不知何法使寤，宁当令仆折箠笞之乎！黄斌卿水师三万，蚤晚上镇江，何以联之，令不愆期？此时念密之握手不可得，老而以狂疾受赏，是古人之深耻也，为耻有甚于狂疾者，如何如何！”

酣，间与亲交、徒友论前古得失，悉中情藪。苟措诸政而必当也。

崇祯中以岁贡生举贤才，入都廷对，称旨。授云南府推官。丁艰。服阙，补登州。寻告归，隐居大龙山中，去枳阳三十里许。石塘环其下。居民种杏为业。花时，远近烂漫数十里。有杏花村，山下有白家湾，为先生故居。宅畔有香海棠七株，因以为号。方公潜夫为作《七棠先生序》，亦五柳之遗意云。年六十卒。学者称靖职先生。

《道光续修桐城县志》卷十五《人物志·儒林·白瑜》：

初举贤良不赴，继以迁试特用，授云南府推官。丁艰。服阙，补登州。寻归大龙山，隐居高尚，诗文娱志。中丞方孔炤为作《七棠先生序》，亦五柳之遗意也。^{〔1〕}

《螽山集》卷六页六上有七律《送白安石先生司理滇南》，诗系庚辰，故白瑜授云南府推官在崇祯十三年（庚辰，1640）。值得注意的是，《通雅》卷首之三《文章薪火》录有白瑜致密之信（“石塘师曰：‘自以拖沓为笃实，而古文风致尽矣。……’”），末署“辛巳孟夏，将之登州，书与曼公”。所以这样看，白瑜补登州当在第二年，即崇祯十四年（辛巳，1641），那么这两年间，是没有他丁忧的时间的。上引《桐城耆旧传》及《桐城县志》所记可能有误。

方文乙酉（顺治二年，1645）又曾作《石塘访白安石师》

〔1〕 转引自《年谱》页35。

七律，有“傲吏久归沧海上，清风高枕石塘隈”句，所以白瑜当年从登州归隐大龙山，大约是在登州得罪了上司的缘故；同诗又有“欲记新诗惟甲子，门前柳亦向南栽”句，正是所谓“五柳之遗意”。

《浮山此藏轩别集》卷之一《九华》：

忆天启丁卯^{〔1〕}，随老父、白安石师雨中命驾至五溪桥。

白瑜《周易时论序》曰：

潜夫方子……合数千年之说。于定中知其不定，于不定中决其一定，以河洛卦策，通知元会，昼夜幽明，生死之故，一在二中，要于官天继善。所谓杂而不越、旁行不流者与？此书也，真学《易》者之指南也。

序之末署“崇祯甲申冬龙山白瑜安石题”，并钐篆体阳文“白瑜”印及篆体阴文“安石”印各一。写这序时，明北都已陷，清世祖福临入北京，明南都弘光朝马士英、阮大铖乱政，密之被迫南逃，已在广州，孔炤开始《时论》的第三次编撰。

第四节 《时论》的编订者

（中德、中通、中履、中泰除外）

〔1〕 天启七年，1627。

一、方鸦立

方鸦立，字子建，号竹西，孔炤从子，方孔矩（方文兄）之子。擅诗，工画。《螽山集》卷三页一上《启一、子建作〈连理图〉赠予，赋此答之》（戊寅，崇祯十一年，1638，作）可证：

嗟我九孙绍丕业，牙籤锦字罗青毡。群从又将三十人，风流文藻何翩翩。子建乃为群从长，灵心惠识通渊玄^{〔1〕}。赋诗雅似阮嗣宗，缀文不愧班孟坚。有时伸纸拂绢素，下笔辄作名山川。

自方法至子建有九代^{〔2〕}，故诗中称子建为“九孙”。

子建跟他的叔叔方文关系很密切。《螽山集》里面有好些篇记录了叔侄二人的交往。《螽山集》卷六页二十四上《与从子子建感旧》表达叔侄二人安贫乐道、徜徉林壑的共同旨趣，并且再一次提到子建的书画才能以及他们共同追慕的先祖方法：

故园兵火十三秋，尔恋高堂不远游。纵耻瓶罍无旨蓄，却怜书画有沧洲。少年同学惟青眼，易世相逢已白头。我祖沉渊家训在，徜徉林壑复何求。

诗作于丙戌（顺治三年，1646）明亡之后，所以说“易世相逢”。

〔1〕 此字为“玄”字底下一横变为“口”字，当是避玄烨讳增笔改写而成。

〔2〕 参谢正光《读方文〈螽山集〉》，《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新第三期（1994），页82。

方文又跟李世洽交往很深，世洽曾想聘他到自己府里做事，方文婉辞，但把子建推荐给了世洽。看来所谓“瓶罍无旨蓄”的生活还是很难真正打熬下去的。为了生计，子建终究不得不辞别了高堂，在世洽府中供事，并且长达十五年之久。后以母老辞归。^{〔1〕}

方孔炤晚年归隐鹿湖，托心思于《时论》的撰写之中。这期间子建等几个晚辈有时到环中堂来，跟他切磋，参与《时论》的编修。孔炤《时论凡例》第九则：

衰病之余，供薪举火，合编往哲之语，以为著龟，……此编未得卒业。惟有农夫、幼光、右锸及从子建、治辈间过径中^{〔2〕}。

子建的论《易》之语也被吸收到《时论》里面，《时论》中多处可看到“竹西曰”、“子建曰”。

二、方兆及

方兆及，字子诒，号蛟峰，室名述古堂。^{〔3〕}仲嘉之子。其祖大钦，为孔炤之父大镇之弟。顺治八年（1651）优贡，十年（1653）举人，补济宁兵宪。兆及与他的从叔方文交往亦较密

〔1〕 参看《螽山续集》后编卷四《送兄子竹西归里》。

〔2〕 农夫即周歧，字农父（一作农夫），号需庵，桐城人，精数学，为密之同学，并同为泽社成员，长密之四岁，曾为密之《稽古堂二集》（在《浮山文集前编》）作序（署“己卯夏同学农父周歧题”），密之又有《送周农父还故乡序》（《浮山文集前编》卷之五《曼寓草》中）。幼光即钱秉澄（后更名澄之），字饮光，幼光，号田间，幻光，敛光，西顽道人等（参《清人室名别称字号索引》），桐城人，密之同学，著《田间易学》等。右锸即左锸，又名左右锸，字藏一，密之弟子。诒即方兆及（详下）。

〔3〕 《清人室名别称字号索引》。

切。《螽山续集》前编《北游草》有戊戌（顺治十五年，1658）作《送严天行、吴平露还都，寄还兄子蛟峰》，《鲁游草》有庚子（顺治十七年，1650）作《闻从子蛟峰补济宁兵宪寄此》。^{〔1〕}

《时论》中多处引“蛟峰曰”。

兆及之子登峰（方孝标之养子）后卷入康熙五十年的《南山集》案，遣戍黑龙江。

三、曹台岳

曹台岳，字梁父，为密之同学，光禄曹履吉（字招遂）之子，江南当涂人。密之二妹婿。郑三俊《方贞述先生墓志铭》（《七代遗书·系传》）：

女三：……次适光禄曹履吉之子台岳。

《浮山此藏轩别集》卷之一《采石》：

愚仲妹适曹梁父，中顿在此牛渚。

《浮山文集前编》卷中《采石文昌三阁碑记》：

光禄公子家君为丙辰同年，其嗣梁父为余妹夫。
……梁父金玉，英英蔚起，怡怡好喜。

《膝寓信笔》：

曹梁父善弹琴，欲听之，无忤色，不让阮千里也。

〔1〕 详参谢正光《读方文〈螽山集〉》。

疾若风雨，微若太息，使人浮气俱尽，何况弹琴者方悟乐能养人之故。余妹亦知琴，举案同声。

《叢山续集》后编卷二页五上有《送兄子象山游姑孰，兼寄……曹梁父……诸子》诗（系癸卯，康熙二年，1663）。《青原志略》卷十有曹台岳《寄青原老人》诗。

台岳又曾与孙临同校其外舅之《全边略记》（题“门婿孙临克咸、曹台岳梁父全较”）。

四、左国鼎

左国鼎，字夏子，御史左光先（忠毅左光斗之弟）之子，诸生。密之三妹婿。郑三俊《方贞述先生墓志铭》（《七代遗书·系传》）：

女三：……三适侍御左光先之子台岳。

左光先附见《明史·左光斗传》。《桐城耆旧传》卷五《左侍御传第四十九》：

左公讳光先，字述之，一字罗生，号三山。……侍御子国鼎字夏子，及弟国昌皆诸生。

五、游艺

见第二章第二节。

六、左锐

《方以智全书前言》页69说左右鐔，名左锐。

我所见的材料只见说左鐔又名左右鐔（一作左又鐔），字藏一。未知左鐔与左锐究竟是同一人否。现暂将左鐔的材料附于此，待考。

《青原志略》卷五左鐔《中五说》自述：

……中年降罔，乃始究心性命极物，而知其则不定中定，《易》其至矣乎。……合山栗庐，得从药地大师盘桓，始知圣人之神明如是，我之神明亦如是，而乃自负耶。起而叹曰：滞于后则迷动蹟，推于前则溺洗洋。故以象数为端倪，而推行化裁在其中矣。神无方，物有则。秩序变化，原不可须臾离解。……

大似密之口吻。《时论》中，有好几处他的议论，标以“藏一曰”。

七、揭暄

见第二章第二节。

八、余佺

余佺，字全人，号小芦。余颺之子。密之有《余小芦赋序》，载《浮山文集后编》卷之二。序曰：

……莆中余全人为吾师之才子，年二十二，十行俱下，落笔如涌泉，翼翼骖骖，出门已无万里。吾观其《铁笛》、《耐庵》、《双松》、《芦柳》诸赋，温厚而挚至，特寓之于前藻。其意深深，本悱惻之遗风也。它若读史咏怀，或怜或快，趋庭步题，合门唱和，风雨如晦，鸡鸣不已，盖以此而养其亲焉。乃者随亲，杖履以

游，朝暮一卷，好学不倦，是岂与潘江、陆海较祖构乎？……

第五节 《时论》的写作、整理过程

《时论》的写作，经历了一段漫长的过程。崇祯三年（1630），方大镇逝世，方孔炤庐墓守孝三年。这期间他撰成《时论》初稿，据方学渐《易蠡》、方大镇《易意》而加以推阐，取“六虚之归环中者时”之意而名之为“时论”。崇祯十三年（1640）正月，当时任湖广巡抚的方孔炤，因议剿农民军张献忠而得罪楚相杨嗣昌，“以失律逮下狱”^{〔1〕}。八月，黄道周亦因结党罪名被逮下狱。两人同在西库，朝夕论《易》。这期间孔炤父子受黄道周象数学思想影响极大。崇祯十四年（1641）七月孔炤蒙赦出狱后，花了两年时间重写《时论》。这一次较前稿作了很大扩充，如其中大量引用黄道周《易象正》中的论述（标之以“正曰”），即可表明扩充幅度之大。当然不仅引道周《易象正》，实则广泛汇集历代《易》家之说，以邵、周、程、朱为正宗，尤以邵雍的思想为核心而折中之。是为《时论》第二稿。（有资料表明，密之至少在此期间已开始与孔炤合著此书，见下。）甲申明亡，方孔炤隐居桐城家乡，第三次撰写《时论》。顺治十一年（甲午，1654）夏，孔炤命中德持《时论》系辞部分的稿子交予正在南京闭关的密之。《时论·经传部分》卷之九（自卷之九至卷之十二为系辞部分）页二下：

老父晚径一纪，《时论》三易稿矣。中德持《系辞》来高座关中。拜而读之，诚万法之统御包决也。

〔1〕 见王夫之《永历实录》卷五《方以智》。

午会当明，后世幸甚。甲午中夏，日在参九。不肖男以智谨记。

同年冬，孔炤又将全稿寄付密之。《药地炮庄》卷之一《齐物论第二》：

老父在鹿湖环中堂十年，《周易时论》凡三成矣。甲午之冬，寄示竹关。穷子展而读之。公因反因，真千古所未发。……

第二年，孔炤即与世长辞，留下完成《时论》的遗命。第三稿花了十二年时间（1644—1655）。而密之由南京破关奔丧，庐墓三年，此间遵遗命进行《时论》的整理、修订，可以说是《时论》的第四稿期。

早在崇祯十六年（1643），即《时论》二稿完成之时，密之阅过此稿之后，曾为之写过一篇跋语，记述《时论》编写过程：

家君子自辛未庐墓白鹿三年，广先曾王父《易蠡》、先王父《易意》而阐之，名曰《时论》，以六虚之归环中者时也。又八年抚楚，以议剿谷城忤楚相被逮。时石斋先生亦拜杖下理，同处白云库中。阅岁有八月。两先生脩然相得，盖无不讲《易》朝夕也。肆赦之后，家君子特蒙召^{〔1〕}对。此两年中，又会扬、京、关、邵以推见四圣，发挥旁通，论诸《图说》。……崇

〔1〕 原文“召”字前空一格。

禎癸未冬日不肖男以智百拜谨跋于上江小馆。^{〔1〕}

这即是载于《周易时论合编》的密之前一则《时论后跋》（又收入《浮山文集前编》卷之五《曼寓草》中）。

十五年后，顺治十四年（丁酉，1657），密之庐墓期间，在整理《时论》时，又写了一篇跋语，记述《时论》第三次易稿，以及自己遵遗命“合编”《时论》的情况：

重览癸未跋，忽忽十五年。老父归卧环中堂，《时论》又再易稿矣。时乎，尚何言哉！^{〔2〕}……合编未竟，遗命谆谆。时当病废，庐墓碌趁。命儿子德、通、履合前后稿而编录之，自泯薪火而已。^{〔3〕}……不肖智稽首又跋。

〔1〕 蒋国保《方以智哲学思想研究》页95以《易馥》中有引《时论》语而认为《易馥》成于甲午冬之前，因为密之甲午冬始获睹《时论》，根据就是上引《炮庄》中的那段话。此论不确。从此处所引密之跋可知，密之早已于二十年前，即已读到《时论》。

〔2〕 以下省略未引的内容是：“小子感天地之钳锤，刀锸百淬，瘴徼归省。复遇焮火，铁限封关。老父则无不以生死相反复也。不耻衣食，不忘沟壑，所示习坎继明，俱终始矣。痛此终天，古今皆血。既已剥烂黄叶，缘无所避。”

〔3〕 以下省略未引的内容是：“嗟乎！环中寂历，善用惟时，拂迹者胶柱，窃冥者荒芜。统御谓何？独立亦未易也。姑曰委化，闷无闷乎！果不可以《庄》语，而以卜筮、象数寓之乎？差别难穷，赖此易准。待好学者深几而神明之。存乎其人，同时哭笑。”

这便是载于《周易时论合编》的密之后一则《时论后跋》^{〔1〕}。

在《时论·经传部分》卷之八末我们还看到密之一篇后记，署“圉噩冬除浮山之孤智记”，圉噩也是丁酉年，说明密之至少在这年的年底，还在整理《时论》。

《浮山文集后编》卷之一《灵前告哀文》也说：

合明寺之阳，旧卜佳城，治命即事，襟土攀柏之
馀，念及遗言，合编《时论》。且以自尽，留其残喘
耳。

方中通《陪诗》卷一《迎亲集》里也提及此事，有一首诗题目就叫《丙申，老父重编先祖贞述先生〈周易时论〉，因授中通〈易〉象》（丙申是顺治十三年，1656）。

孔昭己于《时论凡例》第九则记述得更为详尽：

少侍先廷尉之侧，负墙而已。筮仕嘉州，锐身解
绶，救出一高孝廉。未免自喜。先廷尉示之曰：“谦
之，平称一言，而可终身者也。”天启甲子，以不覆魏
良卿之伯，忤珰削籍，祸且不测，始自痛省。先廷尉教
之曰：“而知三陈九卦之生于忧患乎？以世道言，后更
有甚于此者。灭理以言天，讳善以夸道，人心之几如

〔1〕 这篇后跋收入《浮山文集后编》卷之一（题为《周易时论合编后跋》）。两篇文字略异：“所示习坎继明”，在《浮山文集后编》无“所示”二字；“既已剥烂黄叶，缘无所避”，在《浮山文集后编》为“……绿无所避”；“时当病废”，在《浮山文集后编》为“时当病发”；“命儿子德、通、履合前后稿而编录之，自泯薪火而已”，在《浮山文集后编》为“命儿编录，薪火而已”；“环中寂历，善用惟时”，在《浮山文集后编》为“……善用惟时”；并且，《浮山文集后编》中的这篇后跋末尾没有“不肖智稽首又跋”句。

此。邪风大行，能毋乱乎？”忽忽庐白鹿之墓三年，重读祖父之书，述成《时论》，优游丘壑足矣。贼锋甚炽，江北为墟。居乡守御，不能弼晦，而危楚之任，倏尔在肩。议剿谷城，失执政之指，以将衄致逮。琅当西库者两年。遂与黄石斋摹据，亦一幸也。归颜环中堂，且天隳海竭矣。此生忧患，便为家常。奉北堂以守此山，终老墓侧。筮得潜龙，自称潜老夫，固其时也。衰病之余，供薪举火，合编往哲之语，以为著龟。荒乡僻处，兵燹书残，远借甚苦。是以此编未得卒业，惟有农夫、幼光、右鐔及从子建、治辈间过径中，老夫何尝一语人乎。暮年独子，悲韩洄、崔伦^[1]之命，万里归省，复缘蚩坎自矢，以雪为□，镬汤归实，不出环中，余书戒之，犹是九卦也。鹿湖潜老夫孔昭生万历辛卯，奄忽六十四卦之岁。且记此以付子孙云。^[2]

这篇《凡例》写于甲午（顺治十一年，1654）孔昭逝世前一年，也就是孔昭把《时论》全稿寄付密之的那年。此中明言

〔1〕 韩洄，字幼深，韩休子，唐长安人。有学问，荫补弘文生。除章怀太子陵令。安禄山乱，家人多遇害，遂避难江南，蔬食不听乐。德宗朝擢户部侍郎。（《新唐书·魏（知古）……韩休传》附。）崔伦，唐安平人，字叙。及进士第。历史部员外郎。安禄山反，陷于贼，不与伪官。宝应中以右庶子使土蕃，留二年，执伦至泾州，逼为书约城中降，伦不从。更囚逻娑城。阅六岁，终不屈。乃许还。代宗时迁尚书左丞。（《新唐书·归（崇敬）……崔衍传》附。）

〔2〕 朱彝尊《经义考》卷六十一“《易》六十”曰：“方氏孔昭《周易时论》十五卷，存。”并录孔昭《周易时论凡例》末段，但有缺文和个别异文，见下（加着重号者为缺文，方括号内为异文）：

少侍先廷尉之侧，负墙而已。……贼锋〔风〕甚炽，江北为墟。……琅当西库者两年。遂与黄石斋摹据，亦一幸也。归颜环中草堂，且天隳〔溃〕海竭矣。……暮年独子，悲韩洄、崔伦之命。万里归省，复缘蚩坎自矢，以雪为□，镬汤归实，不出环中，余书戒之。……

“此编未得卒业”，又说“记此以付子孙”，表明孔炤已自知以衰老之躯，距大去之期不远，已难以完成《时论》，故立意将此未竟之业，交付他的爱子密之去完成。据这篇《凡例》，又可看出，《时论》的酝酿，其实早在孔炤庐墓白鹿之前，就已开始。而他之所以将半生心血，付此一书，实在是因他一生经历太多忧患，证诸《周易》，他悟出许多道理，需要总结，以留后世。（此中所述“祖父之书”，当是指方学渐之《易蠡》）。

综上所述，《时论》的撰写，从崇祯三年（1630）开始至顺治十二年（1655）孔炤逝世止，用了二十六年的时间。密之继而予以整理、修订，又用了三年时间。总起来，一部《时论》，方氏父子先后用了二十九年的时间。这以后至顺治十七年（1660）《时论》刊行，很难说未再加以修订。如果把这最后的时间也算上的话，那么《时论》的写作，可以说持续了三十馀年的时间。不管怎样，说《时论》的写作，用了近三十年时间，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另外还应指出：我们固然应把《时论》看作是孔炤、密之父子二人合作的成果，但首先，《时论》中大量转引《易蠡》、《易意》的论述，我们也可以说《时论》一书，不失为方氏四世《易》学研究成果的总汇；其次，孔炤的四个孙子中德、中通、中履、中泰（即中发）也参与了《时论》的编录工作，还有方氏家族的鹤立、兆及，方氏亲属曹台岳、左国鼎，密之弟子游艺、左锐、揭暄、方兆充，以及余颺之子余仝，也都参与其中，所以《时论》又是一部众人通力协作的产品。当然，主要著作权还是应归于孔炤和密之。

第六节 《时论》的刊刻

密之在台山庐墓三年，编成《周易时论合编》。顺治十五年

秋，服闋，准备离桐城再上庐山。为刊行《时论》，他交待三个儿子变卖田产。方中履《汗青阁文集·先贞述公〈诗集〉后序》（署“戊午（康熙十七年，1678）夏六月二十有七日”）：

先君庐墓合山时，首编《周易时论》，命履兄弟鬻田侵板。

但光靠变卖田产，似乎还不够。庚子（顺治十七年，1660）夏，通过方子建的推荐，找到了淮徐观察李世洽，大约得到了他的部分资助。李世洽《周易时论序》：

予友人竹西执契盖十余年，是为先生从子，……手出秘稿示予，谋授之梓。……竹西子请表章之。遂不辞匙识，因序以行，公诸世之学者。

在子建出示《时论》书稿给李世洽之后不久，《时论》书稿又由中德转托给密之门师余颙，请余颙作序。最后由余颙把《时论》稿交付白华堂雕版（见前引余佺识语及白华堂牌记）。

《时论》雕版完毕，并未立刻刊行，而是先由密之弟子游艺将书版寄存在密之法弟子熊氏家中，过了一段时间才刷行。刷行之后，书版又由密之弟子揭暄将之寄存在密之另一法弟子郑玉友家。此事在中通《陪诗》卷三《省亲集·忆亲闽中》有记载，诗曰：

欲从南国觅知音，先听樵溪水上吟。杖过西湖非卓锡，禅归东苑已成林。（自注：数年前老父重兴东苑。）
潭阳为托当年友，家学堪传异日心。闻道石阳舟即返，（自注：闻老父将返青原。）望云空使泪淫淫。

在“潭阳为托当年友”句下有自注云：

书坊熊、郑诸公皆皈依老父，《周易时论》、《药地炮庄》、《物理小识》三种书板，游子六向寄熊叔明、熊长吉家。刷行后，揭子宣转托郑玉友，并寄《通雅》，板已刊十之七八矣。^{〔1〕}

前面讨论《通雅》、《物理小识》的刊刻问题时曾引用过这段话。这段记载表明，不光《时论》，就是《药地炮庄》和《物理小识》也并非雕版后即立刻刷印，都是先寄存熊家一段时间，后才刷印。这可能还是因为经济上的原因吧。

第七节 有关《时论》的记载及 《时论》的作者问题

一、有关《时论》的记载

《四库全书总目·经部·易类·存目二》记为方孔炤撰，二十二卷。所说卷数为误记，时人多已指出。不过，《四库提要》同时又谓此书“凡《图象几表》八卷、《上下经、系辞、说卦、序卦、杂卦》十五卷”，表明著录者对此书的卷数其实是清楚的。《四库提要》全文如下：

《周易时论合编》二十二卷，安徽巡抚采进本，明方孔炤撰。孔炤字潜夫，号仁植，桐城人，万历丙辰进士，官至右金都御史、巡抚湖广。为杨嗣昌劾罢逮治，

〔1〕 转引自《年谱》页253。

谪戍。久之释归。崇祯末起故官。屯田山东、河北，兼理军务。事迹附见《明史·郑崇俭传》。是书即其罢官后所著。凡《图象几表》八卷、《上下经、系辞、说卦、序卦、杂卦》十五卷。其说以时为主，故名《时论》。盖孔炤初筮仕，即攫珥祸。及膺封疆之任，值时事孔棘，又遭齟齬，有所忧患而发于言，类多证据史事，感慨激烈。其讲象数，穷极幽渺，与当时黄道周、董说诸家相近。孔炤自著《凡例》，称少侍先廷尉，教以三陈九卦。案孔炤父大镇，字君静，万历己丑进士，官大理寺少卿，著有《易意》四卷，载朱彝尊《经义考》。则《易》固其家学也。是编刊于顺治庚子，前有李世洽序。《经义考》作十五卷，或朱彝尊所见之本无《图象几表》欤？

黄虞稷《千顷堂书目》记作方孔炤撰，十卷。按，黄虞稷为密之弟子，与中德三兄弟均有交，曾为中德《古事比》、中履《古今释疑》作序，其所记之误，不当如此之大。或许他所见的这个十卷本，是孔炤所撰初稿。

徐芳《愚者大师传》记为密之撰，十五卷（书名作《大易时论》）。

朱彝尊《经义考》卷六十一、《明史·艺文志》记作方孔炤撰，十五卷。这些都应是指不包括《图象几表》在内的《周易时论》，即《时论·经传部分》。

《桐城耆旧传》卷五《方巡抚传弟四十七》、《七代遗书》方昌翰于《方贞述先生传》后按语均称此书二十二卷（《桐城耆旧传》称作《周易时论》，《七代遗书》称作《周易图象几表时论合编》），此皆系沿《四库提要》之误。

二、《时论》的作者问题

关于《时论》的作者，有好几种说法。

（一）方孔炤撰

《时论·图象几表》题为“皖桐方孔炤潜夫授编”，《时论·经传部分》题为“皖桐方孔炤潜夫论述”，以上《四库提要》等也著《周易时论》为方孔炤撰^{〔1〕}，故人们多认为《周易时论》是方孔炤的著作。现代学者中，美国余英时教授即如此看。^{〔2〕}《方以智“合二而一”言论选录》的编选者在附录二徐芳《愚者大师传》中还特意出注，指出《时论》实为孔炤之作，而徐芳以之为密之之作乃为误举。^{〔3〕}

（二）方以智撰

徐芳《愚者大师传》（《明文海》卷四二一）：

愚者……尤深《庄》、《易》，著述甚富。予所见有《浮山前后集》数十卷，《大易时论》十五卷。

中通《陪诗·〈哀述〉序》：

……倘姚公至今日披读《时论》、《炮庄》、《易馀》、《物理》、《鼎薪》、《声原》、《医集》、《冬灰》诸书，仅谓之才人可乎？

〔1〕 郑三俊《方贞述先生墓志铭》亦如斯说：“……三径十年，广家传之《易》，而以庚辰園中与石斋黄公摹据者，闾邵申朱，著成《时论》……”

〔2〕 冒怀辛先生在《方以智全书前言》中主张为方孔炤撰，但又认为孔炤去世后，密之与中德、中通、中履把孔炤原稿与修订稿合起来加以编集，故又可视方氏祖孙三代的合作。未知可否归入这种看法。

〔3〕 《中国哲学》第三辑，页334。

此处中通显然是把《时论》列为密之著作。

施闰章《施愚山集·文集卷九》^{〔1〕}《无可大师六十序》：

无可大师……以为《易》理通乎佛氏，又通乎老庄，……故尝有《周易时论》、《药地炮庄》等书。其说无所不备。

余英时认为施闰章此说有误（见《晚节考》）。

沈寿民《寄青原药地大师》（《青原志略》卷八）：

往年惠到《时论》……再承贶《寂历图》及《炮庄》大刻，实变化《时论》而出之者。（迎按：《寂历图》，冒怀辛《方以智全书前言》认为，就是《图象几表》。）

这似乎也是把《时论》视为密之所作。

（三）方氏父子合著

又有两种看法。

壹 认为《图象几表》为密之撰，不含《图象几表》的《周易时论》为孔炤撰

蒋国保氏持此说。蒋氏据《康熙桐城县志》、《江南通志》、马其昶《方密之先生传》以及下面提到的一些材料认为《图象几表》“自始至终都为方以智所作”，并认为《时论·经传部分》则纯为孔炤所作。《方以智哲学思想研究》页99—100：

《几表》卷一有方孔炤识语，其中有曰：“命儿侄

〔1〕 黄山书社1992年11月第版。

辈编录，题曰《几表》。”这篇识作于崇祯癸未（1643），它证明《几表》一开始就经方以智手编成。但这次承父命编成的图表，只是将前人所绘“河图”“洛书”“太极”等图汇集起来，并没有加文字说明，这有方孔炤语为证：“此编以图居首，全无文字”（见《周易时论合编凡例》）。那么，《图象几表》中大量的释象文字，出于方以智手是无疑的。

仅就“图象”本身言，根据孔炤命所编的图表比起现在所见到的《几表》内的图表，要少得多。方以智在《几表》卷一内志有：“既不为文字所胶，而又岂为洸洋所荡乎？故作《冒示》、《密衍》、《极倚》诸图，依然辟喻耳，在研几者自得之，不肖智记。”（迎接：“而”字原引缺，据补。）《冒示》、《密衍》见于卷一，前者衍“太极图”，后者衍“河图”“洛书”；《极倚》即第八卷曰《极数概》，讲以“数演易图”。这些衍易图，都是《几表》内至为重要的内容，且数量不少。况且既然以智明以“诸”字指代不便赘举的其它各图，则《几表》内还有许多出自以智手绘的图当是无疑的。所以我们认为，现存于《周易时论》内的《图象几表》，虽然标为“方孔炤授编”，但它实际上自始至终都为方以智所作。这同以智编《周易时论》不一样，以智在编《时论》时，虽然也附有自己的论述，但主要是将方孔炤写好和收集到的资料，编次成帙。

貳 认为全书两部分均为父子二人合著

我个人持这种看法。我认为蒋国保氏的上述说法很值得商榷。实则《时论》的两部分都为父子合作。以下分别讨论。

甲 《时论·图象几表》为父子合作

1. 《冒示》诸图为父子合作

蒋氏以密之所说“作《冒示》、《密衍》、《极倚》诸图”而认为《冒示》诸图（包括释象文字）均为密之所作，这种说法是很有问题的。即以《冒示》一章为例，此章即为孔炤与密之合撰。《冒示》分两节，一为《太极图说》，孔炤撰；一为《诸家冒示》，密之撰。《诸家冒示》姑不论。在《冒示·太极图说》一节太极图象下，首引《野同录》，接着就是孔炤之长篇论说（标以“潜老夫曰”），现选录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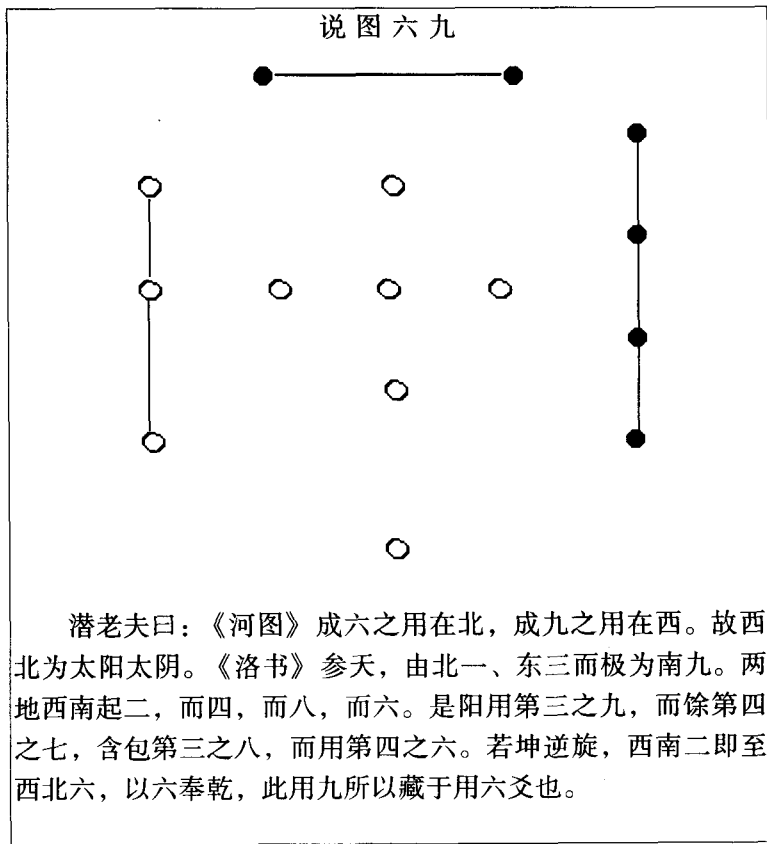
潜老夫曰：不得不形之卦画，号曰有极，而推其未始有形，号曰无极。因贯一不落有无者，号曰太极。……从对待而显其绝待，又合绝待与对待而显其寂历焉。……不得二之，不得混之，此合一、万之大一也。正谓一在二中，二中之主仆历然，则一中之主仆历然，明矣。一树之根枝历然，则仁中所以为根枝者历然。……充两间之虚，贯两间之实，皆气也。……下方所列，总曰《冒示》。

在卷之一《密衍》一章，则既有密之的文字，又有孔炤之论说，所谓“智曰”与“潜老夫曰”交替出现。《极倚》之篇名，在《时论·图象几表》中未见，疑即卷之八《极数概》（内有《河洛极数概》、《并倚》、《乘倚》、《除倚》、《追倚》、《损益倚》、《比例倚》），蒋国保也这么看。此章开篇即是孔炤之论说：

潜老夫曰：参天两地而倚数，极其数，遂定天下之象。是数之理在象先，而人心之几，因倚乃极也。……黄石斋曰：学者动毕象数，故天道不著……历律象数，

圣人所以刚柔损益之具也。余同西庠而信之，归学部学。殫力不及，以命子孙。

又本卷页六上有孔炤《九六图说》（即所谓释象文字），如下图所示：



2. 其他诸图孔炤亦有论说

其实，不光是在《冒示》、《密衍》、《极数概》中，就是在《时论·图象几表》的其他部分我们也能看到许多明确标以“潜老夫曰”的内容，其中不少是长篇的论述。最能说明问题的是《时论·图象几表》卷之七全由孔炤撰写的《两间质测》一节。此节长达十一页，近五千字，用问答体，计有十七问，分别问“天地之实形”，问“海”，问“水之下全为土乎”，问“海何咸”，问“咸既因火，火因于日，日遍大地，大地之下悉盐乎”，问“盐下坠，故蜀井必深，乃今盐池、盐泽何浅也”，问“水火成咸，何以不热；温泉由火，何以不咸”，问“咸既火生，何不炎上；火所在上，何故遏居地中耶”，问“潮汐”，问“海水入大火，如益膏油，何也”，（问）“海复为江乎”，问“山泉”，问“云不雨，何也”，（问）“雹何也”，（问）“如此则灾占多事乎”，（问）“四行、五行何纷也”，（问）“此格物乎”，实是孔炤借此以阐自己的“质测”之学。如第一问：

或问：天地之实形？

潜老夫曰：黄帝明大气举地之说，朱子明地为浮空不坠之物。北极之下，半年无光；赤道之下，五谷再熟。盖自周公《周髀》言之矣。……两间皆气也。所以为气者，且置勿论。论其质测，气贯实中，而充塞虚廓。湿者为水，燥者为火。火出附天，水浮附地。天地之间，分三际焉。……

3. 未注明“潜老夫曰”者亦有孔炤之作

以上是就明标以“潜老夫曰”的部分而言^{〔1〕}。《时论》中有些释象、解经的文字未明言何人所说，故不大好断定是密之语还是孔炤语。但方中通《数度衍》卷首下《律衍·隔八相生图说》引有《时论》中一段话，却说明有些未作标示的议论也是出自孔炤。中通说：

先王父《周易时论》曰：宫与商，商与角，徵与羽，相去各一，角与徵，羽与宫，相去各二，故比徵少下曰变徵，少高于宫曰变宫。

这段话即是引自《时论·图象几表》卷之六页十五下《律吕声音几表·律应卦气相生图》的释象文字。原文为：

宫与商，商与角，徵与羽，相去各一，角与徵，羽与宫，相去各二，则音节不和。故角、徵间收一律近徵，比徵少下曰变徵，羽宫间收一律，少高于宫曰变宫。

看来中通是把这段话看作孔炤的议论而加以引用的。

中通又于《物理小识总论》的按语中说：

……先祖中丞潜夫公，讳孔炤……。五经皆有述，独精于《易》。以象数微理，详具《时论》。

〔1〕 我粗略统计，《图象几表》中标以“潜老夫曰”的论说有二十九处（卷之一、卷之四至八），标以“潜夫方孔炤识”的有两处（卷之一页一、卷之七页一上至页二上）。标以“智曰”、“智按”等字样的有五十六处（卷之一至八均有）。

中通所说的“以象数徵理”，当指《图象几表》而言。

再有，《时论·图象几表》卷之一有《五行尊火为宗说》，在页四十五上——页四十六下。这篇文章有两段，第一段以“《梦笔录》曰”开头，第二段以“潜老夫曰”开头。密之自己在另一场合跋觉浪道盛之《尊火为宗论》时曾说：

五行，五气也，世见五材耳。无形之火，则遍周一切而_无息者也。……先中丞《易编》，约杖人此编而回互发明之。此真宇宙之实际，毋惊其创也。漆园之薪尽火传，与苏门之用得薪，贯之者谁？浮山学人弘智识于高座竹关。^{〔1〕}

此中所云“先中丞《易编》”，当即指《周易时论》，具体而言，应该就是指《五行尊火为宗说》。故《五行尊火为宗说》当亦全部出自孔炤手笔。

又《时论·经传部份》卷之二《讼卦》页十三下有一段话：

……潜老夫曰：一也，《易》者，众法分合，同时者也。详《图说》。

而密之崇祯癸未所作《时论后跋》也说：

家君子……此两年中，又会扬、京、关、邵，以推见四圣，发挥旁通，论诸《图说》。

〔1〕《天界觉浪盛禅师全录》卷十九页一上，转引自张永堂《方以智的生平与思想》页96上及《年谱》页194。

父子二人的说法，都表明孔炤于《时论》中的图表是有论说的。

最后请看《青原志略》卷五密之《随寓说》（署“愚者智”）的一段话：

随寓者，郭入同之行郭也。入同……已读先人《周易时论》所衍象数约几，孜孜学之，时有所触发。……（按：郭入同即密之弟子郭林。）

这里密之已经明确地把《时论·图象几表》说成乃父所为了。

所以，无论如何，把《时论·图象几表》视为仅仅是密之一人所作，显然与事实不符。当然，我们也不可把密之的话看死，以为《时论·图象几表》（乃至《时论》全书）纯为孔炤所作。

那么，既然我们现在看到的《时论·图象几表》给每份图表都配有文字解说（共约十余万字，不光有密之的，也有孔炤的），又如何理解《时论凡例》中孔炤所说的“此编以图居首，全无文字”这种与事实矛盾的说法呢？我猜想，孔炤的《时论凡例》不是一次写成。在他为《时论》初稿写《凡例》时，可能那些图表确实全无文字。但在二稿期间，却已经给一些图表配上了文字解说，并不是像他所说的全无文字了。而孔炤在最后撰写《时论凡例》时，竟忘记了以前所说的那句话，未作修改。不过，这仅是猜测而已。

乙 《时论·经传部分》亦为父子合作

现在再看《时论·经传部分》。把这部分看作仅为孔炤一人所作，则更不合适。因为，只要我们把这部分从头到尾翻看一下，就可以很容易地发现：其中既有孔炤的也有密之的大量论述

(多标以“潜老夫曰”或“《时论》曰”、“智曰”或“智按”), 二者的分量实在难分上下。因而我们即使不再引用别的材料, 只要覆按一下原书, 就可以肯定地说, 《时论·经传部分》也是孔炤与密之的合著。

由上述可见, 《时论》全书的两部分, 都是父子二人合著。

丙 《时论》全书两部分为父子合作之旁证

为更充分说明问题, 我们再看一些旁证。

《时论》中通跋语:

《易》本以象数为端倪, 而神明其中。道器费隐, 不相离也。宋儒惟邵、蔡因数言理, 而后亦无传。故胶腐者肤泥, 掠虚者袭冒。谁信此变化秩序之符耶。……我祖中丞公, 与石垒先生同西庠, 衍此盈虚而研极焉, 晚径通黄公之塞, 约几备矣。老父会通之, 曰虚空皆象数, 象数即虚空。神无方, 准不乱, 一多相贯, 随处天然。公因、反因, 真发千古所未发, 而决宇宙之大疑者也。……

此中“我祖”与“老父”并举, 实已透露《时论》全书为孔炤、密之联合编撰而成。

中通在不同地方的说法不一。他在上引《陪诗·〈哀述〉序》中把《时论》列为乃父之作, 却又在上引《数度衍》和《物理小识总论》按语中称《时论》为乃祖之作, 而他在《哀述》第三章末句又注曰:

作《易》者其有忧患乎! 自先明善而下, 五世学《易》矣。先祖西庠与石斋先生讲《易》不辍, 晚年著有《时论》。老父庐墓合山, 重编梓行。……

这实际上已表明《时论》为其“先祖”与“老父”共同之作。所谓“重编”，这里面有很丰富的内涵，绝非仅指文字上的简单编辑之事。

然则上引中通的三种说法，固然代表了与密之同时代的人，在《时论》著作者问题上（有意或无意）混乱的或模糊的说法，但恰好也表明无论孔炤还是密之都与《时论》一书有着无法割断的联系。如果把中通这三种说法合起来考察，其实意思是很显豁的，它们正好说明中通的第三种说法（虽未明指，意思具足）最近事实，即：孔炤与密之于《时论》一书，都拥有无可非议的著作权。我们若稍稍研读一下《时论》原书的两个部分（《时论·图象几表》与《时论·经传部分》），则更能明此。

丁 崇祯末始密之即参与《时论》之编撰

与以上紧密相关的一个情况是：密之自栳庐合山起开始“重编”《时论》，这固然是尽人皆知的事实，然而有迹象表明，他可能更早，至少在孔炤第二次编撰《时论》时，就已经参与《时论》其事了。

1. 二稿期间密之参与《图象几表》之编撰

密之在这期间参与《图象几表》的编撰之事，已很明白。孔炤于《时论·图象几表》卷之一开篇所写识语曰：

……谨因杨本，推广诸家，俟人引触会通，神而明之。命儿侄辈编录，题曰《几表》，谓费隐交轮之几，难以指示，不得不于时位旁罗之象数，表其端耳。崇祯癸未潜夫方孔炤识。

在《时论·图象几表》卷之一《〈崇祯历书〉约》开篇孔炤识语后紧接着有密之一篇附记（后数句为蒋国保所引）：

训诂习胶，一执名字，则不能会通。虽语之亦不信也。急于破执，因用扫除之权巧遁洗洋者，又借扫除以掩其固陋已矣。故以此《河》、《洛》、象数为一切生成之公证。……既不为文字所胶，而又岂为洗洋所荡乎？故作《冒示》、《密衍》、《极倚》诸图，依然辟喻耳。在研几者自得之。不肖智记。

这已清楚表明，密之于崇祯末年，即《时论》二稿期间已参加《图象几表》的编撰，是没有任何疑问的。

2. 二稿、三稿期间密之参与《时论·经传部分》之编撰

那么在《时论》二稿、三稿期间他是否也参加了《时论·经传部分》的编写呢？我认为回答也是肯定的。

《通雅凡例》（署“崇祯癸未夏方以智记”）曰：

经传字义连用者，此则引之，以为原本。至于解经大指，大经大制，此不及也，别载《经学编》中。少受《河》、《洛》于王虚舟先生，又侍中丞于法司，闻黄石斋先生之《易》，别有折衷论说。此天人大原、象数律历之微，尽本诸此。《通雅》类中，或偶举大概，不敢细述，别作《图考》。

我们应注意，这篇《凡例》既然作于崇祯癸未（十六年，1643），那么就值得把它与密之于同年冬为《周易时论合编》所作的那篇后跋合起来观看。密之《时论后跋》曰：

家君子……以议剿谷城忤楚相被逮。时石斋先生亦拜杖下理，同处白云库中。阅岁有八月。两先生脩然相得，盖无不讲《易》朝夕也。……此两年中，又会扬、

京、关、邵以推见四圣，发挥旁通，论诸《图说》。……杂而不越，旁行而不流，此《时论》所以折衷诸家者乎？……余小子少受《河》、《洛》于王虚舟先生，符我家学……且曰谨守父师之说，以晚学《易》，痔昧而文过耳。……崇禎癸未冬日不肖男以智百拜谨跋于上江小馆。

这两篇文字几乎如出一辙，可以说完全讲的是同一回事情。（孔炤在西库受黄道周启发事，几乎是方家人一说到《时论》编写之事就要提起的典故。）《图考》与《经学编》二书均未见。至于《图说》，上面我们已经说到，就是《时论·图象几表》或其中卷之一的《太极图说》。那么，把这两篇文字合起来一看，事情已很清楚：所谓《图考》岂不就是《图说》，即《时论》的《图象几表》（“天人大原、象数律历之微”），所谓《经学编》岂不就是《时论》的解经部分（“解经大指，大经大制”）吗？（所谓“折衷诸家”也就是“会扬、京、关、邵（等）以推见四圣”。）

如此说来，则密之在二稿期间也参与了《时论》解经部分的撰写，也是顺理成章的。

至于三稿期间的前半段，即甲申国变后密之流离岭表的六年间（1645—1650），父子二人联络中断，密之自然无法再参与此事。这时《时论》的编写当由孔炤一人所为（周农父、钱澄之、方鹗立，或许也包括中通三兄弟等协力）。但是在三稿期间的后半段，密之由岭南北返，旋之闭关高座，则必定又开始继续父子二人的合作，此由孔炤将《时论》稿（包括《时论·经传部分》中的《系传》部分）频频寄付竹关可证。

戊 如何理解重编《时论》

还要指出的是：密之栾庐合山，重编《时论》，也不能理解

为只是简单地做做文字上的编辑之事或别的技术性加工而已。既然孔炤在《时论凡例》中说“此编未得竟业”，密之在《时论》第二篇跋语中也说“合编未竟”，那就表明密之的“重编”之事是接过《时论》第三稿继续编写，此间必定又加进了不少新的内容，是为《时论》第四稿期（这期间中通兄弟亦参与其事）。证之如下。

1. 上引《图象几表》卷之八《极数概》中，孔炤自述在西库闻黄道周象数之说而信之，归而学邵学，“殚力不及，以命子孙”。紧接着有密之的一段话：

智曰：圣人体道而遁于开物成务之用中。深几变化，非数何徵乎？……《河》、《洛》百点，周公《九章》，实天地之节度也。老父历年，别有折中，兹谨先述其数度之理。次儿中通知算，因命学之。

接着又是中通的一篇附记：

通少遭难失学。偶以流寓西堂，略知算术。后读《周髀》，而知泰西之为郟子也。因侍老父，知此理之出于《河》、《洛》，皆秩序也，皆至道也。别为《极数》一编。详则太繁，谨录所闻，以俟研极。不肖中通颺识。

中德《数度衍序》则明确提到此事的时间：

……初，大人庐墓合山，重编《时论》，时衍《极数》，以示德等。

可见《时论·图象几表》中，至少《极数概》一章，是在孔炤去世后由密之（主持）编写。

2. 我们现在看到的《时论·经传部分》六十四卦的体例，是于每卦先汇集各家解说（包括方氏四代的论述），再以“时论曰”总括全卦之意，阐述孔炤于此卦的总体认识，接着就由密之予以补述，标以“智曰”（低二格行）。

在卷之八“小过”卦之末，我们同样看到这个“智曰”：

艮宫游魂为中孚，兑宫游魂为小过。孚游曰死，过游曰哀。哀过皆言生死也……荒垆遗音，一夜五起，将
以荆蛮为不见冥山耶？诵鸣鵙之章，能不一恸！兆渚九月二十日，合明山孤哀子以智泣血识于栾庐。

这是密之由卦义反及自身，触景伤情而写下的一段哀辞。兆渚是丙申，即顺治十三年（1656）。

卷之八“未济”卦之末的“智曰”（二百餘字），最后也特别署上了“圉噩冬除浮山之孤智记”。圉噩是丁酉（顺治十四年，1657）。

因此，这种附在“时论曰”之后的“智曰”，至少有一部分是在密之庐墓之时，即第四稿期间写进去的。而这些内容在《时论》中是占了很大分量的（约略少于“时论曰”的篇幅）。〔1〕

所以，无论是《时论》的图象几表部分，还是解经部分，密之与乃父的合作，都并非仅始于密之栾庐合山之时，而是自崇祯末年即已开始，而且这种合作除了密之流离岭表的六年间，一

〔1〕《时论》很多地方引用了密之弟子的论述（《时论·经传部分》尤多），如“（戴）移孝曰”、“（黄）虞稷曰”、“藏一（左铎）曰”等。我怀疑这些内容是由密之在三稿、四稿期间编进去的。

直都进行着。

还要说明一下：《周易时论合编》的“合编”，我理解应是指合编古今《易》家的议论，而不是指把《图象几表》与《时论·经传部分》合编为一书，也不是指把孔炤的原稿与修订稿整理合编成书。《时论凡例》第一则：

行窝潜老，家学忘食，方悚荷薪，合编今古，亦曰
随时拾薪云尔。

第九则：

衰病之余，供薪举火，合编往哲之语，以为著龟。

……

可证。其中说“随时拾薪”，表明《时论》的成书，是个集腋成裘的过程，这也是方家很多著作（如密之《通雅》、《物理小识》、《药地炮庄》、《浮山日榭》，中德《古事比》等）的写作方式。

要之，孔炤与密之父子二人，均为《时论》的编撰者，他们于《时论》的成书均为功不可没，这应该已经不再有什么疑问。

己 两点补充

1. 既然《时论》是方氏父子二人共同创作的成果，那么与密之同时代的人，把它看作孔炤的作品或密之的作品，都不为大错。把它看作孔炤的作品，是因为《时论》之署名一直只有孔炤而无密之。把它看作密之的作品，是因为密之很早就助其父编撰此书，又在庐墓期间，重编《时论》，于《时论》之定型成稿，起到他人无法替代的重要作用，这也是密之亲友和弟子都清

楚的。说孔炤之《时论》或密之之《时论》，不过为笼统之词。同是一人，中通此处说先王父之《时论》，彼处又把它作为乃父之作，恰好说明《时论》为乃祖乃父共同之作，难分彼此，故而又可此可彼。不过我们今天应明确认定此书乃方孔炤、方以智二人合著，并且不能简单地认为是由密之的《图象几表》与孔炤的《周易时论》拼合而成一本《周易时论合编》，事实上，这两部分都是父子二人合作的产物。所以，《时论·图象几表》与《时论·经传》部分都是我们研究密之《易》学思想的重要材料；至少，凡明确标以“智曰”、“智按”之类者，我们都可以放心地把它作为密之的议论来加以研究、引用。《时论》当然也是研究方孔炤《易》学思想的重要材料。又由于其中大量转引方学渐《易蠡》、方大镇《易意》、《野同录》，也是研究方氏四世《易》学的重要文本。

2. 至于《时论》署名为何只有方孔炤而没有密之的名字呢？这个问题应该是很好理解的。《时论》从创意到初成，凝聚了孔炤大半生心血，密之虽与力其间，但他作为子辈，仅愿助成此事，并不欲“窃冒”乃父之功，所以他在各种场合都只说“老父《周易时论》”，《时论》定稿付梓时，单署孔炤之名可以说是他对父亲的一种纪念方式。这也就是他为什么把黄道周赠给他的诗（《方密之屡索〈易象正〉，未之敢授，爰谢乃翁仁植》）改名为《方仁植先生每觅〈易象〉，诗以谢之》并作为《时论》序诗的原因吧。

附录一 桐城方氏诸人在《明史》及见者

- 方 法 《列传第二十九·方孝孺传》附
方 佑 《志第七十·刑法二》见
方 向 《列传第六十八·姜绂传》附
方学渐 《艺文志》
方大任 《列传第一百三十三·周宗建传》等六处见
方 鯤 《艺文志》
方孟式 《艺文志》，《列传第一百七十九·张秉文传》见
方维仪（仲贤）《艺文志》
方孔炤 《列传第一百四十八·郑崇俭传》附，《艺文志》
方拱乾 《列传第一百六十二·姜曰广传》等四处见
方以智 《郑崇俭传·方孔炤附传》见，《列传第一百六十三·解学龙传》见
方震孺〔1〕 《列传第一百三十六》

附录二 《明史·艺文志》所著录的 方氏诸人著作

- | | |
|---------|-----------|
| 方学渐 | 《心学宗》四卷 |
| 方 鯤 | 《易盥》二卷 |
| 方孟式 | 《纫兰阁集》八卷 |
| 方维仪（仲贤） | 《清芬阁集》七卷 |
| 方孔炤 | 《周易时论》十五卷 |
| | 《全边略记》十二卷 |

〔1〕 移家寿州，支系未详。

附录三 《四库全书提要》所著录的方氏 诸人著作 (仅限学渐一系)

| 著者 | 著作 | 著录在《四库提要》 | 在《四库存目丛书》 |
|-----|--------------------------|-----------|-------------|
| 方学渐 | 《桐彝》三卷 | 史部·传记类存目四 | 史部第95册 |
| | 《心学宗》四卷 | 子部·儒家类存目二 | 子部第12册 |
| 方大镇 | 《荷薪义》八卷 | 子部·儒家类存目二 | 未收 |
| | 《田居乙记》四卷 | 子部·杂家类存目九 | 子部第134册 |
| 方孔炤 | 《周易时论合编》二十二卷 | 经部·易类存目二 | 经部第21册 |
| 方以智 | 《通雅》五十二卷 | 子部·杂家类二 | |
| | 《物理小识》十二卷 | 子部·杂家类三 | |
| | 《药地炮庄》九卷 | 子部·道家类存目 | 子部第257册 |
| | 《青原志略》十三卷 ^{〔1〕} | 史部·地理类存目六 | 史部第245册 |
| 方中德 | 《古事比》五十三卷 | 子部·类书类存目三 | 子部第233—234册 |
| 方中通 | 《数度衍》二十四卷附录一卷 | 子部·天文算法类二 | |
| 方中履 | 《古今释疑》十八卷 | 子部·杂家类存目三 | 子部第99册 |
| 方正瑗 | 《方斋补庄》(无卷数) | 子部杂家类存目二 | 子部第95册 |

〔1〕 此书《四库提要》记为“国朝僧大然撰，施闰章补辑”，未及密之名。实则此书乃由密之总其成，故可归入密之著作之内。详见本书第五章第一节。

另，方鲲有《易盪》二卷，在《四库提要·经部·易类存目三》、《四库存目丛书·经部》第35册。其人支系未详。暂附于此。

以上《四库提要》著录各书，密之《通雅》、《物理小识》及中通《数度衍》在《四库全书》，余列《存目》。《存目》类，除大镇《荷薪义》外，均已入《四库存目丛书》，由齐鲁书社影印出版。

附录四 方孔炤生平资料选

1. 《心学宗续编》卷之三梅文鼎为方孔炤所作小传

先生讳孔炤，字潜夫，文孝先生子也。以家有连理，号曰仁植。万历丙辰进士。在职方著《全边略记》。忤魏珪，削籍。后抚楚，以议剿谷城忤杨嗣昌，逮狱。杨死，赐环，起屯院。后奉母归隐三径。五经有论，《易》曰《时论》，阐秩序变化、无我备物之旨。终于墓侧。门人溢为贞述先生。

2. 徐芳为孔炤所作小传（见朱彝尊《经义考》卷六十一“《易》六十”）

先生讳孔炤，字潜夫，号仁植，桐城人。万历丙辰进士。除嘉定知州，移福宁，迁职方员外郎，擢尚宝司卿。以都御史巡抚湖广，为杨嗣昌所劾，议戍。遭乱归隐山中。取环中《易》读之，著成《时论》，曰：“此孤臣一缕心血所濡也。”及卒，门人私溢为贞述先生。

3. 《明史》《郑崇俭传》附孔炤传

方孔炤，字潜夫，桐城人。万历四十四年进士。天启初，为职方员外郎。忤崔呈秀，削籍。

崇祯元年，起故官。忧归。定桐城民变，还朝。十一年以右佥都御史巡抚湖广，击贼李万庆、马光玉、罗汝才于承天，八战

八捷。时文灿纳献忠降，处之谷城。孔炤条上八议，言主抚之误，不听，而阴厉士马备战守。已而贼果叛，如孔炤言。贼故畏孔炤，不敢东，文灿乃檄孔炤防荆门、当阳，（王）鰲永防江陵、远安，秦、蜀各严兵。崇俭主合击，孔炤乃请专断德、黄，守承天，护猷陵；而江、汉以南责鰲永。会嗣昌代文灿，令孔炤仍驻当阳。惠王常润言：“孔炤遏献忠，有来家河、神通堡之捷，射中贼魁马光玉，陵寝得无虞。请增秩久任。”章下部，未奏，而部将杨世恩、罗安邦奉调，会川、沅兵剿竹山寇。两将深入，至香油坪而败。嗣昌既以孔炤抚议异己也，又忤其言中，遂因事独劾孔炤，逮下诏狱。子检讨以智，国变后弃家为僧，号无可者也，伏阙讼父冤，膝行沙堰者两年。帝为心动，下议，孔炤护陵寝功多，减死戍绍兴。久之，用荐复官，以右金都御史屯田山东、河北。驰至济南，复命兼理军务，督大名、广平二监司御贼。命甫下而京师陷，孔炤南奔。马、阮乱政，归隐十馀年而终。

4. 《桐城耆旧传》卷五《方巡抚传弟四十七》

方公讳孔炤，字潜夫，号仁植。廷尉大镇子也。万历四十四年进士。除嘉定州知州，调福宁州，入为兵部主事。

天启初，廷尉方为御史，与邹忠介、高忠宪、顾端文诸公讲学首善书院。天下欣然望治。于时公亦历官员外，擢职方司郎中。未几而逆阉用事，诸贤相次罢。边事棘，枢曹选帅，率通贿得规避。公疏劾之。魏忠贤欲进封兄子良卿伯爵，公执不可。忠贤怒，削籍归。

崇祯改元，起职方郎中。迁尚宝卿。丁廷尉忧，庐墓三年。县民倡变。率乡人讨平之。时流贼倣扰楚、豫，因益议广储积，备器械，为固圉计。城赖以全。

服除，补原官，寻以金都御史巡抚湖广。始莅任，贼已由鄱阳渡河。公所部号万人，备多力分，骑兵不及十一。击贼李万庆

等于承天。八战皆捷。时总理熊文灿主抚议，纳张献忠降于谷城，授副将。嗣是诈言求抚者踵至。公力争抚贼之误。条上八议，格不行。逾年乃有分地抚驭之命。公严备，遏贼南下。未几献忠复叛，知有备，引而西。又遏贼荆门、当阳，有来家河、神通堡之捷，献陵竟得保。

已而贼屯兴山。杨嗣昌檄楚、川、沅三师夹攻，贼宵遁。公知贼狡谋，下令楚军将止屯勿进。而楚军二将已迫嗣昌檄，违节制，深入至香油坪，贼果大集，楚师援绝，遂溃。

先是，嗣昌檄楚将进兵，又调公驻襄阳，相距八百里。及闻楚师败，约沅、川二师赴援二师。嗣昌又檄调他去。公乃独率麾下千余人疾驰，抵竹山，而楚师已前溃六日。于是公至亦被围。

嗣昌之代文灿也，亦专主抚，而公主剿。异议至是，遂劾公失机，逮下狱。长子以智，啮血濡疏讼冤。得减罪，遣戍绍兴。久之用荐复官，命督山东军务。未行而京师陷。遂奉母南奔，归隐白鹿山。前在圜中与黄石斋先生论《易》，既归，益潜心经训。

著《周易时论》二十二卷、《尚书世论》二卷、《诗经永论》四卷、《礼节论》若干卷、《春秋窃论》二卷、《全边纪略》十二卷、《抚楚疏稿》四卷、《环中堂集》十二卷。门人私谥曰贞述。

附录五 方以智生平资料选

1. 《清史稿》^{〔1〕}卷五百《列传》二百八十七《遗逸一·方以智传》

方以智，字密之，桐城人。父孔炤，明湖广巡抚，为杨嗣昌劾，下狱。以智怀血疏讼冤，得释。事具《明史》。

〔1〕 中华书局1977年8月第1版，第四十五册。个别标点有改动。

以智，崇祯庚辰进士，授检讨。会李自成破潼关，范景文疏荐以智，召对德政殿，语中机要，上抚几称善。以忤执政意，不果用。京师陷，以智哭临殡宫，至东华门，被执，加刑毒，两踝骨见，不屈。

贼败，南奔。值马、阮乱政，修怨欲杀之，遂流离岭表。自作《序篇》，上表祖德，下表隐志。变姓名，卖药市中。桂王称号肇庆，以与推戴功，擢右中允。扈王幸梧州，擢侍讲学士，拜礼部侍郎、东阁大学士，旋罢相。固称疾，屡诏不起。尝曰：“吾归则负君，出则负亲，吾其缙乎！”

行至平乐，被繫。其帅欲降之，左置官服，右白刃，惟所择，以智趋右。帅更加礼敬，始听为僧。更名弘智，字无可，别号药地。康熙十年，赴吉安，拜文信国墓，道卒。

其闭关高坐时也，友人钱澄之亦客金陵，遇故中官为僧者，问以智，澄之曰：“君岂曾识耶？”曰：“非也，昔侍先皇，一日朝罢，上忽叹曰：‘求忠臣必于孝子！’如是者再。某跪请故，上曰：‘早御经筵，有讲官父巡抚河南，坐失机问大辟，某薰衣饰容止如常时。不孝若此，能为忠乎？闻新进士方以智，父亦繫狱，日号泣，持疏求救，此亦人子也。’言訖复叹，俄释孔炤，而辟河南巡抚，外廷亦知其故乎？”澄之述其语告以智，以智伏地哭失声。

以智生有异禀，年十五，群经子史，略能背诵。博涉多通，自天文、舆地、礼乐、律数、声音、文字、书画、医药、技勇之属，皆能考其源流，析其旨趣。著书数十万言，惟《通雅》、《物理小识》二书盛行于世。

子中德，字田伯，著《古事比》。以智构马、阮之难，中德年十三，挝登闻鼓，讼父冤。父出亡，偕诸弟徒步追从。中通，字位伯，精算术，著《数度衍》，见《畴人传》。中履，字素伯，幼随父于方外，备尝险阻，著《古今释疑》。

2. 王夫之《永历实录》^{〔1〕}卷五《李（永茂）、文（安之）、方（以智）传》

方以智，字密之，直隶桐城人。姿抱畅达，蚤以文章誉望动天下。父孔炤，万历丙辰进士。巡抚湖广，为时相所忌，以失律逮下狱。阮大铖与同郡，尤伎害之。时局翕然，欲致孔炤于死。以智方中乡举，上计偕忌者欲因文场陷之，使绝营救伸理。以智入都，佯为不就试，已乃密入闱，中崇祯庚辰进士，选庶吉士，改编修。以智既官禁苑，在廷稍为孔炤伸理，得减死论。北都陷，以智间行归里，大铖党又欲以从逆陷杀之，几不免。南都陷，以智徒步走江粤。顾自是无仕宦情，乃改名姓称吴秀才，游南海。参议姚奇胤与以智同举进士，一日，拥驺从出，与以智遇，以智趋避书肆中。奇胤愕眙，下肩舆相持泣下，人始知其为以智矣。奇胤劝令强起襄时难，以智不答，留客奇胤署中。瞿式耜闻而迎馆之。会上即位于肇庆，擢左中允，充经筵讲官。司礼太监王坤奏荐大臣数十人，给事中刘爞抗疏言：“内臣不得荐人，况大臣乎？坤所荐者，皆海内人望。方且以间关不得至为忧，若闻坤荐，当益裹足不前。则是名荐之而实止之，拒人于千里之外也。”坤怒，将逐爞。且疑爞疏出以智手，为寝经筵。以智既无宦情，讲官之命为式耜所强受，又不见庸，遂决挂冠去，浮客桂、柳间。粤西稍定，就平乐之平西村筑室以居。以智诗仿钱、刘，平远有局度；书法遒整，画尤工；弈棋亦入能品，尤嗜音律，喜登眺。至是放情山水，觞咏自适，与客语不及时事。楚、粤诸将多孔炤部校，欲迎以智督其军，以智咸拒谢之。永历三年，超拜礼部尚书、东阁大学士，不拜。诏遣行人李浑敦趋入直。以智野服辞谢，不赴。平乐陷，马蛟麟促以智降，乃舍为浮

〔1〕 上海古籍出版社据金陵书局所刊《船山遗书》本，余行迈等点校，1987年10月第1版。

屠去。

附录六 二十世纪研究方以智的 文章著作知见录

(仅系初稿。见闻有限，遗漏在所难免。)

1923年，梁启超著《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该书第十二章“清初学海波澜余录”中，有专节（第一节）评介方以智。

1930年，罗常培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一本第三分册上发表《耶稣会士在音韵学上的贡献》，其中页三〇八——三〇九有论密之部分。

1934年，方竑发表《方密之先生之科学精神及其〈物理小识〉》，载1934年《文艺丛刊》一卷二期。

1948年，容肇祖发表《方以智和他的思想》，载1948年《岭南学报》第九卷第一期。

1954年，袁翰青发表《三百年前主张文字改革的一位学者——方以智》，载《光明日报》，1954年12月22日。

1957年，侯外庐《方以智——中国的百科全书派大哲学家》（上、下），《历史研究》1957年第6—7期。

1960年，陈玉璟等《方以智和他的机械学》，《虚与实》1960年第4期。

1960年，侯外庐主编《中国思想通史》第四卷下，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第二十六章题为《方以智战斗的社会思想和唯物主义哲学体系》。

1961年，孙振东《试论方以智哲学思想中的唯物辩证论观点》，《安徽日报》1961年7月22日。

1961年，侯外庐《方以智〈东西均〉一书的哲学思想》，《人民日报》1961年8月6日。

1961年,仪真《方以智的治学精神》,《文汇报》1961年8月2日。

1961年,侯外庐《方以智对遗产的批判继承态度》,《光明日报》,1961年9月28日。

1962年,李学勤《方以智“公因反因”说的辩证法思想》,《安徽日报》1962年6月16日。

1962年,仪真、冒怀辛发表《方以智死难事迹考》,载《江淮学刊》1962年第2号,后辑入《新亚学术集刊》第二期(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三十周年校庆纪念特刊)。

1962年,张德均《方以智〈物理小识〉的哲学思想》发表于《哲学研究》1962年第3期。

1963年,陈玉璟《方以智〈响言〉一书的政治思想》,《合肥师范学院学报》1963年第1期。(按:《响言》非密之著作,乃钱谦益著,参见《方以智全书前言》。)

1964年,张春波等《方以智的‘合二而一’是矛盾融合论》,《河北日报》1964年9月10日。

1964年,姚文仑《方以智的‘合二而一’是什么货色?》,《甘肃师大学报》(人文版),1964年3—4期。

1964年,李德永《〈东西均〉‘合二而一’命题的剖析》,《江汉学报》1964年第9期。

1964年,钟兴祺《杨献珍为什么要吹捧方以智》,《新疆日报》1964年10月29日。

1965年,马数鸣《对方以智哲学思想的再探讨——与侯外庐先生商榷》(上、下),《江淮评论》1965年1—2期。

1965年,李慎仪《〈东西均〉中合二而一的原意和实质》发表于《哲学研究》1965年第3期。

1968年,重泽俊郎著《方以智哲学试论》收入该年《中国の文化と社会》。

1969年,小川晴久所著《方以智の自然哲学とらの构造——三浦梅园の条理との关连》收入该年《学习院高等科研究纪要》(四)。

1970年,日本坂出祥伸《方以智の思想》收入见薮内清、吉田光邦合编之《明清時代の科学技术史》。(坂出祥伸另著有《方以智-ヨーロッパと対決する気の哲学》,载青山昌文编《比较思想》,放送大学教育振兴会出版,年月不详。)

1970年,美国裴德生(Willard James Peterson)完成博士论文 *Fang I-Chih's Response to Western Knowledge*。

1972年,余英时《方以智晚节考》由新亚研究所出版。

1977年,台湾张永堂于国立台湾大学历史学研究所撰成博士论文《方以智的生平与思想》(此文提要发表于《史原》第八期,1978年9月)。

1978年,台湾李素妮于台湾大学中文研究所完成硕士论文《方以智〈药地炮庄〉中儒道思想研究》。

1979年,姜国乾《读〈东西均〉札记》,《社会科学辑刊》1979年第3期。

1979年,裴德生出版 *Bitter Gourd, Fang I-Chih and the Impetus for Intellectual Change*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9年,潘富恩等《论方以智的朴素辩证法宇宙观》,《学术月刊》1979年第5期。

1980年,任道斌著《关于方以智的晚年活动——美国余英时教授〈方以智晚节考〉、〈新证〉、〈新考〉读后》,载《清史论丛》第三辑。

1980年,冒怀辛发表《关于方孔炤〈周易时论〉的发现》,载《中国哲学史研究》1980年第1期。

198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思想史研究室编《方以智“合二而一”言论选录》,载《中国哲学》第三辑。

1981年，金隆德《关于方以智的宇宙观的辨证》，载《中国哲学》第五辑。

1982年，任道斌发表《方以智简论》，载《清史论丛》第4辑，中华书局1982年12月第1版。

1983年6月，任道斌所著《方以智年谱》由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

1983年9月，高阳《明末四公子》由皇冠出版社出版。

1985年，蒋国保《对〈方以智科学哲学思想初探〉的质疑》，《哲学研究》1985年第2期。

1985年，蒋国保《略论方以智哲学范畴的逻辑展开》，载《中国哲学》第十三辑。

1985年，李剑雄《方以智和王夫之》，载《中国哲学》第十三辑。

1985年，任道斌《方以智茅元仪著述知见录》由书目文献出版社出版。

1986年，余英时出版增订扩大版《方以智晚节考》（台湾允晨出版社）。

1986年，蒋国保《方以智〈易〉学思想散论》收入文集《周易纵横录》（1986，11）。

1987年，张永堂《明末方氏学派的研究》由文镜出版公司出版。

1987年6月，侯外庐等主编《宋明理学史》下卷第二册出版，该书第二十五章题为“方以智、‘易堂九子’与理学”。

1987年12月，蒋国保《方以智哲学思想研究》由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列入《皖人学术论丛》（安徽省古籍整理出版社办公室编）。

1988年，刘君灿著《方以智》由台北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1990年，蒋国保发表《方以智与〈周易图象几表〉》，载《周易研究》1990年第2期。

1991年，罗炽《方以智易学方法论平议》收入文集《大易集成》（1991，2）。

1994年，谢正光发表《读方文〈螽山集〉——清初桐城方氏行实小议》，载《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新第3期。

1995年，庞朴发表《黑格尔的先行者——方以智〈东西均·三徵〉解疏》，载《中国文化》第14期（1996年12月）。

1998年，《中国哲学》第十八辑（岳麓书社出版）发表陈一壮《方以智、黑格尔辩证法思想比较研究》、《西方人发现了方以智——学术通信二则》。

另有金春峰、陈增辉等人文章，本人未见。

参考文献一（方氏著作部分）

1. 方学渐 《性善绎》，《桐城方氏七代遗书》
2. 方学渐 《东游记》，《桐城方氏七代遗书》
3. 方学渐 《庸言》，《桐城方氏七代遗书》
4. 方学渐 《迹训》，《四库存目丛书》本
5. 方学渐 《桐彝》，《四库存目丛书》本
6. 方大镇 《田居乙记》，《四库存目丛书》本
7. 方大镇 《宁澹居奏议》，《桐城方氏七代遗书》
8. 方大镇 《宁澹居遗文》，《桐城方氏七代遗书》
9. 方大镇 《宁澹语》，《桐城方氏七代遗书》
10. 方孔炤 《周易时论合编》，清顺治刊本（北京大学藏本、
方以智 《四库存目丛书》本、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据
日本内阁文库藏本复印本）
11. 方孔炤 《全边略记》，1930年6月国立北平图书馆据明崇
禎刻本排印
12. 方孔炤 《乌尧小言》，《桐城方氏七代遗书》
13. 方孔炤 《西库随笔》，《桐城方氏七代遗书》
14. 方孔炤 《抚楚公牋》，《桐城方氏七代遗书》

15. 方孔炤 《抚楚疏稿》，《桐城方氏七代遗书》
16. 方孔炤 《知生或问》，《桐城方氏七代遗书》
17. 方孔炤 《职方旧草》，《桐城方氏七代遗书》
18. 方以智 《东西均》，中华书局 1962 年 11 月第 1 版
19. 方以智 《易馥》，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藏手抄本
20. 方以智 《物理小识》，《四库全书》本
21. 方以智 《物理小识》，康熙刻本
22. 方以智 《药地炮庄》，《四库存目丛书》本
23. 方以智 《浮山文集前编》，北京图书馆藏清刊本
24. 方以智 《浮山文集后编》，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清史研究室编，凌明标点，《清史资料》第 6 辑，中华书局 1985 年 5 月第 1 版
25. 方以智 《浮山此藏轩别集》，同上
26. 方以智 《通雅》，《四库全书》本。又侯外庐主编《方以智全书》第一册（全二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年 9 月第 1 版
27. 方以智等 《青原志略》，《四库存目丛书》本
28. 方中德 《古事比》，《四库存目丛书》本
29. 方中通 《心学宗续编》，《四库存目丛书》本（《心学宗》附）
30. 方中通 《方中通〈陪诗〉选抄》（汪世清辑，余英时《方以智晚节考新证》附录）
31. 方中通 《数度衍》，《四库全书》本
32. 方中履 《古今释疑》，《四库存目丛书》本
33. 方中履 《汗青阁文集》，《桐城方氏七代遗书》
34. 方正瑗 《方斋补庄》，《桐城方氏七代遗书》
35. 方张登 《褚堂文集》，《桐城方氏七代遗书》
36. 方鲲 《易盪》，《四库存目丛书》本

- 37. 方文 《螽山集》，上海古籍出版社据康熙刻本影印本，
1979 年 12 月第 1 版
- 38. 方拱乾 《方拱乾集》，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1992 年 4 月第 1
版
- 39. 方孝标 《钝斋诗选》，黄山书社 1996 年 5 月第 1 版
- 40. 方苞 《方苞集》（全二册），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3 年 5
月第 1 版

参考文献二

1. 《岭表纪年》(题“鲁可藻撰”)(《明末清初史料选刊》), 浙江古籍出版社 1985 年 1 月第 1 版
2. 《四库全书简明目录》, 古典文学出版社 1957 年 9 月第 1 版
3. 《四库全书总目》, 中华书局 1965 年 6 月第 1 版, 1987 年 7 月北京第 4 次印刷
4. 《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部》(全二册), 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整理, 中华书局 1993 年 7 月第 1 版
5. (美) 余英时 《方以智晚节考》, 新亚研究所 1972 年 9 月初版
6. (美) 余英时 《方以智晚节考》(增订扩大版), 台北: 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1986 年 11 月 15 日初版
7. 陈德芸编 《古今人物别名索引》, 上海书店 1982 年 10 月据岭南大学 1937 年版影印
8. 陈田 《明诗纪事》,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3 年 12 月第 1 版
9. 陈祖武 《清初学术思辩录》,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2 年 6 月第 1 版
10. 高阳 《明末四公子》, 台湾皇冠出版社 1983 年 9 月第 1

- 版, 1984 年 12 月再版
11. 何龄修, 张捷夫主编 《清代人物传稿》上编第二卷, 中华书局 1986 年 2 月第 1 版
 12. 侯外庐 《宋明理学史》上卷, 人民出版社 1984 年 4 月第 1 版
 13. 侯外庐主编 《中国思想史纲》下册, 中国青年出版社 1981 年第 1 版
 14. 侯外庐主编 《中国思想通史》第四卷下, 人民出版社 1960 年 4 月第 1 版, 1980 年 2 月北京第 3 次印刷
 15. 侯真平 《黄道周纪年著述书画考》, 厦门大学出版社, 上册, 1994 年 8 月第 1 版; 下册, 1995 年 1 月第 1 版
 16. 胡文楷 《历代妇女著作考》(增订本),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5 年
 17. 黄道周 《黄漳浦集》, 陈寿祺编, 清道光刻本
 18. 黄虞稷 《千顷堂书目》, 台湾商务印书馆据国立故宫博物院藏本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676 册, 1983 年初版
 19. 黄云眉 《明史考证》第 7 册, 中华书局 1985 年 12 月第 1 版
 20. 黄宗羲 《明儒学案》(全二册), 中华书局 1985 年 10 月第 1 版
 21. 黄宗羲 《南雷文案》, 万有文库本
 22. 计六奇 《明季南略》, 中华书局 1984 年 12 月第 1 版
 23. 蒋国保 《方以智哲学思想研究》(皖人学术论丛, 安徽省古籍整理出版社办公室编), 安徽人民出版社 1987 年 12 月第 1 版
 24. 蒋景祈编 《瑶华集》, 中华书局 1982 年据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康熙间天黎阁刻本缩印
 25. 瞿昌文 《粤行记事》(与《永历实录》同书刊印), 上海

古籍出版社 1987 年 10 月第 1 版

26. 雷梦水 《古书经眼录》，齐鲁书社 1984 年 6 月第 1 版
27. 李昌志 《文章甲天下，冠盖满京华——从新编〈桐城县志〉看桐城文化的兴起、影响及其成就》，《中国地方志》1997 年第 4 期
28. 李贤等 《大明一统志》，三秦出版社据天顺五年刻本影印，1990 年 2 月第 1 版
29. 梁启超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北京市中国书店据 1936 年中华书局版影印
30. 林国平 《林兆恩与三一教》，福建人民出版社 1992 年 2 月第 1 版
31. 刘君灿 《方以智》（傅伟勋，韦政通主编《世界哲学家丛书》），东大图书公司 1988 年 8 月初版
32. 刘献廷 《广阳杂记》，中华书局 1957 年 7 月第 1 版，1985 年 10 月北京第 2 次印刷
33. 罗正钧纂 《船山师友记》，岳麓书社 1982 年 9 月第 1 版
34. 马其昶 《桐城耆旧传》，清宣统三年刊本
35. 冒怀辛 《方以智的生平与学术贡献——方以智全书前言》，侯外庐主编《方以智全书》第一册上
36. 冒怀辛 《关于方孔炤〈周易时论〉的发现》，《中国哲学史研究》1980 年第 1 期
37. 冒怀辛 《通雅校点说明》，侯外庐主编《方以智全书》第一册上
38. 梅文鼎 《绩学堂诗文抄》，黄山书社 1995 年 12 月第 1 版
39. 钱秉镫 《所知录》（与《永历实录》同书刊印），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 年 10 月第 1 版
40. 钱谦益 《列朝诗集小传》（全二册），上海古籍出版社 1959 年第 1 版，1983 年 10 月第 1 版

41. 钱仲联主编 《清诗纪事》(一)《明遗民卷》，江苏古籍出版社 1987 年 2 月第 1 版
42. 秦祖永 《桐阴论画》，《艺林名著丛书》第一种，北京市中国书店据世界书局 1936 年版影印，1983 年 3 月第 1 版
43. 全祖望 《鮚埼亭集外编》，清康熙间刊本
44. 任道斌 《方以智简论》，《清史论丛》第 4 辑，中华书局 1982 年 12 月第 1 版
45. 任道斌 《方以智茅元仪著述知见录》，书目文献出版社 1985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
46. 任道斌 《方以智年谱》，安徽教育出版社 1983 年 6 月第 1 版
46. 任道斌 《关于方以智的晚年活动——美国余英时教授〈方以智晚节考〉、〈新证〉、〈新考〉读后》，《清史论丛》第三辑
48. 容肇祖 《明代思想史》，齐鲁书社 1992 年 4 月第 1 版
49. 沈德潜编 《清诗别裁集》(全二册)，中华书局 1975 年 1 月第 1 版，1981 年 5 月西安第 2 次印刷
50. 沈福伟 《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5 年 12 月第 1 版，1988 年 3 月第 3 次印刷
51. 沈起炜编著 《中国历史大事年表》(古代)，上海辞书出版社 1983 年 12 月第 1 版
52. 施闰章 《施闰章集》，黄山书社 1992 年 5 月—1993 年 6 月出版
53. 施淑仪辑 《清代闺阁诗人征略》，上海书店据 1922 年铅印本影印，1987 年 5 月第 1 版
54. 孙静庵 《明遗民录》，浙江古籍出版社 1985 年 7 月第 1 版
55. 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编《明清史料》辛编上册，中华书局影印本，1987 年 10 月第 1 版

56. 谈迁 《国榷》，中华书局 1958 年 12 月第 1 版
57. 王夫之 《永历实录》，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 年 10 月第 1 版
58. 王勇主编 《中日汉籍交流史论》，杭州大学出版社 1992 年 12 月第 1 版
59. 王鍾翰点校 《清史列传》第 1 册，中华书局
60. 谢国桢 《明末清初的学风》，人民出版社 1982 年 6 月第 1 版
61. 谢国桢 《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中华书局 1982 年 11 月第 1 版
62. 谢国桢 《增订晚明史籍考》，中华书局 1964 年版
63. 谢正光 《读方文〈盦山集〉——清初桐城方氏行实小议》，《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新第 3 期
64. 谢正光 《明遗民传记索引》，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年 5 月第 1 版
65. 徐世昌辑 《晚晴簃诗汇》（全四册），中国书店据该店木版刷印本影印，1989 年 10 月第 1 版
66. 薛锋，王学林编 《简明美术辞典》，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85 年 8 月第 1 版
67. 杨廷福，杨同甫编 《清人室名别称字号索引》（全二册），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8 年 11 月第 1 版
68. 杨向奎 《清儒学案新编》（第一卷），齐鲁书社 1985 年 2 月第 1 版
69. 仪真，冒怀辛《方以智死难事迹考》，《新亚学术集刊》第二期（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三十周年校庆纪念特刊），原载《江淮学刊》1962 年第 2 号
70. 臧励和等编 《中国人名大辞典》，上海书店据商务印书馆 1921 年版复印，1980 年 11 月第 1 版

71. 张廷玉等 《明史》（全二十八册），中华书局 1974 年第 1 版，1991 年 12 月湖北第 4 次印刷
72. 张永堂 《方以智的生平与思想》（国立台湾大学历史研究所博士论文），据台北国立台湾大学本复印
73. 赵尔巽等 《清史稿》，第 45 册，中华书局 1977 年 8 月第 1 版
74. 郑天挺主编 《明清史资料》上册，天津人民出版社 1980 年 6 月第 1 版
75.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编 《清史编年》第一卷（顺治朝），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85 年 7 月第 1 版
76. 朱保炯，谢沛霖 《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全二册），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0 年 2 月第 1 版
77. 朱书 《朱书集》，黄山书社 1994 年 6 月第 1 版
78. 朱彝尊 《经义考》，台湾商务印书馆据国立故宫博物院藏本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677—680 册，1983 年初版